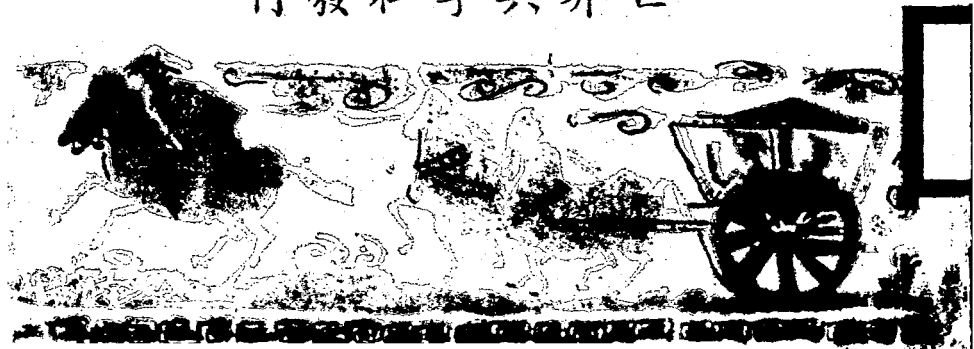




著光久史

軍事學答記

行發社學兵界世



軍事哲學劄記

前陸軍大學中將兵學教官

史久光 著



世界兵學社發行

序

李君浴日積學知兵之士也，以余懶能言兵事，去秋余以惡疾困床褥，李君介彭君士琦來就榻前，與余談兵事，浴日舊著有『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余窮二日之力，細讀之，反覆馳騁，窮盡用兵之道，兵學界奇才也。累欲洩余出舊著若干篇，願其書爲軍事哲學，余謂哲理當貫古今中外而一之，余何人斯，敢語斯道？願李君之期望余者甚厚，自顧年華，余所翹望於李君者尤切，因如約寫出數篇，題曰臬齋軍事哲學節記，姑備一格而已。海內達士志同李君者，有以賜，而少進之，則余之禱企也夫！共和卅四年十月廿七日史久光序於渝山洞之左家灣

軍事哲學劄記

目次

序

一 武德與軍事教育……………一

二 儒家國防思想問答……………二一

三 軍事哲學新論……………七八

四 戰場心理學纂要……………一六一



3 1772 2560 8

武德與軍事教育

智信仁勇嚴，十三篇之精義，中國武德之理想也。夫中庸言智仁勇三達德，蓋孟武伯問曰：「禮智四端，管子言禮義廉恥四維，使儒家爲用兵之精一語，果具真理，則孫子十三篇者，得無贅乎？」曰：管子之言，重在治國，孔孟之言，重在教人，孫子之言，重在治軍，故用語各自有其獨到之處。夫有仁心者，宜有仁術，通用兵於儒術，則儒術所言，心多於術，兵家所言，術多於心，若其理則一而二而一者也，文武有時可分而究不可分也。

智信仁勇嚴，可盡武德之用乎？曰：難言之矣，吾國人生哲學上，既有孔孟管所用各種術語，此各種術語之社會力，今何如乎，此社會力果喪失者，舍此以外，能由他道而另得一人生哲學乎？其未喪失淨盡者，果能回復其本來面目乎？藉令曰能，其回復之道何如？回復有道矣，因是以及孫子五德之影響，當出以何種方式而運用之，方可期其有利而無弊乎？能於以上諸點，得一完備之答覆，則孫子之訓，庶幾了然於吾人之胸次，用之於行陣之中而得心應手矣。蓋孫子之五德，較孔孟管之訓，僅多一嚴字，故所差極微，况孔子固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訓哉！

三達德之訓，其自心理學成乎？自來心之分析，恆以智情意列舉，仁屬情，智屬智，勇屬意，此不待煩言而能者也，若就四端分配之，義與禮似可屬於意，四端之訓未及訓勇，四

維之訓未及智，曰廉曰恥，似可屬於情，故三者相較，似三達德爲最合論理，以其顧及心理之分析也。顧三達德與五達道有關，五達道者，五倫也，吾人若研究三達德之社會力，應自研究五達道之社會力，否則不知其所附麗者何事矣。

前言秩序，爲維持社會兩大條件之一；而吾國之秩序，即爲五達道。三達德之訓所由始也。此五達道，爲社會力之最大者，此社會力今何如乎？不可不下一檢討工夫，請得而分別論列之於左：

五達道之始爲君臣，自辛亥以來，共和行政者二十七年矣，由專制一躍而爲共和，淺見者爲君臣之道墜矣，其然，豈其然乎？昔所謂君初非僅指天無二日之君也，分列列土，皆謂之君，例之今日，君臣之稱，可通於長官僚屬矣。總統主席，均爲元首，領袖之職，等諸北辰；秉國之鈞，朝野托命，則君臣之稱，可通於政府政黨間矣。二十年來，倒戈抗命，先後相望，有氣節者，類多鄙之。夫鄙之者何也？謂其多行不義，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所謂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者何也？人人心，皆以爲操莽之行，劉牢之之三反，不容於天地間也。以操莽劉牢之謂不容於天地間，前關壯繆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永垂不朽矣，此君臣之社會力，固儼然在也。

英人白蘭德及白克好斯合著慈禧外紀，謂中國人之精神，即在論語孟懿子問孝章中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死祭之以禮數語中；此數語實具廣大精微之意義，使中國民族而失其承在。余見此書，實當民九十之交，則天壤間更無道德民族矣云云，其時新理論猶充塞頭腦

聞，亦微覺其宗法臭味太重。今老矣，著者足跡遍五洲，確以爲中國理想高出一切，美儒匹斯百里之言曰：民族之自有其文化者，無不有愛國心，若其載籍上英雄名賢輩出，而土地廣大，其愛國心必尤熾烈。以此論之，賢君良臣慈父孝子，在中國歷史上，指不勝屈！此次抗戰以前，法人謂中國有無數潛勢力，此潛勢力者，即社會力之謂。然則台莊之捷，固非偶然，卽白門之敗，蹶而復振，今情勢所必然耳。

嘗共產說興，倫常之間，頗多乖舛，曾幾何時，自中央以四維垂訓，昔之弁髦孔孟者，今多息喙矣。匪特此也，平日親友間子弟之不良者，經此次兵燹流離，不肖者之於其親，一反其平日之所爲者，踵相接也。果何故歟？源遠者流長，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今之謂矣。然則父慈子孝之社會力，固依然在也。

兄弟二字，以長幼而分；夷考他邦辭義，則同用一字者多，而吾先人於此，似有用意焉；蓋老老之外，繼以長長，由是而恤孤，而民不倍絜矩之道，存於其中。故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理相通，此尼山之精義也。今他邦之於父母一倫，尚有講者，於兄弟之愛，蓋鳳毛麟角矣。吾國自改革後，事親之道既疏，連帶及於兄弟，連枝同氣，往往薄於路人，此吾人所共見也。然以父子間之社會力猶在，則又連帶及於兄弟，如上節所云云，其賢者則依然花萼相輝，情同膠漆，視古人無多愧焉，然則兄弟間之社會力亦依然在也。

父子兄弟間之社會力，既與君臣同一綿延不絕，然而當世知識階級，猶斷斷焉以宗法社會爲詬病者何也？其所籍口者，不外大家庭與小家庭之爭而已。蓋昔時農業社會，當世以聚

族而居相誇耀，時君亦多以此爲倡導；今此社會力，以經濟情勢變更，早無存在之餘地，願以此蔑棄父子兄弟情感上之社會力，則近於拂乎人之性，徒重經濟而輕理想矣。中材以下，一時惑於談辭，或謂之張謇，稍加以思索，必能反乎天性之自然。吾對於大家庭之見解如是。至其小家庭非所謂新式家庭乎？吾見夫小家庭之善良青年，孝於其親，不讓往昔者固如前也。至於出於一時之誤，以兩情間關係而忘孝道，致傷父母之懷者誠有之矣，然殊未可以此重誣大多數之佳子弟也。夫小家庭者，不過隨經濟上之問題以俱成，必欲以是去父子之親，不通之論也。惟夫婦一倫，似社會力微有動搖，然爲保障人權計，吾固未嘗不謳歌此新社會力之成也，請申其義於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昔日夫婦成立之始也，出妻之說見於禮經，而其實行之者絕少。白蘭德等謂：中國人非萬不得已，無離婚之說，此實爲舉世所無，且最可敬者。白蘭德等，可謂有功於中國文化矣。顧就人權論，父母實未可以全責任子女婚姻之事，且此社會力，已不脛而走，至慮青年思想幼稚，則人智發達以後，亦無庸爲之杞憂。且觀今日之自由結婚者，亦未盡蕩檢隳閑，不過方式變更，經驗猶乏，其不能盡如人意，勢所必然。其極也，離婚之案，層見疊出，白氏之論，實已過時，可爲一慨！然近年亦稍稍卽於正軌矣。至其良善者，自精神上言之，猶是白首不渝之心情也。此未始非舊社會力使然也，然則夫婦間之社會力，亦未始不在也。

朋友之交，其今日民族性恢復之關鍵乎，蓋朋友之社會力，毫絲未改變也。綜觀以上所

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社會力，雖依然存在，然二十年來，倒戈之變，家庭之前，手足之傷，離婚之案，或時有所聞，或偶然一見，或數見不鮮者，蓋不知凡幾矣。昔日燦爛莊嚴之社會力，今固不免多所黯，亦顯然之事實也。然則將何以處之？曰；國民黨知之審矣，國民性恢復之議，實爲見道之言，吾人與後世子孫，所當永矢弗諼者也。至恢復之方，如祀孔也，新生活之提倡也，皆屬高瞻遠矚。惟是教育界之奉行如何，吾人殊不敢妄揣，尤以小學之教育，似猶未具體着手及此，最爲遺憾！今日請反覆勘究社會力改變之原因，而以鄙意惘陳管見如後：

倒戈之變，今後或不至重見，顧懲前毖後，正宜考察其原因何在，此於統御問題，關係之重，無待煩言。蓋自辛亥以還，中經項城獨裁專政者五年，其後南北兩方，人物皆失中心，羣龍無首，中上級軍人，爲本身祿位，莫不思戴一人以維護其權利。其服從而擁護之者，非心中悅而誠服之也，又非有謀國之誠也，間有一二本諸前人之社會力，耿耿孤忠，不喜朝秦暮楚之人而亦無改造全般心理之力量。自民十六七之交，三民主義成功，風氣始稍稍改變，而上下間之隔閡如故。夫唯其上下隔閡，故無一種將校團之精神，無將校團之精神則尊孔也，新生活也，亦僅能大體上，遵從領袖之命令，不於存亡之交，公然叛國已耳。求其內心一變從前之面目，殊未易者，則上下間關係之改善，即在如何去其隔閡而已。

家庭之故，在今日之中國，最可悼歎者，莫甚於父子之不相諒解，而合本其所受之社會力以相責難也。蓋前所受之社會力恆舊，而後者所受之社會力較新，前者之社會經驗較多，

而後者之社會經驗較少；前者爲後者擔負不貲，而後者受前者之反哺有待；於是因理想之不同而隔閡愈甚。履霜堅冰，由來者漸，言之誠可畏已！然此種隔閡，亦不無根本受自文化之因素焉。昔日君父之尊，幾無二致，著者友人中家教嚴肅者，年至四五十，每見其父，必垂手待立，受嚴譴則跪，甚至面一大水甕跪其旁長狹木橙上，一不經意，則墜水甕中有之。此種尊重秩序之精神，或在白蘭德認爲可敬者之中。而不知吾國父子間，因是以釀成隔閡之弊，由來已久。今之少年，不明乎社會所以成立之由，而對於舊文化之厭棄，未非此種神聖不近人情之規律，有以激之使然也。著者之家，已三世父子同席，是以隔閡之情較少，然老少相需之理，已難執人人而共喻之，且老者夫婦間之見解不同，尤足以加重此隔閡。嗟呼，今日求得一良善之家庭難矣，父子間之隔閡，一日不去，正恐社會之苦痛，各無已時，然則君臣父子之間之關係，所患正復相似也。

父子間之關係既薄，連帶而及於兄弟無疑，惟兄弟年歲相若，性情相近，事理較明者，其關係雖不若昔日之親密，猶可不至過於扞格，而同氣連枝之訓，則浮薄之人，已視爲陳腐不根之談矣，無已，去父子間之隔閡，則兄弟之情，亦可稍卽於厚乎？

近年視爲社會上最大問題者，其婚姻問題乎！殉情離婚之事，時有所聞，此從前不常見者也。十餘年來，司空見慣矣。吾謂男女間問題，已發生新社會力，然平心論之，男女之想與鑑別，在目下時代，其自身恆不若其尊親鑑別之周，然多數尊親，皆無如子女何也。雖其無如何，而又不忍見其子女陷入網羅，則將多方設法以警覺之，而結果恆不能不聽其自然。

於是所謂尊親者苦矣，身當其衝之青年，一至無何奈何之境，則精神物力，悉爲之困，甚且害及其生命，由是併了生之事業而斷送之，耗矣哀哉！持保守之見者，橫加詛咒，則以爲西洋文明，實尸其咎。夫因噎廢食，食非噎之原也！況婚姻神聖，戀愛自由哉？然而失敗者墮相接也，則以鑑別偶差，兩性日相處而不免於隔閡。保守者知舊而不知新，急進者知新而不知舊，兩性相與，乃摸索於於沖漠無朕之中。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幾何不淪胥及溺耶？然則青年夫婦之鮮克有終，亦禍生於隔閡故也。

綜觀以上所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舊社會力之猶在也如彼，而其末流之弊所及又如此；則吾人欲期其一，納於軌物，當舉四者之隔閡，一掃而去之，則社會乃日就於光明，而武人亦間受其福，然則如之何而可耶？

曰：隔閡之弊去，然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方有道德之可定，故國民性（即民族性）之恢復，即在隔閡之能去與否以爲斷。然則隔閡果能去否耶？曰：能。何以知之？曰：於朋友之社會力未變知之。

大學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就宗法時代言之耳。宗法之道既廢，人與人間之同情，未必盡失也。且人類之可貴，即在此間同情之心。良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縱有隔閡，而朋友之交，純屬於人合，與父子兄弟之天合者不同。又無君臣上下階級之懸殊，與夫婦間有婚約之牽制者更異其趣。合者可以共聲氣，不合者不必爲仇讎，凶終隙末者，少數之少數而已。卽有猜嫌，杯酒盤餐，剎那間言歸於好，較之其他各倫，默化潛移，尤

爲易易，蓋形迹之間愈自由者，心神之間，愈少隔闕，又不獨年歲資格之不同也。且交友之道亦多矣，吾國舊社會力中，有所謂忘年之交，忘形之交，所謂不挾齒，不挾貴，不挾兄弟之交也。偉矣哉，我中國爲道德之國也，吾嘗見夫朋友之死，曰無所歸於我殯者有之矣，爲之籌措子弟游學之資者有之矣，爲之經紀其家屬之貨財者有之矣，平時對其人似漠不關心，至其死則恆以解囊相助爲高，以袖手旁觀爲恥，此非聲氣應求，形迹之間，了無隔闕之故耶？吾於是乃恍然於吾國民性恢復之有道焉。

曰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民族性之恢復，則莫如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爲朋友間之相與而已。何以化，曰治其本，當自小學教育始，治其標，當自以身作則始。

明德之歸厚，往往始於一二賢者之倡導，賢者以身作則，幸而遇其時，得其位，修其道，明其理，有時亦可大收移風易俗之效，而究不若小學教育普及之功，而又垂之久遠也。何者，蒙以養正，少小之印象，終身由之而不輟。故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理論之灌輸，風氣之養成，全恃此各地之小學教育以傳播倡導，樹之風聲，小學之關係如此，請爲現身說法之喻以明之。

今使吾爲小學教員，當假想左列各種情況以詔示兒童。一日，在講堂上，捉得一機會，語衆兒童曰：

我等領袖，在廣播上語汝等曰：汝等當孝順父母，恭敬長上，方能長期抗敵，如何謂之孝，其有以語我來。

一兒童應聲曰：孝順父母，是恭敬父母之意。

我更詰問之曰：他人不當恭敬耶？父母於汝等關係如何？一兒童曰，父母養育我等，故我等應盡孝道。

我更詰之曰：汝若父母死亡，或父母無力量，供給汝等學費，汝等卽不盡孝道耶？

衆兒童一致應聲曰：否。

我乃語之曰：父母亦汝等之朋友也。語時各兒童多作驚訝狀。

我更語之曰：此朋友，爲汝等特別之老友。

衆兒童粲然。

我更語之曰：汝等對汝等樂意之朋友，無語不談，對此老友，終身如此，便是大孝。

衆兒童恍然，而有悅色。

余照左旨趣，間一日，或數日，連續施七八次，全用兒童一一貫徹後，乃試行孝忠。

一日，余在操場，目擊兒童體操完畢後，余昭示大衆曰：

汝等家中特別老友，最希望汝等者何事，汝等能言之否？諸兒童中答者紛紛，有謂望我等盡孝道者，有謂望我等做大官爲大將者，有謂願我等爲工程師者，有謂願我等爲醫學博士者。

余曰：此皆將來職業，吾意欲汝等就家之存在，體察過去現在及將來而一思之。汝等欲保家，不可不保國，保家宜信賴家中特別一二老友，卽父母是已。欲保國，不可不得信仰全

國之特別一老友。即領袖與主席是已。元首數年一易，號令全國，不可不尊敬，領袖則有夙遠之性質，在歷史上意義甚深。有領袖則興，無領袖則亂，汝等對之，尤當矢志服從，鞠躬盡瘁，忠領袖，即所以忠於國家；對一切居己上者，亦宜推此念以活用此忠字。是即忠之精義。

一學生問家中之特別老友，我等日日見之，我國中之特別老友，不能日日見之，老師何以亦稱其為特別老友也。

余告學生等曰：汝等亦知神交之說乎？常聚首者，謂之形交；不常聚首者，謂之神交。形交者為事故所限，亦未必常聚首，神交者遇特別事件發展，如軍事訓練，運動大會等，亦可常常見之。汝等至電影院，或在學校，或在其他公共場所，不常見其肖像乎，不常見其肖像而起立乎，吾等為國家，不能不需此老友，為抗敵，不能不需此老友。此老友，不惜時時與汝等接近，甚至躬臨廣播電台，與汝等談話，甚至櫛風沐雨，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不但為全國大眾將來之幸福，尤為全國未來之民族英雄，即為汝等之一切事業，規畫永久，其關係之親密，曷嘗次於汝等家中之特別老友。而此老友初不自居一功，獨孜孜以汝等家中之特別老友為念，惟恐汝等之不盡孝道於彼等，而絲毫不及其本身，汝等豈可不忠孝並重，時時以此老友之福壽康寧為念，直接保護汝國，間接保護汝家，且亦所以慰家中之特別老友乎？汝等家中之特別老友，求保其國，未有不以此為榮，而屢望於汝等，汝等亦當以此為榮，而感覺五千年古國之光榮偉大也。

再者汝等對此全國之特別老友，既常常見其肖像，或深見其面，或恐印像不深，負此老友，應常常考究此特別老友之言行。或於書畫中想像之，或就長輩問訊之，常常心領神會其言論丰采。將來造就必大。此特別老友對汝等每一個人，皆有傳受衣鉢之念，汝等皆知之否乎？

余說至此不覺音噪無限壯烈，視諸兒童，亦莫不義形於色，一若即將躬赴前敵者。蓋此時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皎潔矣。

他處兒童，於服從領袖之旨，尙能了解，惟理會之興趣似不若本班之真切，於是思有以教悌。

余班之中有昆季，以參商著，而材質各有所取，思有以化之。

一日，目擊二童相罵詈，甲爲昆，乙爲季，乃於課餘召集全班訓話。

因問甲曰：汝兄弟素來不睦何故。

甲指乙答曰：是嘗欺余；同時乙指甲答曰：是亦嘗欺余，老師試爲我判其曲直。

余語之曰：汝等聞兄則友弟則恭之訓乎？甲乙皆不答，余更語之曰：兄弟即朋友也，一家中之朋友也。同一父母所生，或同與父母之朋友也。或同一祖或同一曾祖之孫，或曾孫皆朋友也。汝等皆知朋友之爲貴，對此天然之朋友，反忽視之乎。今試問汝等交朋友之道，孰明白者先告我，一生答曰：當信實，一生答曰：當不欺，一生答曰：當熱心，一生答曰：當大方，一生答曰：當講義氣，一生答曰：當不分彼此，一生答曰：當互讓，於是陳義紛紛引

人入勝。

余乃大詰語諸童曰。如是者。汝等知交友之道，吾無憾矣。可即以所言者施諸兄弟。以吾言而不謬者，試舉手，於是全體舉手。而甲乙同舉，惟差後耳。

又一日，目擊甲乙在操場靠近，因事正欲口角，余復召集全班訓話，爲語劉先主爲關羽復仇敗走白帝城事，諸童大爲興奮。

余乃以笑容語甲乙二生曰：好兄弟當如劉關矣，二生微赧。嗣後復設種種方法試行之，單心考察二生行爲似微變異。

一日。見乙以生梨餉諸甲其顏甚霽，乃當衆獎之，由是不復聞二人口角事。

教小學生，說男女間事，最難措置，然蒙以養正。少小時亦宜令其聽聞一二格言，使其於此道早得若干常識與良印象。他日或更受益無窮。因以左義，間一年，輒二次道之。其略如左：

1. 士廣民衆，國雖窮亦強；小康時代，人生之罪，無後爲大。孟子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實本此義。（後嗣不限於男性）

2. 父母之子所生，無不望其成立良善家庭，人子自身，亦何獨不然，吾人於此，當慎之又慎。

3. 婚姻事，父母不必爲人子作主，但可以參加意見，以年老則閱歷深，判斷正。青年與青年之間，程度有限，未易得確切之答覆。父母以外，尙有其他老年人可供詢度也。

4. 夫婦之道，相敬如賓，吾人當視夫婦爲兩性特別之朋友，且於一生幸福有關。

5. 夫婦間不可希望過高，當如朋友間之互相諒解。

6. 母以夫婦故，而薄於其他各倫。

7. 人與之間，縱情愈親，誤解亦愈多，事事本諸禮讓，十之八九可以相洽。知此不知有離婚反目等事矣。

8. 男女同性，其生不蕃，親表姊妹，亦不宜結婚，以其無殊於堂兄弟也。

9. 納妾在所必禁，然前人兩性間社會力稍異，不可以此追加責備，尤不可以於人前人後譏談其尊長以爲快。申生之孝，大可念也。

余口述中，頻頻目數童，數童疑道其婚姻事，微覺赧顏。余笑語之曰：汝等於此事，赧顏本可不必，然知以男女防閑自律，是能尊重秩序者也。女子尤當知此，乃可以爲人母。余言及秩序二字噪音特高。

以上略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民族性恢復之道，而於夫婦一倫，微參新社會力，自信折衷較當，至於朋友之交，則吾以直覺之所得，數十年以來，同胞之猶未人頭奮鳴者，賴有此耳，蓋三千年。聖賢之垂訓，文藝之張皇。於朋友間相與，鼓吹獨精。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言朋友之功用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立朋友之樂也。禮樂記曰：「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此立朋友，關乎學業之成就也。書曰：「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此君臣間，手足腹心相與之義也。春

秋艷稱鮑叔之薦管仲，而孔子於其弟子，相依爲命，尤可於論語中一一見之。孟子之重師道，號稱子貢築室孔子之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戒陳相。大學之訓曰：「與國人交止於位，」中庸列朋友於五倫之一，蓋人羣之求聲氣，應無事不可以共商，無話不可以共談，心神之間，無隔閡，豈若其他各倫處之不善，則拘於形迹，扞格而不入哉？夫孔孟之學，代表中國國民性者也，其於朋友之間多，丁寧反覆告誡，如前所述，則謂中國民族爲同情心最發達之民族，不亦宜乎！而唐宋以來，詩詞贈答多爲朋友生死離別窮困無聊慰藉之辭，尤足徵吾人情感之發達。謂吾人道德拘於宗法之見者，豈不謬哉！而又有進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惟孝友于兄弟。」詩云：「烹鼈膾鯉，伊誰在矣。」張仲孝友，而夫婦之間，自古有相敬如賓之道，然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合乎交友之道者，則父可以慈，子可以孝，弟可以悌，夫婦可以別，自古有明訓矣。蓋交際相與，德與不德，望而易知，庭訓之中，禮義愆尤，罕聞於外。易知者共喻，罕聞者莫詳，故孔子特著朋友於五倫之末，而不欲自限於宗法，是以小康說中，有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和夫婦之辭。而大同之說，則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男有分，女有歸，蓋友道之極致也。友道之極致，則爲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於斯時也，無政無教，一主於公，而宗法之義悉泯焉，細味吾言者，其亦可以恍然民族性恢復之有道哉！

孔孟管之訓，其社會力已經削弱者，既可以恢復，然後孫子五德之義，可以具陳，今試就孫子智信仁勇嚴五字一檢討之。

孔子智仁勇之訓，孫子五德中已備陳矣，所增者，嚴與信二意耳。今試就嚴與信果爲武德中要義否，一加察之。胡文忠謂儒術爲用兵之精，經則孔子智仁勇之訓，不亦可以盡武德之用乎？曰：此可爲中人以上言之，不可爲中人以下言之也，孫子之所言，爲中人所下言之也，請言其故：

夫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用兵者貴於得人之死力，彼烈士徇名，固有不待榮賞刑威而不愛其死者矣，於此爲烈士言之耳，螻蟻貪生，而況於人乎？而況中材乎？然自古用兵赫赫之先後相期，所謂兵不血刃，不傷一人者，蓋飾詞耳，一將功成萬骨枯其真相也。故爲將者，不悉其不能死，而悉其如何驅三軍之衆於生死之地而聽吾之約束也，此必有其道矣。

孫子之信，謂信賞必罰也，孫子之嚴，謂束伍也，信之賞罰而後可以不畏死，必罰而後不敢愛其死；束伍則合三軍之衆，強命一人，死之中有生道焉。夫唯死之中有生道，而後三軍之衆，可以出死而入生，夫唯不畏死，而後可以殺敵而致果，此出入死生之精義也，名將豈有他哉？熟審夫生死之際而已矣。

夫爲將者，豈能盡備孫子所云五德哉？五德之中，有其二三，亦足以爲將矣，故眉山氏選有賢將，有才將，才之中又有其大小焉。諸葛武侯有仁義禮智信步騎猛爲八將之別。吾人選將，何者是求乎？夫平亂之際，不悉乎品類之攸殊，才智之不齊，故拿破崙謂泥土可以爲大將，斯意也。東西合乎符節矣。若夫現代國家，四方軌道，民治蒸蒸日上，科學普及，全國大多數將領，雖不必盡有特殊之才，要能於吾人領袖所標禮義廉恥以外，能有相當之科學與世

界之知識爲本，至於才智不齊，則學有專科，隨性所近而已。當今之時，才而不賢，固無存之餘地；賢而不才，何所謂而任其尸位而素餐耶？夫人類皆有知識與統御慾，即人人皆有向上之心，少數之將，往往具有特殊之才，超羣之智，同受某種教育，而其所得者獨精。同一發見，其所發見，每具難能可貴之處，此等人材之得用與否，則又關係全國之勝敗，即一個安危存亡之所關，古今皆然，不可誣也。夫必有一般之才，而後特殊之可見，有學校軍隊之教育，而非常之俊傑，乃出乎其中，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是在國軍之制度，與生存之需要，有以聞其先而已。非常特殊之才，未可以尅期造成，然教育合宜，信其有必至之勢。故治軍可以不儲材，然所謂特殊與非常之才，果何如哉？換言之，所謂智信仁勇嚴，其成分之分配，果何如哉？吾人既不能確定此五者之分量，惟有就古今將才之種類，分別其性格之異同，與其行事之得失而論之。然尙論古人，往往以書契有間，未易詳見其行事。至於歷代統御之心理，可縱觀二十四史，識其大凡，而當時一般之武德，即存乎其中。由是斟酌取捨，以定軍事教育之方針，庶幾得之，將才之輩出，其在於是乎。

所貴乎將校者，謂其長於統御也，人不能盡爲統帥，故宜知服從之義，其實善統御者，必善服從，知統御者如何要人服從，益知服從之可貴矣。故言統御而服從隨之，而教將者均以使人了解統帥之道爲正鵠，武德望人以皆爲孫吳，猶文德之望人以皆爲堯舜也。文德重心，武德重術，槍砲相攻，刀彈相迫之際，非綸巾羽扇繞室嘯歌所能濟事也。王者不得已而用兵，兵學所致力者，即此不得已時之策略耳，乃所謂術也。

夫人生無一日不在過渡之中。故赫胥黎以爲吾人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然今日之未來，卽異日之過去，過去之未來，卽今日之現在，是過去與未來之界，皆不可分，故不察過去，不可以知未來，更不足以知現在，然則求所以知己者，莫要於讀史記。教將之道，如療疾然，不諳脈理，末由處方，望聞問切，而後可以得其病源，而知所以着手診治之處，吾所以力主研究歷代統御心理者此也。夫博學而後能守約，縱觀二十四史而得其癥結之所在，片言足矣，捨此則瓊瑤玉珮，大放厥辭，亦奚以爲？請進而言歷代統御心理。

邃古之事渺不可知矣，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其稍可見者也，忠之極易而爲質，質之極易而爲文，此出於人心之自流轉者也。苟無害於開國之精神，則由時制宜，固各有當然者在焉。開國之時，武功文治，皆各有其獨到之處；有一代之武功，則必有一代之統御心理，服從心理焉，皆當日之軍隊精神也。考之夏書甘誓，啓之誓師，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余則孥戮汝，」則夏初之軍隊精神也。考之商頌長發之五曰：「何天之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疎。仲虺之誥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則殷初之軍隊精神也。考之秦誓曰：「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又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則周初之軍隊精神也，吾於是知三代之興亡成敗有由來矣。

學者論列三代之興亡者衆矣，而莫切於有宋蘇明允之書論。明允之論曰：「自堯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

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云云。明允氏之論，可謂識人心變易之原者矣。請再論秦以上之變易者如何：

秦虎狼之國也，周末文勝而流於弱，故秦虎狼無道而屋周社，履至尊而制六合，廢封建而爲郡縣，開漢族二千年大一統之基，秦固有功於漢族者哉。扶蘇之死，蒙恬之引頸榮戮，皆足以見秦法治精神之酷。故天下統一而亡即隨之。此秦人濫用統御心理之過也。事不求諸中道而能濟者鮮矣。然其令出唯行，未必非當日開國精神之極致也，循秦之道而參之以禮義，則易霸而王，易如反掌矣。秦昧此義而失之惜哉！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樸，先之以黃老，繼之孔孟，罷黜百家而思想歸於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不必愚黔首，而黔首之心思才力，鎔冶於一爐，後之君臣，守其道不失，以至今二千餘年，此實古今一大變局。雖周之基，無以加矣；及其亡也，黨錮名流，仁人志士，奔走呼號，斷頭絕臂，殺身成仁者踵相接也。其故何哉？若不以禮義之浸於人心，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去諸身，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哉。軍人之在當時，專橫跋扈如操莽者有之矣，而中材以上，殺敵致果，明禮義，重廉恥，保六尺之孤，膺提封之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諸葛武侯關雲長者，固未嘗代表當時一部分之心理者也，烏得以漢室衰微，奸臣弄柄，遂謂當時無豪傑之士哉。由此觀之，兩漢之軍人精神，其統御，其服從，無足本乎孔孟之道，無疑義矣。然則魏晉以後，迄於六朝，五胡亂華，元魏高齊宇文氏相繼蹂躪中原，漢族綿綿延延寢以中衰，所謂軍人精神

果何在乎，則魏武之徙胡塞下，何晏王弼之高談玄妙，有以然也。魏武徙胡，出於國防之錯誤，何王談易，由於訓詁之支離。佛教適於此際，流入中華，一代人心傾向於清靜寂滅，其實釋迦牟尼之大義微言，初非欲導人以逃空虛而耽玄妙也。而我中國之受其弊者如是，則亦如王何之曲解老莊，而自外於名教云爾。猶幸隋唐崛起，孔孟之道，弛而復張，一時變態之心理，終不足範圍吾族於永久，所謂積厚流光，取精用宏，我祖我宗遺留於我者，固有其博厚高明照久遠大者在前也。而不然者吾人幾何不凌夷漸滅待盡耶！然則隋唐太，又吾國民族英雄之傑出者矣。夷考隋文之時，用兵之道大進，楊素文武兼資，超越前古，當時如韓擒虎賀若弼輩，不過一介武夫之流，素之用兵，實能滲透當時萎靡頹廢之人心，而振之以剛猛果毅之氣概，令出唯行，敗退不赦，故一時風氣變，所向有功。惜乎隋文父子刻薄，喪失民心，陷之覆轍而不悟也。唐太宗弱冠治軍，削平暴亂，天下復治，是時文治武功，顏頤三代，故陳同甫比之堯舜，過情之譽，容或有之，然其大體，則固絕類離羣，可爲百世師矣。至其府兵制度，儼然今世民兵之精神，其後稍替，凌夷卽於玄宗，改用曠騎而藩鎮之禍作。則由開元天寶之治，判若雲霓，盛極而衰，天下不復知有兵革，雖有郭李名將中興唐室，而無補於行陳和穆，優劣得所，應付之宜，紀綱之廢，殆逾百年，雖曰天命，亦由人爲之不臧也。當此時也，與詔賜張，西安喪失，河湟不守，藩鎮交侵，武功之不振，殆使太宗痛哭於九原矣。然此又逢漢族再衰之期，非天生聖人，則國幾不國，軍幾不軍，五代之際，改玉改行，致置君如傳舍焉。至於民生之憔悴，尤與當時在位，莫不相關。坐使帳中健兒，悉爲驕子

，將軍威替，賤於匹夫，可不悲哉？周世宗有鑒於此，高平一戰問罪失律，流血成渠，至是軍中方知有紀律，則治亂國用軍典之訓，至是復神其用，有宋三百年之治世宗實開其基焉。而後世不肖武夫，雖甚憤悍，亦不至如唐代藩鎮爲禍之烈。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不其然歟！宋代禮遇士大夫文武殊途，終宋之世，武夫不敢犯上，兵弱而國亦不振；中更元代八十年以迄於明，明太祖以天縱之才，專制統御文武，其待將士，有功則賞，有罪必懲，不用命者，戮及宗親，由是兵馬大權定於一尊，臣下不敢稍有異。至於明末，思宗剛躁，雖以袁崇煥之忠，毛文龍之暴，一朝受戮，如犬羊焉，國旣衰矣，威柄終不下移，此又與唐之受制宦官，而藩鎮公然爲之張目者大異矣。有清繼之，尊益尊，卑益卑，馴致上下之情不通，雖以曾胡左李之用兵，而不能挽救數百年之積習，雖有紀綱法度，而無情意爲之鎖鑰，隔閡之勢，等諸越秦，是故休戚不相關，苦樂不相共；文恬武嬉，競保身家，以居其位，於是外患大作，民國成立，幾經革命，無補於事，失地數千里，莫能恢復，至是介胄之士，方深切膚之痛，知救國乃所以自救，恃人終不免制於人，軍閥之患既泯，建軍之說乃興，新生活之倡，不獨爲文野強弱所關，亦復爲軍隊精神之所繫，上資以統御，下資以服從。而不然者，亡國之禍，即在目前，而唐代藩鎮之禍，又其小焉者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註：末一段略至於著者軍事哲學），此皆主持軍事教育者之職責也。

（本文作於台兒莊之役期間）

儒家國防思想問答

問 儒家國防思想之起源云何？

答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儒家國防思想之起源，即在禮記人情以爲田五字。

問 儒家國防之目的云何？

答 儒家兵刑不分，刑之目的，在期於無刑，是以國防之目的，在期於不設防，故禮運曰：「謀避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問 五倫於國防何關？

答 五倫爲小康時代發揚民氣之唯一武器，謂五倫因國防而設，毫無疑義，茲錄禮運小康原文如下：「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來；衆以爲殃，是爲小康」。

問 儒家心目中的國防家如何？

答 儒家之學，爲內聖外王之學，孟子曰：「以德服人者王」。王者，王也。味服之一字，初

未盡排除武力，小康既爲禹以後所採用，禹湯文武周公，固未有廢兵者也，且內聖外王，初無二致，故莊子徐無鬼篇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版六韜。」按橫者遠也。縱者近也。儒者之心，不肯一日忘其遠者大者；而以詩書禮樂概括一切，故金版六韜，本在儒家研究之中。然則孔答子衛靈公之問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豈違心之論乎？曰：然。違心故明日遂行，故具有內聖外王之學者爲大政治哲學家；亦即大國防家，大兵家，是爲儒家心目中的國防家。

問答

克己復禮爲仁，大將於此亦有所取義乎？

大哲學家，大宗敎家，大國防家，大兵家，皆當以仁爲體，特將帥當以智信勇嚴爲用，五者缺一，皆不可耳。論者或疑將帥以勇爲主，試觀論語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之旨，所論義者乃仁之一體，仁之全體，故無所不包，故大國防家大兵家之人格，當以仁爲本，仁之功，當自克己復禮始。

問答

政治家與國防家有以異乎？

無以異也，然而國言不入於軍，軍言不入於國者，良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主其事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軍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一日未進於大同，則一日不能離手小康，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何以治國？食與信外，不能無兵，然則國言兵言之分，第以兵之有無爲判耳。軍言者，消極之國防也，國言者，積極之國防也，均之爲國防，皆不能離小康，僅此消極積極之分，則政治家與國防家又何以別乎

？不過責成之專與不專而已。

問 政治家不知兵可乎？ 曰：烏乎可！徐子精於文德國不明武備，故不免於周穆王西巡狩樂而忘反，卒能與楚連謀以克秦，知兵與不知兵之異也。然則知安內而不知攘外，政治家之失也，若夫知攘外而不知安內者，一武夫耳，烏得謂之國防家哉！

積極之國家，以發揚民氣爲第一，儒家亦有之乎？

問 儒家於此，殆發致盡致矣，胡文忠謂：「儒術爲用兵之精」此語大可爲儒家吐氣，三代以上，無不以一遵德同風俗爲理想，民氣之發揚，全在一道德同風俗耳。莫印之衝突胡來？道德不一，風俗不同故也。猶太人何以不容於希特拉，道德不一，風俗不同故也，同盟軍知之矣，急於一戰而天下平，庶幾道德漸一風俗漸同也，道德一風俗與而弭兵乃有望，吾先民早見及此，故吾族得以存在至今，白人儘安革羅撤遜略見及此，故於白人中爲最昌熾。嗟呼！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第二次歐戰結果，生民其有豸乎！吾中華人日望之矣。

問 內聖外王之道可以相通否？

不通烏在其爲內聖外王，儒家之理，在一以貫之，如何貫之？曰：「心法而已矣」。言心法者，莫大乎大禹謨中十六字，卽大禹謨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已。具此法而後可用人，善用人者，有仁心尤貴有仁術，兵爲國之大事，其仁術尤難，非洞明乎金版六韜者不足以言之，非反諸詩書禮樂不足以一貫之，夫是之謂統御

術。術之體具乎內而形諸外，內不聖不可以言統御，外不王亦不足以言統御，故曰：「才難不其然乎？」文王爲千古卓絕之國防家，孔子歎美之；於周之亂臣十人，慨然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撥亂反正，無統御之才者終不免爲隗嵬公孫述，光武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柄，量時度力，學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呼嗚！此光武所以中興也，謂之有統御長才，不亦宜乎！儒者不厭言仁術，武德尤仁術中之術也，所謂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其近似之歟！儒家統帥之術其傳統思想何如？

問 答

儒者於此，言之綦詳，其最早而最切要者，莫過乎大禹謨中皋陶美舜之一段，試錄之如下：「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罰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吾國列代開國者皆明此義，惟漢秦故，其初不免族誅之刑，魏晉以下，間或效尤，而明代尤甚，此明之所以亡於清，而國家民族交受其病歟！然而儒家根本思想，與此不同，春秋褒貶之義，見於歷史家之筆削，其明證也。

問 答

教養之義，既得而聞之矣，儒家國防理論，闡明此義最顯著者，可得而聞歟？請言祭仲之語周穆王，及左丘明美鄭莊公伐許之役兩事如下：「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不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戰千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

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權利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節錄國語下略）。」此段最可注意者，爲先王之於民也，下半段，內安外攘之旨，悉括之於懷德畏威四字之中。又「魯隱公十七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魯以許讓鄭，鄧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使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憾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以上節（錄左傳）。此段可注意者，在君子謂人下半段，所謂經國家至利後嗣十二字，當然作百年大計解，度德量力，可謂國防上中庸之道，夫鄭莊公不肯斷絕許人之生機，所謂通教養之義於敵者也，而況鄭國本身乎？且夫禮之中有教養焉，故曰貨力爲己，而仍不出懷德畏威之作用，此真今日德義日國防家所未夢見者也，而同盟軍之責任大矣。

問 歷代儒家國防理論，可得而聞歟？

答 大哉問乎！此吾人今日所必須鑽研者也，三代以前，文獻不足，周以後始有其燦然者，孔子祖述堯舜，刪書斷自唐虞，姑姑就尙書堯以來可申論者，撮要述之：

（一）堯時代國防理論之研究（根據堯典） 堯典篇敘述堯之性格如何化及國家天下，實爲大學經文所由來，中間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宅居囑夷，南郊，昧谷幽都，爲唐堯擁有中華大帝國，執簡御繁，統治四海國防政策之一大表現，至於洪水方割，懷山襄陵，與四岳商用治水人才，卒徇四岳意用鯀，九載績用不成，親過知仁，適足以見帝堯之爲領

袖，於用人上初意如何審慎。厥復明揚側陋，釐降一女於虞舜，其天下爲公之心，姑不具論，其用人審慎之方，尤注意於其人齊家之才，不更可見其於家國相因之理，洞若觀火哉！宜孔子之以「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二語美之也，此帝堯國防思想之可考見者也，其理論從可知矣。

(二)舜時代國防理論之研究(根據舜典) 舜典篇先述帝堯之德，受終文祖句以下，備述當時祭祀及四方巡狩與夫刑政黜陟大端，以至陟方乃死，蓋古來思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言刑而不及兵，實由帝國早建，車書統一，除偶然征苗外，幾無用兵之事，可知中華整個國土基礎堅固由來之久，至於關四門，明四目，實與中庸所載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之說相印證，而命夔典樂以教胥子者，則有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種種教訓，由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無一不是解釋中庸之道，詩言志以下，具見欣賞文藝之精神，吾人於此可了然於培養國防人才之道，舜之國防思想與理論，有如此之切要者。

(三)禹時代國防理論之研究(根據大禹謨) 大禹謨篇備載舜禹益皋陶四人之教訓，於國防理論，美不勝收，前已由大禹謨摘敘儒家統御思想傳統精神之一段，茲吾人對此篇須持加注意者，即大禹告帝舜一段，茲節錄如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疑。」按此段特須注意者，在教養之中，先述養民，五行

之外添一穀字，意仍在養，正德却在利用厚生之先，最後勸之以九歌，仍爲虞舜欣賞文藝之精神，請得而申論之：「養先於教，卽孔子適衛，答冉有問，既庶則富之意，正德在利用厚生之先，卽孔子既富則教之意，欣賞文藝之精神何以可貴？此可引眉山樂論後段以證明之如下：「（上略）酒有鳩，肉有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時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兩吾其見所以燥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物也？陰疑而不散，物蹙而不透，雨之所不能潛，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而凝者散蹙者透，曰雨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於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_{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此一段解釋藝術關係之重要，可謂淋漓盡致，近世非不解此，但未就一切紀律與藝術關係，看得如吾先民之透澈耳，抑知此於國防上精神教育關係之重大乎？英美對吾人此節，透視似較他國爲澈底，吾人繼此以往，尤當本前人之意，努力於文藝之復興與進步，否則愧對先民，更愧對友邦矣。

(四)夏之時代國防理論一般之研究(根據尚書及其他子史,餘倣此) 經載夏書,僅禹貢甘誓五子之謫,唐征四篇,世傳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其教育方針如是;而國防思想亦於此可想見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意者司馬法稱夏人賞而不罰,惟其寬厚待人,故自太康失國四十年,其老臣靡卒能假有鬲氏之力,助少康以中興夏室,豈效忠之結果使然耶?然觀甘誓言,則夏人統御之方,亦非一味用賞以自媚於部下者,而禹貢五服之制,實爲後來守在四夷思想之張本。遼之捺鉢,亦採取其精神而統治其氐裘之族焉。五子之歌分爲五章,其一謂:「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與其五謂:「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云云,俱見當時民本主義精神之發達。其一,以色荒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爲戒,則懲忿窒慾之道,內聖庶幾外王也。其三,意在申明紀律,故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之言。其四,關石和鈞一語,意在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也,至唐征篇載:「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實爲尉繚子學說所自祖,亦足見夏人文化經驗之富矣。

(五)商時代國防理論一般之研究 殷人尚質,有天下者三十世,享國六百四十四年,既衰而復興者,有太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五王,蘇子由所謂:「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後世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而不可復止,盜物之強者易以折,能自振而不能及遠也。」然而考尚書仲虺,太甲,盤庚,武丁諸篇所載格言,則仍見其與盤庚以來有一貫者焉,而其中國亦有演變者如仲虺篇,其中可注意者有數處,一「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咎,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云云。二「

佑賢適德，顯遂忠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愨昭大德，建立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承裕後昆，予問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云云。就以上所錄分別言之，可類別之爲三項：一曰崇德，具有德愨愨官，佑賢輔德，德日新，及愨昭大德等義。二曰克己，有改過不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等義。三曰尙武，故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等義。殷人國防思想之特點，其在第三項乎！然中庸亦有一「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之文，且董仲舒所謂：「琴瑟不調，則改弦而更張之」。是故革命以應天順人，此聖人之微權，而內聖外王之學，仍及鋒一試焉、觀其與前代近似處，則又恍然於殷因夏禮損益可知之故矣。又太甲三篇可注意者四處：一、「民非后胥克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云云。二、「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云云。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云云。四、「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云云，以上四項，大致同仲虺，尤可注意者爲第二項所云奉先思孝義，即殷人尙鬼，於祭祀爲獨重，盤庚篇內，發揮此節，最詳，可作此註腳，茲不另載。此於行攻用兵之道，往往直接發生精義之作用，故葛伯仇餉，湯始征，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恐，此種事項，近世學者至指爲人神糅雜，其實宗教觀念，較後來稍旺盛耳，未必如歐洲十字軍之狂熱也。殷人國防思想，此又其一端，又說命三篇載：「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毀學半，念終始典於學，

厥德修罔覺，云云。剖析義理最精，可作袖領人才內聖外王精神生活看，不如是卽不能善其內安外攘之事業也。綜以上所言，吾人可於殷人國防思想之精粹，得其大概矣。

(六)周時代國防理論一般之研究 周代可稱爲中華民族國防思想確定之時代，其時郡屬封建，而吾人思想界已進於大問，不過認爲小康時代，猝難脫離，不得不有兩種思想，懸爲標的，明揭此義者爲孔子，孔子又恐大同理想，徒託空談，又不肯自附於雜霸之列，乃取禹湯文武周公小康而近於大同者，爲過渡之理想境界；而尤服膺乎文王，以爲托諸空言，不如見諸事實之爲貴，卽在其本身，幸中都，作司寇，攝魯相，實踐尼豁書社封約，皆欲以文武之道，取濟一時，庶幾一日卽於大同，此其微意也，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貢深解聖人心事，故能曲曲傳出，然則孔子之理想爲堯舜，而其亟欲攀躋者，則爲文武周公，故孔子平素之理想，卽文王之理想也，研究周代之國防思想，不可以不知文王，有文王而後有周公，有周公而後有孔子，研究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之理想，而周代國防思想，庶幾復現於吾人心目中乎！

夫周代國防思想果爲何種理想耶？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曰：「自西至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而其達到之方法，則本諸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之義，此當時中華民族之理想，而周乃實踐之矣，其所以實踐之者何？曰：「不假武力而修文德，第取止戈之義以爲武。」故祭公謀父答穆公之言，只言文德不及武功。左丘明美鄭莊

公之語，無一言道及兵字。然而孔子於春秋之際，獨標尊周室，攘夷狄，春秋大一統旂幟，非欲黷武與戎也，非欲棄王就霸也，欲以復文武周公之舊，文武周公之舊復，而後可進於大同，此一定之步驟；不得不以尊周室攘夷狄爲言也。孔子歎生不逢辰，東西南北，卒老於行，乃於晚歲作春秋，以爲本身既不能尊周室攘夷狄，不得已並其門五尺童子所羞稱之齊桓晉文，亦時時稱許之，褒貶之義，見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武周公孔子同一理想，而周初幾近於大同，茲就大同之理想研究之，然後可以知聖人之志與吾中國固有文化之價值矣。試錄禮運說明大同原文，而申明其意義之所在如左：

原文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有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意義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者，謂大同之理想，不在以兵力劫奪他人之土地人民政事，而舊來封建之形式，儘可保存，但使各治其國，廢征誅而言揖讓，生人之幸福，轉可久長。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蓋外患全消，內憂亦泯，宏此大道，自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人相與，無復此疆彼界之分，雖佛之慈悲，耶蘇之愛，何以加之，故其結果，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有養，男有分，女有歸，誰曰不宜？若夫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而階級鬥爭之禍，生存空間之說，無從起矣。力惡其

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而勞工神聖，剩餘利益之談，爲多事矣。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數語蓋通全世界言之，此大同之極致也，而國防云乎哉！

然則謂文王爲小康之近於大同者何也？曰：列文王於小康以其猶有國防云爾，其他殆庶幾矣，此當以孟子答齊宣王毀明堂之問證之，如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堯獨。』此節所述，僅仕者世祿一端，有乖近代社會政策旨趣趨，然不妨微師其意，重恤遺孤，瞻其家室，乃是崇德報功之道，其他於民生政策，殆發揮盡致，所以然者，則以文王養老之法，深得其宜故也。其法如何？孟子固嘗言之矣，其內容若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使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使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謹庠序之教，使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蓋假養老而籌一家之生計，老者安而少者懷，壯者大有所用矣，不亦懿歟！

孔孟國防理論，自應列入周代國防理論中研究之，二聖之學，博大精深，僅據四書五經論列，已覺杳如烟海，探之茫茫，而索之冥冥。不得已姑取其明白曉暢，言簡意賅，而可與禮運之說相發明者，則以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一段，說明孔子國防理論。以孟子答梁惠王雪恥之問，說明孟子國防理論，似最適切。茲分別論之如左：

孔子國防理論 錄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原文如下：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毋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刀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按此篇可注意者：昔者先王一段，見夫子尊王大義，一也。次一段，子路冉有，在孔門四科之列，平日以通政事見稱，夫子責之，不留餘地，具見國防家先輩之尊嚴，二也。丘也聞一段，見地極精，不患寡而患不均，見民生問題，更重於人口增殖問題，不患貧而患不安，見和平問題，更重於民生問題，由前之說，可息共禍，由後人說，可息戰禍，夫如是乃可以言內安外攘。斯真儒家國防精義之所在也。三也。遠人不服至末尾，最扼要者，爲「修文德以來之」一語，與祭仲諫周穆王征犬戎「以文修之」一語，固具有千秋萬代眼光。對於近代黷武主義之陷溺，直由孔子一語指出寶筏。彼凱洛格非戰條約，陳義雖高，似尚未若吾夫子與祭仲之言，直截了當也，四也。

孟子國防理論錄孟子答梁惠王洒恥之問如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為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此篇可分兩段：一壯者以暇日至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一段，為孟子全民戰爭精義。二次段至末尾，為認清敵我，以至仁伐不仁，百戰百勝之道，蓋孟子以為：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此本儒家一般見解，而孟子所說，更為透闢，說見盡心章。

戰國時代儒家除孟子外，惟荀子自成一派，其與孟子異者，惟主張性惡，不同，其他大體，不離于孔子之道，且義論有極新穎處，如議兵篇答趙孝成王問，可稱千古大文，茲抉摘其數說，以見荀子國防理論之一般如下：（一）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二）仁人上下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三）王者諸侯疆弱存亡之效，存亡之本，重於將帥末事。（四）齊之技擊，不足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足以敵秦之銳士。齊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五）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六）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七）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

聲名，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人，因其事，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中略）以力兼人者貧云云。綜合七事，撮要言之，一上下一心，二行仁義，三崇禮，四兼人之術，荀子獨到見地，在一禮字。兼人之術云云，剖折甚精。孔孟多未及之，不失爲上下古今之見。以德兼人。惟中國文化足以當之，文王是已。以力兼人，自古侵略國家皆然。以富兼人，今之英美似近此義。宜其時時以缺乏原料爲慮也；此役同盟方面名義甚正所謂得道多助，活用以富兼人之說，奇而不詭於正，適足以促目前之成功，此亦古今一大變局哉！而荀子已於二千五百年示及之矣。

（七）秦漢之際國防理論之研究 自始皇焚書坑儒，儒生噤口卷舌，勢力一落千丈，國防理論，存什一於千百者，賈生而已。始皇之世，賈生尙在童年，度其鬢髮以往，心唯口誦，百倍常人。過秦三論，無一不按切國防，慷慨言之。惜乎祖龍父祖孫昧此，妄作威福，自得失，徒貽千載笑柄。可太息已！茲取賈生過秦論中最足垂爲法戒者錄之如下：1.（上篇上略）「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歿，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皂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琦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時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2.（中篇上略）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困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曾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3.（下篇上略）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餘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衰，千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以上三篇。上篇責始皇。以陳涉之徵，比六國之衆，明秦本無必亡之勢；然而竟亡於一

夫之作難者，則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此末二句直有雷霆萬鈞之力。誅奸諛於既死，垂萬世之炯戒，意至深矣。中篇責二世，歸於牧民之道，務在安之。此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安之見解；先聖後賢，其揆一矣。下篇責子嬰之不能守，班固非之，是也。末一段統歸於壅蔽之傷國；國之將亡，大抵類是。此上下情通之所以可貴也。君子爲國以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云云。蓋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古今並知，更當參以人事，所見方可鞭辟入裏。至審度乎盛衰之理，權勢之宜，與夫去就變化之間。所謂神明於規矩之中，內安外攘，奠國家於磐石苞桑之固，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耶？此治平之盛軌也。

(八)西漢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西漢儒者，以董仲舒於中國國防思想史上關係最大，蓋武帝董仲舒賢良之對，由是治申韓蘇秦之學者皆罷之，近世頗以仲舒之論，阻礙思想爲詬病。武帝從其說，是以學術不能進步云云。由今思之，適得其反，蓋中國政治，一方統制思想，一方尊重輿論。是以儒家雖以哲學著，世乃以儒釋道三教並稱；而仍以儒家思想爲中心。是爲參契之著所由來。武帝此舉，爲生人秩序定出一種標準，實合乎儒家一道德同風俗之旨。二千年來，全中國精神生活，趨重倫理；外來宗教，大多摒之怪力亂神之列。此實爲宇宙間一大奇觀。末流腐化，匪無可訾，然弊之所在，利亦顯然。根基鞏固，雖死不僵。故以素稱一盤散沙之中國人，危急之際，竟能精誠團結。可知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決非虛語。英美對中國此點，代表全歐美，表示尊敬，非全出於利用也。此論辜鴻銘氏實已早見及

之。惜其行逕，不免於名士派，故人多忽視之。學者深造有得之言，何可以小節抹殺之哉！茲節取仲舒賢良策最後一段以供參考如左：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夏尚忠，殷尚敬，（敬以直內，此敬字殆與直同意。）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揀蔽之政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稍損周之文，改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小取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儆；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捨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論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以上所論，自形而上學推行出人生與政治哲學；而以公儀休爲智識階級之模範，實本大學平天下畜馬乘不察鷄豚之旨，發揮儒家內聖外王之精神，最爲周至。蓋素位而行者，內聖也，化民成俗者，外王也，春秋大一統以下云云，意在思想建設。在今日可稱最摩登之見解。邪說可由此熄，戰爭可由此善後。人皆覺悟，我志宜堅，國防家其致拳拳哉！

夫耀德不觀兵之旨，非真弭兵也，不得已而用兵，儒家之正則耳。哀帝時，匈奴來朝，請朝明年。上問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未發。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來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然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侯騎至雍甘泉，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延歸化稱臣。然尙羈縻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今單于歸義懷誠，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之以開將來之隙乎？夫百年之勞，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願陛下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揚雄國防理論，重在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兩義；係屬戰以止戰之論，微近法家言。然側重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之傳統政策，仍本儒家柔遠人懷諸侯之旨。雄之言爲韓退之所重，不亦宜乎！

（九）東漢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東漢名節，震爍古今，實爲武帝表章六經之結果。惜乎！

末流窮經破碎，多士心情，漸起厭倦，馴致崇尚虛無。既失儒家精神，亦乖老莊本旨。然尊經結果，益以間氣所鍾，產生諸葛武侯一人。豈文運將衰，燭火之光，猶能大放光明耶！武侯理論，具見心書：是否自作？不無議論。茲就前後出師表剖析其國防理論，已足供吾人借鏡。請得而申論之：一曰用人本至公；前出師表所以有親賢臣遠小人恢宏壯士之氣之論。二曰出師計劃有次第，前出師表所以稱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後出師表所以稱兵法乘勞，宜乘時進取。三曰雜於利害而計。後出師表所以有民勞兵疲，事不可息，住與行勞費正等之計擬。四曰人格重於事功。後出師表末段所以稱：「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然後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曹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云云也。此皆理論之彰明較著，力透紙背者。學者更參看隆中對，不假心書之助，可得諸葛君國防理論之大凡矣。

陳壽三國志稱：「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規，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親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流亞矣！」可知亮之見解，又重在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就中服罪輸情之見原，游辭巧飾之見戮，完全做到臬陶理想地步，發揮唐虞以來傳統統御心理，無遺蘊矣。

(十)東西兩晉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東西兩晉，均尙虛無。但自漢武帝表章六經後，智識階級之儒家氣質，已盡成先天性；雖欲自外生成而不可得，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此實尼山氏感化力深，具有極精微與妙處。故能歷久常新；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今按兩晉人物，如王導，如溫嶠，如庾亮，如謝安，如孫綽，除溫庾外，幾全好老莊；然決未弁髦禮法。至其效忠帝室，見危授命，老成持重，寧靜致遠，負責任，持以宏毅，有足多者。茲錄晉代名臣若干嘉言懿行，以攷究當時士林國防理論及其精神之所在如左：

1. 王導力阻遷都 時敦峻亂後，宮闈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儉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由是不復徙都。

2. 溫嶠以陶侃入討蘇峻 溫嶠將討蘇峻，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同赴難，侃猶以不豫願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邀之。侃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灑泣登舟。侃復追，還登嶠遣書曰：峻約祖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愨期亦請侃曰：峻，豹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兼道而進。

3.

庾亮忠告殷浩 殷浩累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時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退，相謂曰：深源（殷浩字）不出，如蒼生何！亮請浩爲司馬，浩不應，亮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運會處際，計可然乎！

4.

孫綽諫阻北遷 桓溫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盡而守之耳。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誠爲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趨式之優促哉！臣愚以爲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涼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旣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溫見綽表不悅。卒不果遷。

5.

謝安之雅量高致 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土，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既而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

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玄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其後秦王堅以步騎八十七萬伐晉，前鋒三十萬至潁口，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問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遺諸不繼，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已而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恨成疾而卒。

綜合晉時理論，東渡既久，國都不可輕徙，一也，攘外必先安內，二也，內憂外患，一切處以鎮靜，三也，家國相因；國安而後家可保，四也，王導孫綽得其一二，謝安得其三，溫嶠悉得之；故不失爲東晉第一流人物，諸人國防思想，悉見上文，學者於此，可想見東晉偏安，強於南宋之故矣。

(十一) 南北朝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南北朝爲期百七十年耳，中原對峙之局，自來未有如此久長者也，中國統一時多，分裂時少，卽此一端，已足見民族之偉大。良以春秋大一統

觀念，遍佈於全部黃炎子孫間，微特漢人共同抱此念，東湖、北狄、苗、蠻、氏、羌、無不然而，悉願盡同定於一尊，同歸於一道。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實爲六大民族之共同見解；而非若近世其他民族，各私其土，親其民，一不相下，則仇恨留之下代，累世國防作戰計畫，專以對其密邇之同族，此歐西至今所以猶在封建狀態中也，安革羅撒遜旗，惕然有感於此，二十年前，創爲國際聯盟之制，結果公認中國人爲最能確守聯盟信義；彼等族與族間，終不能盡泯猜嫌也，六朝爭奪之久，而隋唐大一統應運而生，乃知剝極則復，否極泰來之非偶然，而其間猶有極幸中之幸者，姬周文化，全在周禮。是禮也漢人以清談而忽之者數百年。而宇文周室，乃能重用蘇綽，原本周禮，一新時代制度典章；而田制軍制刑律等悉受其影響。而文藝之創造，儒佛思想之交融，萬變而不離其宗者，南人又居其功焉，此隋唐之盛所由胚胎也。茲錄取南朝陶弘景北朝蘇綽言行錄各一節於後，以見當時儒家國防理論之與時消息，其來有自焉。

一、陶弘景 弘景博學好養生。任齊爲奉朝請，棄官茅山，梁武帝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二、蘇綽 宇文泰欲革時政，爲強國富民之法。度支尙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

曰擢賢良，五日恤獄訟，六日均賦役，泰常置坐右，令百司誦習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既而又展新制十二條。

要之南朝清談之後，繼以佛法，經陶弘景當頭一棒，無異鳴鳳朝陽，北朝道喪文敝，經蘇綽振刷，而法制一新面目，由前之故，而思想漸趨於篤實，由後之故，而統一重見於神州，國防上南北朝各有功於禹城；而北朝當日旋轉之力尤大焉。

(十二) 隋代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隋文帝得天下不以正，然南北朝之合併，實成於帝手，卜年不久，良由詒謀之不善，然其生前苟無經國遠謨，豈能坐致太平十餘年？茲記其臣下蘇威、牛弘、高穎、李綱、及當時名士王通五人言行錄各一節於後；於以考其國防思想之片段，亦可察運會之遷移。煬帝淫荒，朝臣嚙口卷舌，無復獻替，當時情形，無異爲唐太宗驅除難耳，茲分別蘇威以下應記者如左：

1. 蘇威任納言時奏減賦役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徵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頗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情主從之。謂朝列曰：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入每戒臣曰：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隋主然之。

2. 牛弘搜求典籍之建議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

爲先。情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一匹。

3. 高顯取陳之策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顯。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隋財力俱盡矣，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4. 李綱諫廢太子勇對 (上略)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卿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守，惟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耶！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又自古國家，廢長立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

5. 王通語楊素 通詣闕斷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稀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治天下；使德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

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誘，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罔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罔去媒，讒佞遠矣。

綜合以上言論，一爲輕徭薄賦，至爲治特重孝經，雖係蘇威自道之詞而於理亦甚正也。一爲保全文獻，卽蕭何收藏圖籍意也。一爲謀定後動，卽國防作戰兩計畫有時不可分之例也。一爲建儲，卽今日皇位繼承與總統更迭問題也。凡此皆當時儒家國防理論所表現者也。最後王通之論可注意者，在無赦之國刑必平一語，當時情家法令慘覆，似非對症之藥。其他爲正心修身根本之論，故節取焉。

(十三)唐代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唐太宗至玄宗時代百餘年間，中國在世界史與本國國防史上，成爲空前絕後之理想大帝國，陳同甫直比之堯舜時代，其時國防理論，幾於美不勝收，學者當於貞觀政要中求之，茲節錄魏徵十思之疏，並雜記貞觀君臣問答之辭於後：

1. 十思疏大意：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少，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撻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穢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懼，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可以無爲而治矣。

2. 貞觀君臣問話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場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

反也？魏徵答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方。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太宗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問給事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敗亡之道也。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戰在記事，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恐不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孔周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緩耳。謂裴度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於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欲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民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裕。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笑彼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賄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亡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與，庶免爲人笑也。上惠吏多受賄，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乃當官力爭，不爲面從，使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以上理論之外，名言至理尚多，美不勝收，茲取當時國防史上平突厥後處置及康國（葱嶺裏海間小國）求內附兩事書之於左，以想見其理想之表現於事實者如何。

1. 平突厥後處置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尙千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亡，官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竄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首帥，宜因其離散，各置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散，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

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上；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亂，前車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爲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2. 康國求內附 上曰：康國求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中唐以後，柳宗元封建國防理論，直可謂前無古人；近世歐洲學者，亦多未見到，茲照錄如左：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

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可已，必就其能斷曲折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輸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城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劓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弘者有之，天下乖離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尾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咸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邑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

，負鋤搃譎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循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起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下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估勢作威，大刻於民，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

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促，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名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者，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故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讀此，可知希特拉盡改德之行政區劃爲省 *Province* 制者，以愛貝爾特 *Herbert* 之廢封建制，猶未澈底故也。嘗謂大同理想，各國疆界，不妨牽就事實；若一國以內，決不可以封建；否則

終成禍胎。國不治則天下不可平。愛爾蘭印度之事可鑒也。不過英人政治依然卓絕時代；印度問題，終當了結。特目下之擾攘，亦大可觀耳。善制兵謹擇守六字，談何容易！此在吾人以哲學眼光，科學方法，不斷創造改進，庶幾得之。然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十四)五代時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五代時儒家所謂天地閉賢人隱，其混亂蓋較南北朝爲甚。然綿延者僅四五十年。而後則，北宋，異軍突起，後周世宗之性格，大類唐太宗，高平一戰，功績在國防史上，精神方面，恐更過於唐太宗之平竇建德與王世充。蓋後者僅爲唐時中國開大統之基，前者乃掃除唐末以來軍閥之專橫殘暴，而永歸於嚴格軍紀之下；其效果直流傳至今。宋太祖因之乃能建設一種統御及服從心理；儒術由此一振，天下由此太平。雖其末流馴致衰弱，良由承先啓後者少；而名教綱常，永昭千古；仁人志士，板蕩之餘，前仆後起，無代不有文天祥史可法之流，奔走呼號，爲天壤間留正氣，則周世宗趙太祖之有以肇其基也。夫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唐之亡，邊境盡失，而中原亦時時易主。遼金復乘其後。中國賴有優美之文化，固結人心。遼金不期而同化。而偉大之中華民族，日益滋大，以至於今。然則周世宗趙太祖，非獨漢一族有功之領袖；實亦六大民族有功之領袖也。雖德之大佛勤德力，美之華盛頓，蔑以加矣。執筆至此，神爲之往；爲之熱血充盈，爲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也。

五代儒家國防理論，以後周王朴之開邊策，爲最合當時形勢；於國防作戰兩計畫，同時顧及。其價值更高於隋高穎之平陳策。原文概略如左：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極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弱，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可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未必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定，然後伺閒，一舉可擒也。

(十五) 宋代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宋代開國功臣，人物徵避漢唐。而太祖處境之難，值李唐之末，藩鎮尾大不掉。幸而得一周世宗，假高平一戰，一洗三軍罪惡，斬盡禍根，爲後來先導。既而謀復燕雲十六州，中道崩殂。是根基猶未鞏固，天下猶未統一，武臣善後問題，尤較一切爲重。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太祖乃本其創意，以杯酒釋兵權。故言紀律者推宋

爲首。民國受軍閥之禍十餘年，其混亂較五代爲輕，其期限較五代尤短，至吾領袖主政，抗戰前十年，民族復興，決非偶然，觀歷代統御心理之遞嬗，周世宗趙太祖時代公案，至此乃得一總結乎！漢唐盛軌，三代文治，其將復見於今日！予企望之矣。

茲錄取建隆二年杯酒釋兵權故事於左，以供參考：

太祖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夫有仁心者貴有仁術。太祖此舉，其所謂以仁術行其仁心者乎！孟子仁心仁術之旨，庶幾當時此舉背景中之國防理論哉！

北宋以後，名儒迭興。儒者以治平爲己任。范文正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語，實可代表當時儒者氣象。惜乎體有餘而用多不足，德潤身而才欠講求；故往往迂闊爲世詬病。其實不盡迂闊也。中心人物，發明人才，尙在萌芽之中。可知曠代逸才，往往數百年而一遇；風俗既同，道德既一之後，尤賴英主賢相，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而後可以收安內攘外之實。此唐太祖與房杜以及開元時姚崇宋璟之所以可貴也。宋之人君，賢而庸者居其大半。就中，神宗雖賢，知人用人，皆無可取。太公曰：既柔且弱，其國必蹙者，有宋享國三百二十年中之情形也。然較之東周過之矣。茲錄王安石執政時與神宗之談論於左，以見安石學有餘而不免於迂，神宗之虛心延接原可爲善。安石以書生之見暗於用人，以至失敗，跡其出言無次，可以見其一般矣。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御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精，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

慝，則梟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錄以終身乎！

南宋武功，除虞允女采石之捷，足以發揚上國之光以外，無足稱者。至於國防理想，備述當時和戰得失者，其見於宋高宗嘉定七年真德秀請絕金歲幣一疏。僅照錄梗概於左：

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衆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戒、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縢，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尙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愉，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

宋雖微弱，然不失爲大一統時代，享國三百二十年，以其疏於作戰，而無念於國防也。雖其國防政策，失之消極，然其固結人心，勤恤民隱，按之理論，則固積極國防上應有之措置設施也。史臣於宋亡論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者，用乘其方，馴致梵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

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云云，良有以夫！

(十六) 元代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元代興，梁任公所謂沙漠間暴風雨，剎那間頓失所在者，然其版圖之大，殆將統一全世界，苟非作戰巧妙，烏克臻此！惜乎其國防上之措置，不足以繼之，入主中國八十年而亡於明，於以知國防之重於作戰爲不誣矣，嘗試論之，今日之同盟軍，皆以國防爲前提者也，軸心軍，皆以作戰爲前提者也。彼此各有得失，然二者間一主穩紮穩打；一主僥倖成功，則同盟軍先敗後勝，軸心軍先勝後敗，殆屬自然之結果。此理勢之相因，殆可由吾國國防史一一爲之證明矣。茲節錄明太祖檄文於後，可以見元代之亡，基於文化之不宅；亡亡不已，故世於國防，而太祖敘詞，不盡由於宣傳，且可代表當時儒家國防理論也。

(上略)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元成宗年號)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歷以弟敵兄；至於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序，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世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

德而棄之之時也。(中略)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愿爲臣民者，與中華之人撫養無異。

按此篇檄文，重在文化復興，而並非由於狹隘之民族主義。可知我傳統思想，所謂尊王攘夷者，尊吾所戴之領袖，攘夫夷狄之不同我文化者耳。蓋儒者理論，良以文化爲國防也。

(十七)明代儒家國防理論之研究 明代統御心理，與宋代同；而寬仁忠厚，則遠遜之。故立國方針，儒也而近於法焉。且明代儒者本身，並無精確之救時理論，以發揚光大前人之旨，其弊與宋人同。故享國僅次於宋室，而爲清人之所乘。然陽明之平宸濠，韓雍之掃蕩大藤峽，戚繼光之平倭，與鎮守薊遼，有足多者。豈當時無人材哉！領袖之無人，蓋較宋代過之矣。二百七十七年間，宰相當國者，惟有一張居正爲國棟樑，蓋其尊主權，覈名實，神宗初政，起衰振惰，幾於富強，然持法太嚴，勇於自振，諸不便者多怨之，及申時行爲首輔，務承帝旨，又罷居正考成法，一切務爲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不振，總而言之，儒家國防理論，自宋以後，頗能一貫。詳細敘述反嫌辭費，故述明代理論止此，茲述張居正陳大本急務疏，及鄙著論歷代統御心理，關於明代中之一節如左，以質諸同好者。

(甲)張居正陳大本急務疏(隆慶二年春正月)：一日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爲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百誘書盈篋，然終不爲之動。一日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

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於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敕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參。一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敕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敕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鬥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門？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敕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事，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

明代統御心理（上略）明太祖以天縱之才，專制統御文武；其待將士，有功則賞；有罪必懲，不用命者，戮及宗親，由是兵馬大權，定於一尊；臣下不敢稍有異志，至於明末，

思宗剛躁，雖以袁崇煥之忠，毛文龍之暴，一朝受戮，如犬羊焉，國既衰矣，威柄雖不下移，此又與唐之受制宦官而藩鎮因以盜國者大異矣。（下略）

（十八）清代國防理論之研究 清代以文獻豐富，材料易集，治學者如入五都之市，萬紫千紅，眩心奪目，茲分別錄取若干則，而注記三按語於其間，儻亦孔子「吾從周」之意也夫。

（甲）陸世儀論兵制 人習戰鬥，法令森嚴之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分。及鶴林玉露載韓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時寓兵於民之害，則予之所論，似不為妄矣。

註：此論似不合學理，且於古人有備無患之意相抵觸，然就國民性言，崇尚自由之民，樂於生產，而不樂於從事戰鬥，故多厭忌兵役，然亦非無補救之方，蓋崇尚自由，必為有文化之民族，當危急存亡之際，未有不明大義者，結果無論何種兵役法，臨時改變，皆可化而為全民戰爭，中國此次戰役及英國歷次戰役是已。

京營莫善於分，莫不善於合，昔漢高祖與韓信論將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則知多多益善，非韓信之才不能，今京營之弊多，只是無善將者統之耳。然假如十萬人為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使十萬人分為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為將矣，更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為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統之，以時撫閱各營，令嚴兵精者獎擢，將驕卒惰者誅之，賞罰既公，士氣自肅，京營積弊，自去矣。

註：此論針對晚明京營，蓋晚明京營幹部，事權不一，等於無將，梓亭之意，若能分劃

單位，明訂責成，則統兵官各有專司，才具自見，勿拘文法，自可破除晚明瞻顧因循之弊，使人皆有以盡其才，謂以文臣統其全部者。蓋明清文臣，無不讀過四書五經，於國防之體用，皆易理會，此種人才素質，與今國防大學出身者相似，今後國防人才教育，亦亟宜注意於此，惟戰場上直接指揮調度，決非往昔讀書人所能，此國防人才之外，尤須造就作戰人才歟！

京營既分，嘗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內，每門一軍，軍三營爲小堡，授以閒田，使自屯種，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徒無出鄉，則庶幾心志一，而戰守日固矣。

註：此論仍本衛所用意，死徒無出鄉說，本諸孟子；亦將校團與下級幹部團之一種方式也。

昔人遇端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爲樂，此卽默寓教練水陸營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戲已亡，惟龍舟尙存；僅以爲游觀之資耳，今宜復此法，於端陽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所在官司，率通邑縉紳士民，傾城觀覽，水兵盡出沒波濤之巧，陸兵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令通邑之衆皆出纒頭，則兵有所利，皆思勸盡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利導之術，豈獨一競渡哉！

註：讀此節可知近代列強獎勵體育，及世界運動大會之用意，美利堅人於此項工夫，做得最爲澈底。

兵家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法者少，出奇制勝之法虛，旗鼓步伐之法實，虛處聰

明者可自會，實處非學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卽聖人亦不能生知也。通鑑所載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咸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會通而出，故於旗鼓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爲戚公必有異人傳授，可笑也。

向闕武備志，陣法無慮百數，不能得其要領，心頗輕之，及閱戚少保鴛鴦陣，始知陣法之妙，卽吾儒之禮樂不可須臾離者也。說曰節制之師，又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夫欲稱節制與堂堂正正，非精於陣法，未足語此也。戚少保紀效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絕力絕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也。然絕力絕技之士，軍中正不可少。趙奢曰：道遠險隘，譬猶兩鼠於穴中，將勇者勝。倘遇此地勢，奮隘爭險，非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於軍中另選突鬥敢死之將，聚爲一卒，以應卒然之用。

註：讀以上所稱，可知作戰人才，必須熟諳操典，有時應獎勵絕力絕技之士；且平時卽須豫爲之。曾見德國要塞中，特重精良瞄準手；弁目中擅此者，俸給厚於下級軍官，有以哉！

馬軍使馬力，猶舟師使船力，俱難整齊約束，昔人以連環結馬隊，亦以連環結舟隊，意思大極相同。然連環馬畏鉤鐮麻扎刀，連環舟畏火攻。所忌亦大略相近。在智者善用之耳。註：馬力船力，皆以整齊約束之難，各有所忌。方今鐵甲列車，亦何莫不然，凡物之性相制，況兵種間乎，魯登道夫曰：「熟審夫兵種性能，任何新兵種，吾有以應之矣」。是

語誠然。

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藝，藝雖一技之微，必學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卽如鴛鴦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鴛鴦隊，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卽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隊亦壞，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今人欲存心兵學，慎勿以藝技爲可忽也。

註：藝爲各個教練。近而爲隊，則爲共同教練，陣則進於戰鬥演習矣。桴亭以藝技不可忽視學者，殆熟知哲學民族之所短乎！近年談兵者多犯此病。甚至有理化知識，全付漠如者。

人才衰退至此，一嘆！

火器之害烈矣。列代之礮，不過發以機石，然至元人之襄陽礮，則已前無堅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則始於交趾，而彌甚於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推數仞之城，能擊數十里之遠，當之者無不糜爛，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爲守，戰者不可爲戰矣。自茲以往，器之多將彌甚。火之毒將彌烈，生靈幾何？堪此塗炭！嘗欲思一斷絕之法而不可得。因念國家既有此器，將憑以爲長城；欲盡去之，不可得矣，宜制爲厲禁：凡火器藥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襲，此外不許私習。設火器於京師，京師而外，不得用火器。諸邊鎮管業者，皆自京師繪遣。或四方有寇盜者亦然。事平仍歸京師。庶四方不習其法，不至流毒無已。

註：火器爲害，與時代俱永。榑亭於數百年前言之，可稱卓識。現代國家，視特殊之兵工人才爲至寶。他國人厲居，如有特殊兵工才能，長於發明者，甚至不許出境。誠如榑亭所云將憑以爲長城也。嗚呼！大同不可驟冀。然安可不禱祀以求乎！

昔唐荆川於譙樓自持槍教俞大會，一時以爲韻事。然其謂一圍槍之功至於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蓋藝師之藝雖工，不過一人敵耳。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蓋藝一也，在一人則有一人獨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傲精神於一技，則亦藝師而已矣。

註：太白精劍術，傳青主擅拳，顏習齋六藝並習，昔之儒者，未必沾沾於文事之一端也。唐荆公教俞大會以槍，一時以爲韻事。可知士子文弱，由來久矣。若能如朱傅顏諸公，不益足爲儒林增色耶。本論又謂：大將須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可知諸兵連合研究之重要。

古者兵刑皆出於學校，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刑出於學校也，在泮獻箴，此兵出於學校也。惟知學然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人，此皆王道一貫之事，自後世分兵刑於學校，而兵陣遂屬之悍將武夫。法律遂屬於法家階吏，可慨也。

註：兵刑出於學，皆出重視人命之意。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自昔吾國傳統御心理也。前文備引之矣。

(乙)吳劍華記日本議論中國創設海軍事原文如左：

昔從美洲回，經日本，小息征塵；養痾於摩崖山客館，時值中法和議既成之後，中國憬然有賊去關門之慮；爲羊亡補牢之圖，創設海軍衙門，宏議偉解，綱目條舉，日本聞而大懼，乃開議院，集衆詠誥，院長之言曰：中國向來武備不振，今法越戰局已畢，反蹶然奮發，設立海軍，竊謂其未必能報法恥，特恐有事於東海，則我國首被其鋒，是不可以不亟圖所以禦之者，於是羣議鋒起，有謂宜聯中國爲援者，有謂而不足恃，宜鑒於安南屬土不能終保者，有謂宜大振海軍，宜先發制人者。有謂於各險要海口，堅築砲台，以固守備者。紛紛擾擾，譁然如蛙鼓之怒鳴也，忽有元老院中一大員佝僂而起排衆而前，談笑而致詞曰：諸君且無譁，其各減爾喙，淨聽老朽之一言，諸君所論，非不忠於國，切於事，有益於武備，然必謂中國海軍之可慮，則實不足以知中國也，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斷無踐言之事，初以中法之變，水軍一旦灰燼，故自視懷漸，以爲：中國特海戰不如人耳，若陸戰固不畏爾犬羊也，於是張皇其詞，奏設海軍衙門，脫胎西法，訂立海軍官制及一切章程，條分縷晰，無微不至，無善不備，如是而中國海軍之事亦既畢矣，彼止貪虛有其名，豈必實徵其效哉！又何曾有欲與我日本爭衡於東海之志哉！諸少年其休矣！奚必抱此杞憂爲也！於是院長及議員羣起拱立，揖元老而退，其人名副島種臣，蓋以日國天璣之貴胄，嘗持使節於中華，通華言，攻漢文，能詩書，其於我中國情形，知之最熟者也。余既聞彼議院之論如此，撫膺三歎，夙夜不能忘，今讀羅浮山人之盛世危言，有論海軍數則，姑撮前所聞，附記於後，冀爲有心國是者，借他人

之針灸，愈自己之沉疴，則副島斯言，又未嘗不可視為忠告也。

註：此文可分兩段：前段紀事，後段爲著者感憤之詞，紀事中所載：一爲日議院大衆論調，一爲日元老副島致詞，由前之言，可知中國當日地位，初未降至次殖民地；日人甚至恐恐然引中國不能保護安南，料他日未必能保護日本，在彼初心似猶記昔日中華爲彼宗主國也，由今思之，其爲慨如何耶！副島譏我：「有可行之法，而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無踐言之事」。當時會胡相繼凋謝，左相老去，李文忠獨木枝撐大廈，馴致上下沓泄，副島曰：「人亡政息，爲我政治史上常態」，輒以此論定，平心論之：我民族性長處甚多，惟太平日久，腐化隨之，西力東漸，方圖改善，徒以腐未盡去，新未盡生，志大才疏，故不免於意志薄弱，雖至今日，此病實未霍然也，貪虛名而不徵實效，萬事皆然。近者美機到多，贛東幸而收復。國軍艱苦抗戰之餘，此役得美機力助，兩軍同有功焉，但不知者過爲誇大，則又等於中法戰役陸戰不畏犬羊之當時理論。此等口吻，今固絕跡，其他副島之言，真藥石矣。此吳氏所以稱借他人之針灸，愈自己之沉疴云爾也。今者上有曠代天縱之領袖與二三卓犖之英才，因抗戰而國勢前途有望；而國民性之愚闇如故，泄沓如故，則大可憂，苟無大智大慧今後爲之日夕鞭策，爲之盡滌舊染之汚，則攘臂扼腕於將來如吳劍華者，殆不可以更僕數矣，而於事又奚濟哉！然則去腐生新之道何如？曰：在得人。

(丙)黃遵憲日本兵志序原文如左：

外史氏曰：開創多尙武，而守成則尙文，亂世多尙武，而治平則尙文，列國多尙武，而一統則尙文，自昔然矣。然而弛備者必弱，忘戰者必危，自古右文之朝莫如周，成周之初，三監胥靖，四夷賓服，而周公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以行於天下，言備之不可已也，況於今日之列國，弱肉強食，眈眈虎視者乎？歐洲各國，數十年來，競強角力，迭爭雄霸。雖使車四出，檠敦雍容，無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禍心，均不可測，各國深識之士，慮長治久安之局，不可終恃；皆云非練兵無以弭兵；非備戰無以止戰。於是築堅壘，造巨艦，鑄大砲，日討國人，朝夕訓練，務使外人莫敢侮，東戎巴邱，則西域白帝，務使犬牙交錯之國，度權量力，相視而莫敢發。中國之論兵，謂如疾之用醫藥，藥不可以常服。所謂不得已而用兵也。泰西之論兵，謂如人之有手足，無手足不可以爲人，所謂兵不可一日不備也。余嘗曠觀歐洲近日之事，益嘆古先哲王以窮兵黷武爲戒，其用意至爲深遠。奧德義法，稽其兵籍，俱過百萬。假使驅此數百萬之兵，俾就業於農工商，豈不更善？夫竭百農工商之力，僅足以養一兵。必使億萬之農工商，竭蹶於畝畝之中，競爭於錐刀之末，徒以之坐耗於兵，筋力疲於鋒鏑，金銀消於砲火，而爾猜我忌，迭增其數，尙無已時。自非好武佳兵，其弊烏至於此？然而事變之極已至此，雖使神聖復生，必不能閉關而治。無閉關之日，卽終不能有投戈講藝解甲歸田之日，雖百世可知也。嗟夫！今日之事，苟欲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非講武不可矣。日本維新以來，頗汲汲武於事；而其兵制多取法於德。陸軍則取法於佛。（著者按其後改宗德國）海軍則取法於英

。故詳著之，觀此亦可知歐洲用兵之大要，作兵制，其目凡三：曰兵制，曰陸軍，曰海軍。註：黃遵憲字公度戊戌時政論家，曾充駐日公使，著有日本國志，其見解實高出一切新黨之上，爲學造詣之深，遠非後生可及，此序劈頭以運會分文武之好尚，以成周尚文之朝，不能廢兵，說明近代所以競爭軍備之由，中間比較東西洋論兵不同之點；而於理論方面，乃推重吾人古先哲王之教訓，結論申明日本所以取法西洋，整軍經武之故，名言黨論，融會古今東西，雖使他日戰後和會用之壇坫之上，猶不失爲代表吾人自來國是上絕好而正大之宣傳文字。以其能顧及各方面也，東方修辭學，妙在情文相生：消人鄙吝於不知不覺之中。而大儒之文，又往往名言至理，絡繹繽紛，使人讀罷饒有餘味，黃公詩文造詣，皆達此境，惟風靡一世之力，不若梁任公，非文章不若，而接受者之程度不齊故也，且黃公之文，實高過任公，中人以上之感化，殆又不同耳。又本序之外，尙有後序兩篇，一論徵兵，一論海軍，皆極精到，以此篇範圍較廣，故著錄之，文學家之國防理論家，恆能鞭辟入裏，把握真象；一如沙士比亞之形容萬事萬物然。哲學家之國防理論家，往往偏重主觀，得其道則鐵肩道義是擔，不得其道，則人類舊害並至，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中間不免於殺人流血之慘，故儒家國防理論，應以達到不設防之境界爲理想。黃公此文，以儒家見地，發爲黨論；平鋪直敘，而古今東西盛衰治亂之理，悉備於豪端，謂之文學家之國防理論家，不亦宜乎！

(丁)梁任公之記自強軍：

(上略)今日之疲要散漫偷惰畏葸騷擾，莫中國之兵若；而旗兵，而綠營，而防勇，地地不同，名名不同，而疲要散漫偷惰畏葸騷擾無不同，若是乎中國之人殆不爲兵矣！啓超於軍旅之事未之學，然以所聞自強軍者，全軍操練僅八閱月，馬軍乃一月有餘耳；而其士軀之精壯，戎衣之整潔，槍械之新練，手足之靈捷，步伐之敏肅，紀律之嚴謹，能令壁上西士西婦觀者百數，咸拍手咋舌，點首讚歎；百吻一語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余曰：天下無不學焉而能之事；亦無學焉而不能之事，黃種之聰明才力，堅定耐苦，無一事弱於白種。昔之游其國，肄其學校，受其業者，往往試焉冠其曹；而謔名於其都，夫竊獨兵！今夫響之言洋務者則曰：西之強惟兵而已，而豈知其政事，其學問，其風俗，舉有可以強，而後以兵強之，強者兵，所以強者不在兵，善夫，西報之言曰：西兵之長，此軍略具矣。少有未熟，十月之後大成矣。雖然，若以臨陣能克敵與否？非所敢言也。又曰：惜乎！中國之大，而可觀之兵只有此數也。雖然，使徧中國之兵而皆能如此軍，中國之能強與否？猶非所敢言也！嗟夫！使吾中國人而必不可教，如黑人焉，如紅人焉，如棕色人焉，吾固無覬焉。等是人也，數百年以疲要散漫偷惰畏葸騷擾聞於隣國者今若此，豈其一軍如是而他軍不能如是？豈其兵能如是而官而士而農而工而商不能如是？彼大人先生與吾儕小民可以興矣。(下略)

註：此任公少年時作也，任公戊戌東渡後，被清政府通緝；書賈至不敢登其稿；而舉世愛讀任公之文，故經世文新編於此文標題下，書闕名字樣。一篇之中，於期望祖國復興

之熱忱，勗勉青年向上之敦摯，同仇禦侮觀念之迫切，楚材晉用之急需，字裏行間，皆可見出任公國防理論之所在。憶髫齡時，聞任公名，頗受當時頑固黨之惑。於任公見解真象，不甚了了。後讀任公清議報而宗旨一變。東游以後，與松坡百里兩前輩，一同受知於任公。而松坡與任公之關係尤深。今註此文，中夜秋聲方作，浙瀝蕭颯之中，撫今懷昔，百感交集者久之。噫！任公已矣！當世受其教者何下千百輩。

(戊)中山先生國防理論

註：中山先生國防理論，研究者多矣，願先生所着眼者為經濟。辛亥年追隨時，願聞緒論。其胸中僅竊得幾篇外國大學講義，於先生之道殊茫然也。夫積極國防，經濟之建設，僅次於民氣之發揚。偶讀朱謙之先生歷史哲學，論中山先生政治哲學見解一段，深覺其於將來國防思想及理論上，啓示當代，為功至鉅。中山先生固慨然以繼承孟子為職志者。輒敢於此一介紹焉。茲節錄朱氏所載及其評註如左：

(上略)夫進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又進化者，時間之作用也。故自達爾文氏發明生物進化之理。而學者多稱之為時間之大發明。與奈端氏之引力為空間之發明相媲美。而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太極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步，以成地球為目的

。吾人之地球，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質之變動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爲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生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變化而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質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爲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種之性，尙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尙於互助之法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之目的爲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耶蘇所謂爾旨得成，在地在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爲極樂之天堂者是也。（下略）

（上略）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以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進於行也。

朱謙之先生意見：孫先生實爲一極徹底之新生機主義者。先生並看重互助，反對達爾文主義，在社會史觀之演進史上，不得不謂爲一絕大貢獻。又孫先生之歷史觀，不但認社會進化爲歷史之中心，並確實指明民生爲社會進化之中心。民生云者，按孫先生本身之界說，民生卽人民之生活，社會之生存，國民之生計，羣衆之生命。本此界說，可知民生之歷史觀，實卽全人類社會「生之要求」之進化觀。蓋爲研究一切人類社會之生活生存生計生命各方面之進化線路而有意義者也。吾人應知社會上之有進化，照馬克斯說法，完全由於物質之變遷；若按孫先生說法，此種「喪盡心靈，祇餘骨頭」之歷史學說，實際只能解釋社會進化之果；並未解釋到社會進化之因，彼未知一部人類之進化史，徹頭徹尾，不外一部人類滿足「生」之要求（生活生存生計生命）之歷史。馬氏歷史觀念，祇見及物質，不見及生命。祇見及經濟，不見及生存。在經濟中，亦祇見及人類中一個階級，卽無產階級，未見及人民「生活」全體。祇見及生產者之福利，未見及消費者地位大多數國民之生計。凡此種種，皆與孫先生之經濟思想，根本不合。又馬氏發明物質爲歷史重心。經過歐戰後若干年試驗以來，卽有許多人否定，於是孫先生乃特別提出其民生主義之進化觀，以代替馬氏之唯物史觀，並云：「近來美國有威廉者，其初頗信馬氏主義，其後見同門之中，亦有爭執，乃注意及馬氏必有不足之處，於是毅然改變其陳見，謂馬氏以物質爲歷史重心者非，社會問題乃歷史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生存爲重心，方爲合理，民生問題，卽爲生存問題。此美國學者所發明，適與三民主義若合符節。此

發明，即以民生爲社會進化之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之重心。一言以蔽之，歷史之重心，爲民生而非物質。」

朱氏曰：吾人由此一段議論，可見民生主義之歷史觀，即在馬氏主義信徒，以馬氏精神爲骨幹利用其科學方法以探究社會，其結論亦與馬氏結論不同，而獲得與孫先生相同之結論。若曰：「社會改變之後面原動力，爲求解決生存問題，凡八皆惡死，不得不盡力求生，所有已往之歷史，不過爲人類努力求生存之試驗與失敗之記載。求生意志，即普遍之經濟問題耳。而謀解決生存問題，即爲人類消費問題。故社會進化，須合乎消費者之利益，總之當與社會上大多數人之利益相調和者是。夫在社會進化中，每一過程，皆有其特異而發生於生產上之階級鬥爭之現象。但此種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之結果；而非社會進化之原因。由是以觀，馬氏之唯物史觀，其所有理論，曷足貴乎！因此威廉與孫先生皆稱：「馬氏爲一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請言二公所提倡之社會史觀與馬氏唯物史觀之別如左：

社會史觀家曰：社會進化，產生經濟進化。唯物史觀家曰：經濟進化，產生社會進化，一也。甲以生存（求生意志）爲歷史重心，乙以物質（生產方法）爲歷史重心，二也。甲以爲適應在消費者地位之利益而進化；乙以爲適應生產者地位之利益而進化，三也。甲謂社會進化由於社會上消費者利益之相調和；乙謂社會進化由於生產掠奪者與被掠奪者利益之相衝突，四也。甲以消費者利益爲主體；乙以生產者利益爲主體，五也。甲注

重消費者之財富；乙注重生產者之資本，六也。甲以社會利益之調和爲原則；乙以階級鬥爭爲原則，七也。甲以資本制度所侵佔爲社會全體之剩餘價值；乙以資本制度所侵佔爲工人之剩餘價值，八也。甲看取消費上之社會鬥爭；乙看取生產上之階級鬥爭，九也。甲欲取消商人分配之贏餘制；乙欲取消資本家生產之贏餘制，十也。甲致憾於資本家與商人之利益衝突，乙致憾於資本家與工人之利益衝突，十一也。甲提倡消費合作社運動；乙提倡生產合作社運動，十二也。

綜合以上所陳，可知吾國近三百年國防理論之梗概；要皆出於當時之需求；而其思想依然一貫。蓋陸桴亭氏與顧黃諸公之見解相表裏；而與顧氏同一精深。此由親見晚明智識階級之空疏謬陋，非從實際痛下工夫，不足以救危亡；身當明清之交，不得志於當時，不得不於後來是望。所謂守先待後之精神，要即國防之精神也。黃遵憲博通中外；置之列強國防理論家之列，恐退避舍三者當代不知幾何人！新會附南海驥尾崛起；青出於藍，扶櫬教道，至老不倦。臨歿著有孔子哲學，竟未脫稿，著者親見遺其屬，欲梁氏子孫，將來皆能背誦四書；一種悲天憫人之心，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實不過代表四萬五千萬民衆，振聾發聵而出之，此苦心孤詣，終必有發潛德幽光之一日。觀於近者政府之特加表彰，任公亦可以無憾於九原矣。委座提倡中庸哀公問政章，於內聖外王之道，尤爲握精心而制微權；述而不作，道破真諦，蓋四書五經，實爲中國之國防論；而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又此洋洋大觀之國防論中最扼要最透闢之一章；條理節目，釐然各當。非沈浸道義者，尙難體會耳。中山先生目

觀叔季，特創三民主義，一以伸大義於中華，一以振祥和於世界，發揚孔孟之菁英，豫防共產之傳布，功不僅在中國，豈特神州之撥亂反正哉！儒家思想之大觀，至是庶幾觀止。至於前代中興名臣，曾胡左諸公，於儒林中特放異彩，足使全世界傳爲美談。其於治兵之精微，一經宣揚，將使全世界國防理論家謂爲未曾有；然限於統御理論居多；而實國防論申極重要之一部，他日當另及之，茲不復贅。總之儒家事功方興未艾；吾中華民族六大同胞，其亦可以恍然於祖業之偉大，精神文化之不朽，而相與奮發，以致力於安邦定國四海尊親之盛軌哉！

軍事哲學新論

一、概念

哲學具於人人胸中，不過各僅有其片段耳，學者整齊而次第之，則凡事皆有哲學，凡物皆有哲學。自心性命，哲學也，天道鬼神，哲學也，下至名一物，莫不可以演出一篇煌煌大文，凡能運用演繹辨證等方法，言之成文，持之有故者，多半皆可哲學名之。此種天才，在中國頗優爲之；故中國人可謂之富有哲學性者。國人在抗戰前，扭於國勢積弱，往往失去自信力，曾見有著民族性論文，謂：希臘人好談哲學，今夷爲小國，中國亦然者，此等看法，非失去民族性而何？凡民族性有特長，宜發展，有缺點，宜改正，則其前途不可以限量，故吾人研究哲學，尤應研究民族性。

軍事大敵當前，任何權略，不能拘泥成見；千變萬化之中，能不誤其運用者貴。所謂妙在一心者，非胸中有一段哲學，不能措施裕如也，孫吳無論已；卽清末之鮑超張國樞，目不識丁，可以爲萬人敵，全賴天機湊合；故能發揚蹈厲，震駭敵人，所謂天機湊合者，卽此種名將真本領。真本領往往具有一種潛勢力，可意會。不可言傳，此潛勢力爲何？卽某種哲學精神耳。

今日軍事，依然複雜，抗戰之中，尙須建軍。夫抗戰猶可以時間遷延，若建軍則當根本

辦法，此根本辦法之要領，固必求之於軍事哲學。或問：「軍事學一端，有謂捨戰時外，無從研究，平時紙上談兵，甚無謂也？」

此議論驟聆之，似頗合理，然其事不可行，精神教育，全在平時培養；亦即任何時皆宜研究，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此具有真確性之見解也。一般軍事然，而軍事哲學尤見其然。

一、軍事哲學研究法

哲學二字，中西皆爲好學之意。昔日軍人，但能戰鬥，輔以經驗，未嘗可練成將才。今則文明大啓，利器繁多，戰術之技巧愈新，天才之發揮難盡；無學術固不足應需求，卽繞有經驗，亦勢難遍及，大佛勒得力有言：「君若遇事不加以深思熟慮，則雖有經驗，殊不足恃；故君遇事，當勞其心思，以覓得運用之方」。大佛勒得力之言如此。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設令學力不足，求三思後行，果從何憑假乎？

任何學問，均有一定之研究方法，而社會科學獨難，蓋卽以研究法論，亦非如自然科學之簡單；但能循序漸進，未有不蒸蒸日上進也，普通哲學書中，皆羅列演繹、歸納、直覺、辨證四研究法；而置重演繹者獨多，其所以然之故，率未論列。抑吾人果欲於哲學求大發明，不得不特創一種方法以自善其所學；而盡哲學家之天職，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幾於缺一不可，演繹歸納，近於博學，慎思近於直覺，審問明辨，近於辨證，其實篤

行爲研究法中最重要項目；言而不行，則差無故實，陽明謂知行合一，中山謂行易知難，宋儒一般重在身體力行，苟非力行，則平日言論，無從評價；故言與行皆研究也。凡哲學家須多與世爲交際，須多走地方，多多見識，普通常識，裝滿腦海；每日報紙，必須閱看；有價值之雜誌，亦須多多參考，然後學問明而道理熟，用力之久而豁然貫通矣。興登堡編入豫備隊，漫游東普魯士而極深研幾，即其一例也。

二、軍事哲學當有歸宿

何謂歸宿？即大學「知止」之義，章太炎謂「西洋哲學精深而不博大；中國或欠精深，然博大則已得之。」蓋中國哲學之性質，出於先聖昔賢之教訓，至孔子時，儼然百川之朝宗大海；其勢力遠在康德調和心物兩派之上，康德雖有功於西洋哲學，其勢力僅得比於宋朝之朱子，昌明孔子學說之勤勞耳，故西人以康德比朱子，良有以也，倭鏗鑒於歐洲第一次大戰後思想之混亂，與福爾開，李邇輩相繼提倡正確之人生觀，置重精神生活，頗能風靡一時，其後寂然，味倭氏之言，頗得「知止」之義，惜乎歐人向味此義！故一時雖從倭氏者多，而其後竟寂然者，未知博大之爲用也。吾國以明德、新民、致中和、天地立、萬物育、修仁行義爲教，上溯堯舜，數千年前，實已早具有正確之人生觀；非如西洋之動蕩不定，如倭鏗，柏格遜，雖能於人生哲學及形而上學上見到此層，而不能家喻戶曉，民族性之所以影響於科學，而西人至今猶不免以自然科學盡地自限也。

此次大戰，實已痛感及此；小邦勿論已，英美尤甚，吾人責任，繼自今不但守先待後之爲急，立己立人，在戰後尤爲當務之急。恐此事當列爲永久國防計畫，與百年大計中之第一項也。

四、研究西洋哲學與軍事關係之要領

西洋哲學，不能如東方哲學之博大而具悠久性，然就其一方面所得，其精神可以發人清省，有足驚者，試舉一二爲例：自來研究西洋哲學者，於德之倭鏗法之柏格森，往往不求甚解，實則倭鏗所言，卽中庸「參贊天地化育」之旨，故其理想已接近東方哲學。柏格遜專從形而上立論，尤得根本要義，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夫東西哲學，不皆以天人合一爲唯一之真理耶！惟柏氏推重藝術，初學者往往不解其所以然；其實此理至爲平常。吾人就國防上言：凡民族於文藝上少發揮者，無論國格見輕於人，卽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道，亦不能無缺陷。蓋軍事苟非做到藝術化地步，則一切行爲，恆不免爲吹毛求疵者所藉口，試舉古今名將，如孫臏、吳起、樂毅、韓信、李衛公、韓琦、范仲淹、岳武穆、戚繼光與近代會、胡、左、李，幾多半爲文章家。蓋文藝家富於直觀；其於事理之透視，遠過常人，以具此種天才，故明於料敵，長於自省，以此慎重將事，自可立於不敗之地；至於吟風弄月之儔，一味以蹈襲前人陳套爲能事者，在文藝上本無甚價值，其何能推之行軍用兵戰勝攻取哉？前代以文章取士，不得謂其盡出於帝王愚民之故技也，吾人本此讀柏氏哲學更推及其他西洋哲學，

當更有新發見耳。

五、研究東方哲學與軍事關係之要領

著者得章太炎氏東方哲學博西哲學精深之說，喟然曰：不其然歟！學者真價，不在著述等身；而在立不朽之言，章氏以考據著，然未必無穿鑿處，文章之高，有時突過昌黎，然其可傳者，即在此判決東西哲學異同二語，因推衍其意而爲之辭曰：東方哲學，重在真觀。真觀必見之文藝。夫是以平淡無奇之中，往往合乎自然之大道。孔子從周，則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平居對弟子，以餘力學文並以文行忠信爲教，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文何以貴？以文藝殆爲一事也，能文者，必能爲直觀，中國民族之優長在此；孔子特其聖者耳。孫子之文，見重於扶桑；至有謂其精妙在十三經之上者。此雖言之過甚，獨怪孫子以言兵雄，何以必寫出有數之文？然細思文藝之妙，則正以其能文故能言兵無疑，老泉有仲兄文甫說一篇，其中有一段，頗足以形容戰場之變化光怪陸離，試舉而味之於左，亦可知雄於文者，恆或雄於言兵也。

（上略）「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蛇蟄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緇，揖攘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中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手空虛，掉乎無根，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

餒，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下略）

以上老泉，特形容風水之觀耳。老泉固言兵之雄者，此篇意不在言兵；然此種直觀之文藝，竊謂移以說明近代戰場之變化，頗能得其大致。茲竊取孫子兵形象水之義，比附其說於左，以質高明：

紆餘委蛇，蜿蜒淪澣，謂行軍縱隊蛇行山徑蹊間景象也。安而相推，敵我皆在旅次行軍中景象也。怒而相凌，虜獲間諜，或小部隊接戰，用以刺取敵情景象也。舒而如雲，展開景象也。蹙而如鱗，小部隊調撥集合景象也。疾而如馳，跑步景象也。徐而如緬，緩步景象也。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審慎進出景象也。其繁如穀，部隊分合聚散景象也。其亂如霧，同上，或施放烟幕景象也。紛紜鬱擾，百里若一，鳥瞰景象也。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進入本戰或真面目交戰景象也。磅礴洶湧，號怒相軋，戰鬥方酣景象也。交橫綢繆，火網及彈幕交錯景象也。放乎空虛，空軍活躍景象也。掉乎無垠，挺進隊或戰略上空間搜索景象也。橫流逆折，側擊與繞擊景象也。瀆旋傾側，延伸增加，或伍間增加，及斜行出景象也。宛轉膠戾，包翼與膠着景象也。回者如輪，唐克車出動景象也。縈者如帶，散兵或攻圍綫形成景象也。直者如燧，空軍上昇運動也。奔走如餒，躍進景象也。跳者如鷺，手榴彈之運用及突擊吶喊景象也。躍者如鯉，迫擊砲運用之景象也。

日本學者，有以大地震之趕辦善後，解釋總動員者。又有以商業經營說軍事教育者。然皆不甚切合。惟孔子以水象宇宙，孫子以水象兵，確得象徵哲學之妙。可知儒家哲學，實一種

象徵哲學；周易是已。此所以心物兩不偏倚而且崇高悠之價值也。又豈特包含軍事哲學哉！

六、孔子哲學爲東方唯一之哲學及其由來

孔子集大成，可謂名稱其實，顧其如何「祖述堯舜」，實有一加考察之必要。考大學傳之首章，引用堯典「克明峻德」一語，第九章有「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一語。此儒家推崇堯舜之見於大學者也。中庸第六章，有「舜其大知也與」一段。第十七章，有「堯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一段。第三十章，有「仲尼祖述堯舜」一段。此儒家推崇堯舜見之於中庸者也。論語八脩章，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者，舜樂也。雍七章，子貢有「博施濟衆」之問。子以「何事於仁？必也舜乎！堯舜其猶病諸！」爲對。述而章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之表示。泰伯章有「大哉堯之爲君！」一段。及「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等語。

又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語，顏淵章，子夏有「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等語。憲問章，夫子有「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等語。堯曰章有「堯曰：咨爾舜，至舜亦以命禹，」一段。此儒家推崇堯舜之見於論語者也。夫大學據朱子考訂：「經」一章，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爲子思親筆。論語爲「孔子平日與門弟講學論治問答」之書，三書所載，關於堯舜者，總括之：堯舜在儒家，爲內聖外王學中最理想人物。」同時亦未阿其所好。故於博施濟衆，及修己以安百姓，孔子

皆有「堯舜其猶病諸」之言。可見經濟問題之易解決；及國防上內安外攘二者中之第一項——積極國防，前賢未必盡能壓倒後賢也。孔子之於堯舜，決非如後世宗教家之迷信教主，崇拜偶像。故雖好而知其不及；而好惡與人同。堯舜之偉大，正可於此等語句字裏行間得之，則聖人所以自信者更於此可見。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此孔子哲學之所以悠久而爲人類之導師也與！

余嘗謂：民族社會之悠久，賴有自由與秩序兩事。無自由則不能進步；無秩序則見其無正確之人生觀；而結合不固。孔子之哲學，妙在於人能宏道理想外，集中社會秩序觀念；而以五倫三達德爲固定之人生觀。此吾族之所以千萬世綿長也。

又孔子於大同小康二理想之間，所欲效法者爲文王。今考大學傳之三章，引用詩經「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之下附「爲人君」至「與國人交止於信」一段。中庸第十八章，有「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一段。第二十六章，引用詩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語。並引伸其義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下接「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語。引伸其義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第卅章有「憲章文武」之語。又第卅三章，引用詩經「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亦詩人頌揚文王之辭。此儒家推崇文王之見於學庸者也。論語子罕章，子畏於匡，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之感。陽貨章有「子謂伯魚：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一段。此周南召南，乃文王化民成俗故事也。子張章子貢對「公孫朝仲尼爲學」之間，有「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一段。此孔子憲章文武，就中對文王如何推崇？見諸載籍者

也。

余嘗謂：孔子志在大同，而以爲堯舜庶幾近之。其實一日不撤國防，則大同之境界，終未達到；不過堯舜信內聖矣，而外王則尙屬狹義中之較大者。若文王則次於堯舜，僅做到小康之極致；如能擴而充之，亦必能幾大同之盛軌。可知孔子生不逢辰，托之空言，而往古亦未能至大同之境。則始就其具體而微者立言；且引爲小康之模範。此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釋迦廣大精微，然以出世爲手段。耶蘇亦在出入世之間。若儒家則完全出世思想。故棄宗教而用哲學。又惡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大有人在，求一道德而同風俗，不可無空前之發明。孔子之理想是否絕後？不敢知。然就東西哲學兼覽並觀，則已空前無疑。美國務卿副卿韋爾斯之呼籲吾人：「更作進一步明瞭切實之發見者。」非洙泗遺風，杏壇感化，有以動之耶？吾人今後責任之重大，更可想見！

禹湯文武及周公，皆孔子理想中人物。然就孔子之於禹，特表彰其盡力溝洫，殆兼治水而言。於湯武則美其順天應人之革命。願徵誅之理想，終出揖讓下。於周公，則美其創造制度典章，研究孔子學說之源泉，第一在堯典舜典精神；其次殆周公成文武之德，而手創之典章制度——周禮乎！

公理戰勝之後，武備之外，尤當有精神壁壘。先師之道，壁壘莫大焉。此固軍事哲學上第一應着手研究者也。

七、孟子思想與國防見解

孟子之學，出於子思，荀子以不主性善，非孟子，而孟子實有絕大本領。七篇之中，梁惠王篇精粹，在整個教養計畫。其言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之。百畝之田，勿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公孫丑篇在批評管晏一大段原文如下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蹇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若是則弟子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聖賢之君也。）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

如乘勢；雖有磁基，不期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滕文公篇在對內有整個農業立國兼普及教育計畫。具見滕文公問爲國一章，其言曰：「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動，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以爲嘗。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之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離婁篇在解釋仁心仁政關係，如首章。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智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目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完，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闢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又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定者，此之謂大孝。』蓋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此篇上半，終之『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誠味乎其言哉！萬章篇在評論國體民權，卽萬章問堯以天下與人章其文曰：「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下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何如？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告子及盡心篇，在論心之作用，卽精神力之偉大，後者兼及道統。如告子篇末章，直可作青年寶筏。其文曰：「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無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國於心，困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人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盡心言：「萬物皆備於我」章，文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浩然不害章，文曰：「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此論精神力之偉大者也。又末章，文曰：「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論道統者也。

以上所列七篇之精粹，就中公孫丑篇批評管晏一段，最能看出孟子國防理論；與「天時不如地利」章（原文略）可相發明。于告子盡心篇中，摘出各章，最有益於將帥之修養。道統一篇，可作國防人才系統看。蓋文武不可分，聖賢卽理想國防家也。

八、儒道——孔老思想異同與國防作戰關係

自來孔老異同，以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一文分析爲最精。茲直錄原文，略加註釋如左：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省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相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過於拘泥之意）而善失真，然正名實不可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久長，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外圍內方）啜土刑（盛美之具）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喪不盡其哀，教喪

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宜，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率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纏繞之意）；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雖參錯交互仍能辨認不失意。）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實以虛無爲體（如主帥胸襟）；以因循爲用（如因敵情等）。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如乘機，或取機動姿勢之類），故能爲萬物主。（如決心處置，爭取主動之類。）有法無法，因時爲業。（如決心處置配備等，不墨守典範令之類。）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如正面，縱深，距離，間隔，人馬車輛，不拘泥於編制，通例之類）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鬼谷子亦有此二語。）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者空洞之謂）。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以上說用人與聽言）。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右文會文正以爲司馬遷自敘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旨」；諸家互有所失，而終之以道德爲本。此自

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旨要則談啓之，其辭則遷爲之也。

近入姚步康比較孔老不同之點，以爲：老子與孔子在「易」理上，皆抱自然主義，然二者趨向，稍有不同。老子以自然爲歸宿；孔子則由自然出發。以自然爲歸宿者，對於道之看法，爲整個者，單純者，由自然出發，則對於道之看法，爲分散者，複雜者。順逆既殊，彼等主張卽因此不同。老子知常，守歸根之靜。易之觀變，見天下之動。故老子動喻陰性，孔子服膺之易，扶陽抑陰。總括言之，老主絕對，故無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生死之分，趨於「超感」[Transcendental]境界，而建築於玄學之上；其本體在無；其目的在歸真返璞。易生「相對」[Relative]故有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尊卑、長幼、貴賤之別；趨於「積極」[Positive]而建築於倫理之上。其本體在「仁」[Beneficence]其目的在開物成務。

觀太史公與近人姚步康之論，而孔老異同，可以恍然，茲再述兩家與國防作戰關係何如：

作戰計畫之前，應有國防計畫，平日軍令部所謂國防作戰計畫，學者往往混而一之；其實作戰計畫，第爲實際開戰後國軍第一步之作戰計畫，經過一度之作戰，則大本營以下，應另爲第二作戰計畫以應之，作戰計畫，須臨時切合實際；而國防計畫，早須根據國是。國是又當根據一種理想，大國如中華，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有數千年優秀之文化，海通以後，親見全世界以文化經驗缺乏，斯民淪於塗炭，本應自立立人，垂爲當世模範，不幸政治不良，文化發生破綻，威信不足以左右全世界，革命成功，創疾未復。目前除救濟自身，恢復失

地，恢復主權，鞏固疆土以外，不能不待友邦之援助，一俟干戈既息，海宇澄清，剝極既復，惟有昌明固有哲學，積誠以動當世；全國上下一心，於一定範圍內，作未雨綢繆之計，則整軍經武，以除他日當世害羣之馬，亦在必不可少之列，若反動潛消，風同道一，東西內外，齊登康樂，所謂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者，既已見諸事實，則國防竟可束之高閣。此雖不可必之事，然正當以此爲目標，與頭等國家，率諸凡次等國家一致努力之，蓋孔老理想，國防之究竟，皆自有而無，故孔曰大同，老曰復返無名也。

老子厭棄戰爭，然亦非如托爾斯泰之不抵抗主義，聽其自生自滅者。章太炎以老子爲兵家，故謂道德經爲兵經。斯言確否？姑不置論，然細讀「佳兵不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等訓不但作戰計畫，卽國防計畫，亦且包羅其中，故嘗以爲：「孔子於禮，孫子於兵，皆於老聃是師。」雖孫子無此傳說，而吾人似不妨如此假定。蓋年代相近，十三篇文字，亦正酷似道德經。道德經可作兵經讀，實非章太炎一人之私言，而太史公所指「虛無爲體，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變。有度無度，因物與合。」等等，至理名言，用之人倫，嫌不切近，推之出兵，精妙無比。至於「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返無名」云云；則與孔子大同之理想，毫無二致。吾於上節所陳，雖係按切今日情勢，實不能出孔子大同，老子無名之本旨也。又老與儒殊志易分別，專就作戰言，儒家於此點，微覺發揮未能盡致。然味孔子「天何言哉？」之旨，孔子亦豈真欲於「無爲」之外獨樹一幟耶？由是言之

，姚氏之言，亦容有未盡者，太史談之言，亦但以繁文縟節，爲儒家美中之不足耳。

談子司馬遷實尊孔抑老，然亦未敢真抑；故特以「深遠」許之。然後世視老子啓陰陽權謀之漸，此論實開自司馬遷；如「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云云是已。任公早年極不喜老子；至謂爲風俗人心之害。晚年則無此論，而於孔子哲學及周易皆有論著，殆於孔老界限，不復鴻溝視之耶？

九、儒墨勢力消長問題

戰國至漢初，仲尼墨翟往往並稱，而孟子闢墨，以爲無父，甚且等諸洪水橫流，是何故耶？曰：此正孟子偉大處也，墨子固主犧牲主義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其精神殆與孔子同；所異者太過耳，太過則非人情而悖乎中庸，孔孟於悖乎中庸之道者不與也，以其行之久則流弊叢生，害且不可收拾，今馬克斯之流，以剩餘價值之說，轟傳於世。西洋好勇鬥狠民族，乍聞其說，適投其所好；當世識者惡之，如毒蛇焉，則孟子對墨子之心理也，蓋漢初游俠一流，快恩讎，矜名譽，聲勢動天下；偶爾試行一快意事，雖儒者聞之，不得不爲之心折，然其結果，則公然爲盜賊矣。後世所謂盜亦有道者，如水滸傳梁山泊之忠義堂，清代七俠五義施公案之類，皆爲墨家末流鼓吹張目者也。義和團一役清室幾亡，國幾不保，可知墨家亦中國無形中一種潛勢力也。然此潛勢力，遠不若儒家之大，一代興亡，撥亂反正。其中堅人物，必爲儒家，其勢力高於一切其他思想故也。然則處道德江河日下時，爲提倡犧牲精

神計，崇墨黜儒，不亦可乎？且墨子固近於耶教者也，耶教尚平等而墨子主尚同，其大端相近。溝西洋文化而一之，又奚爲不可？曰：儒家已爲中國一貫之學，近且成爲世界理想之哲學，中國雖積弱，勢且與三大強國頡頏，正儒家積厚流光有以使之，彼墨也，耶也，從何而奪之耶？持孔之見者往往舉一廢百以相號召，無如其勢不可行，蓋於「民族性」及固有秩序觀念無法根本拋棄之理」不甚了了，矜奇逞異而卒歸於澌滅淨盡，此必然之勢也。墨子之尚同，未必盡如馬克斯勞工神聖之說也。馬氏之說，力能使一億以上之民族，奉之以成功，本之以爲國是，猶不免乞憐於資本主義之英美，以維護其生存，墨子之在華夏，一變而爲游俠，再變而爲秘密結社，二千餘年學之說不可通，已載在史冊，燭火之光，尙能返照幾許耶？

墨子以揭發兼愛故，主張消弭戰禍，並由社會學見地，期萬民同登康樂，用意本與儒家見解完全一致，然行之無次第，而學說不能見採於當世，如耶教今日在歐美爲末路，在俄則等諸枯木朽株然，古今東西，識力卓絕萬世，既不若佛家之掉玄虛，於最近將來，不關痛癢，亦不若崇尚物質僅煊赫於一時者，未有若儒家之篤實敦大者也；於佛老且突過之，其他更何勞比擬耶？據近日報章所載：「則西人於孟子性善之說極其服膺」，蓋進化論見解，因吾哲學之昌明而可歸破產；吾哲學力量，遠過克魯泡脫金之互助論，可想而知！然互助論自有其自然科學之根據，固足以證明吾說之不謬；而性善之論，一可以心理學上人類同情心見解，實證孟子所見爲不虛；而吾夫子於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引用，何等有聲有色！執筆至此，博施濟衆之心，油然而生矣。謂吾固守孔家殿，窮年累日畫地自限，所不辭也，墨子

學說重要之點有四：一兼愛，二節儉，三力行，四辨僞，而力行之方，又有非命及明鬼兩種見解，非命之說，確可救時弊，孔子所以罕言命也。明鬼之說，猶有益於下等社會，然豈能出神道設教之旨以外哉！

十、管子及申商韓三家國防理論與儒家之關係

管仲世爲法家所自出，而見稱於孔子；可知其不與申不害商鞅韓非同也。四子者同於政治上主張：「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儒家諸葛孔明未嘗不由之，則法家又豈盡與儒者相背謬哉？特申韓之說，又似淵源於老子，太史公已論之，其說具具前文。茲載東坡韓非論全文於左，以見孔老既相關，而法家又與兩家皆有牽連也。

「聖人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起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實，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恥而天下受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浮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忍求其說而不得，得之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人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又東坡論始皇，扶蘇，原文甚長；中有若干扼要語：「一、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二、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猝之變，無自發焉。三、以法毒人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皆針對法家立言。而儒法之優劣，影響於國防者，從可知矣。

日人服部宇之吉謂：「中國哲學家，皆對治國平天下立言，」此爲中國哲學之特色；可知中國哲學，縱有派別，其傾向皆同，皆含有獨特之國防論焉。漢武表章六經於後，儒家以外之國防理論家，乃退處於無爲矣。抗戰軍興，法國報紙，認中國無數潛勢力，此類潛勢力，於何見之？曰：孔子理論以外，先秦諸子之理論是已，先秦諸子之理論，縱退處於無爲，

而潛勢力猶在；所謂精神不死也。鑄冶於一爐而質地猶可分析，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然則民氣之發揚，又豈一二言可盡哉？諸子之研究，亦容有未可忽也。

中國數千年來，皆以儒家理論爲基礎，而共和以前，君臣分際之懸殊，又由於法家之影響，然而政治未至大拂民意，盡如秦隋者，以儒家之見解，爲之調和其間故也。儒家之社會力，留於社會；而法家之社會力，留於政治。二者有時得相反相成之妙，今雖政體共和，按之倭鑑理論，其象徵必仍如故，儒家向保持其言論之自由；而法家仍維持其官府之秩序，雖表面不盡同於先秦時，而實際之精神，固各自具有系統，然而儒家皆可一貫之，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握經心而制道權，無所不包，亦無所不入，此其可貴者也；其本質使然也。

十一、東方哲學史時期之劃分及其國防理論一貫之傾向

本校軍事哲學，以堯舜至秦始皇時代爲上古期；始皇以後迄唐末五代爲中古期；宋以後爲近古期，此種劃分，東西多根據之。蓋上古期當春秋之末及戰國時代，思想最爲發達；儼然希臘三大哲降生後景象。中古稍寂，儒家幾讓佛與道代興，而漢武表章六經後之社會力，竟能永作中流砥柱；而佛與道僅居贊助之列，及至近古而儒家哲學，歷久彌新；科舉之力，殆居其半焉。著者上下古今，詳考吾國孔子以前，孔子以後，何以思想聯繫，天衣無縫至此，殆有重大原由在洛要之，文化有靜與動之分，悠久之精神文明，可與天地相終始，此倭鑑

「精神生活」之所以可異，柏格遜「善識」之所以卓絕，而吾國哲學民族所以優秀，學者不可不鄭重認清者也。

學者競言黃老，夫老與孔間，孔實爲老之弟子。其關係之切，固不待言，顧黃帝距生於孔子二千年以前，何以黃老並稱耶？曰：老與孔之思想，大本大原，同出於無爲，而在方法則有剛柔之不同。吾人暫假定以爲老重「無爲」，孔重「有爲」，固無不可。至本此以論列二者間之異同，在某種範圍以內，固不見其鑿柄也。由此觀之，吾人覺上古思想，本自有「有爲」與「無爲」兩系統，有爲系統堯舜可代表之。黃帝則代表「無爲」思想，故又不妨假定「無爲」思想，在「有爲」思想以前。意者黃帝文武兼資，武功之卓絕，以吾人考察，據太史公所載，尙嫌當時版圖四至不明。考李延壽著北史，謂：「拓跋氏祖先，本黃帝別支；而拓跋之先，出於大荒。」大荒卽如今西比利亞，黃帝之所以都涿鹿，良以涿鹿居當時宇內之中，當時無長城以限北方民族之馬足，涿鹿實居中原地段，新鄭第爲黃帝發跡所在耳。黃帝武功之卓絕如此，由於其韜鈴之富；風后握奇經文字，必有所本，考其理論之根據，實本於「無爲」。蓋「無爲」爲國防作戰兩計畫第一妙訣。孫子十三篇、太公兵法，大半根據此義。故無黃帝之思想，則老子道德經、孫子十三篇，皆無師承；一讀握奇經，而後知無爲之理想，果出於黃帝。則黃老並稱，又曷足怪乎？此國防理論一貫之傾向也。

十一、兩漢以後迄唐末五代哲學之成績與國防精神

說者謂先秦以後，思想不振，其實非也。自漢武表章六經以後，中國智識階級思想，業經確定。此本儒家哲學——中國獨特之哲學，具有悠久性使然；初非中國智識階級，不求思想進步；毋寧謂智識階級，確認儒家人生哲學真價，不可磨滅，故西漢忙於名物訓詁之研究，而東漢因是以崇尚名節，不爲空談。蓋西漢之哲學，以審問、慎思、明辨爲主；而東漢更加以篤行之功，成仁取義，後先相望，爲後代民族精神留不朽之典則。斯真能治哲學者也。魏晉以後，厭棄考據，黃巾賊亂，斯民咀咒戰爭。於是遁入玄學一途。佛教乘之而入，迄於有唐，佛學頗盛；而韓退之乃有佛於晉、魏、梁、隋之歎，其實孔子思想，依然如日方中；佛教之研究，祇足爲宋學，卽今淺學者指爲正統之學派，作四子書註腳之豫備耳。道家之在魏晉，流爲名士派異端；竹柳七賢之奇特，與後來謝安之矯情鎮靜，乃名士派自托於黃老一流，非真溺於黃老也。形而上見解。儒釋道本無甚差異；不過名詞上有異同耳。此理英人羅素頗能言之。蓋形而上學，釋子典籍材料較豐，非若吾儒之專重世間法，而喜於典型之遵守；兩漢以後皆然。故後來宋儒理論，絕非陽儒陰釋；乃善取材於釋家，見到形而上學之無大異；而儒家思想乃因之益趨昌明耳。則謂佛教之有功於我國固有哲學也亦宜。

儒家殺身成仁之論，實爲國防積極精神之表現，佛家此種力量，僅見之倭僧日蓮一宗，吾國與他國則否，蓋吾之哲學，用佛而不泥於佛；出世入世之分，截然兩途；視日本之似是而非，甚至尊孔而抑孟者，迥異其趣，蓋我有固有之文化，而彼無固有之文化也。

茲取近古以前諸賢思想，略其言行錄，而酌取其論旨，稍稍引伸之如左：

一、賈誼 賈生才大，古今罕有其匹，過秦三論，雖不必盡恰當；惟論秦亡之速，由於仁義不施，攻守異勢，非但推本窮源，直是一針見血；且於國防之蘊奧，抉摘盡致矣。蓋近代國防作戰計畫，所謂具體文字，不過以決定敵國誰何爲前提，然後就兵要地理上，假設一配備，作地形判斷耳。此僅狹義國防，一般反重視之，其實攻守之勢，不盡在此；施仁與義，實爲先決問題中之先決問題。斯義也，孔子以後，孟子荀卿，皆能注重。蓋孟荀生於二千年前，卽具全民戰爭理想。賈生之論，實胚胎於孟荀也。下文錄取過秦論上篇末尾一段，以證吾說：

「（上略）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隴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韓、趙、魏、宋、衡、中山之君，鋤耒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鑊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探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滄海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治安策最後結論，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語，此實爲化封建爲統一，過渡期間，安內大計上，必經之途徑，清代所以統御蒙古者，此實居其一大端，賈生此論，在漢初國防上頗爲扼要。後世以是疑賈生爲法家，迂矣！

二、董仲舒 漢武帝表章六經，純探董生言，董生之文，具見賢良策。今考其所以見信

者，蓋董生之論，包羅萬象；如發揮大學「正心」之旨，中庸「勉強」之旨，春秋「尊王」之旨，陰陽家「春生秋殺」之言，孟子「義利」之辨，易經「天人」之際，昭晰無疑，武帝雖霸者，感於董生言論之澈底，殆欲以身先當世爲之？此其所以爲雄才大略也。惜乎董生其所建樹者只此，其後不聞更有獻替。然爲軒轅子孫建設千萬世不變之心理，厥功固不偉哉？至原文中有微近迷信處，頗滋門人之惑。然大體極純正，不得目爲宗教家言：吾人不可以小疵而沒其大純也。

三、匡衡 西漢大臣匡衡，學行無足深述者。但於元帝愛幸傳昭儀及庶子濟陽王康，有治性正家諫疏；於人君修己以敬之道，發揮甚至，可視爲宋儒身心性命之先聲。近人倫理學史中多未載及；其於將帥修養，可供參考。特錄出一段如左：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舒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疏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下略）

他如楊雄見稱昌黎，言近老子，漢哀帝時，單于上書來朝上問公卿，多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非之，以爲：「前世並非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徒以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推臥虎之喙；運府庫之財，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故宜採列祖列宗欲朝不距，不欲不疆之策。」楊雄此策，前半段意在王者無外；與長卿雜蜀父老意同。最後「欲朝不距，不欲不疆。」云云，蓋出於老子「去健羨」與祭公謀父「修文德而不動民於遠」之見解也。

、王充不談五行而遠鬼神，頗近唯物論。其實見解由儒家「不語怪力亂神」得來，殷人尙鬼，孔子從周，蓋吾國固有哲學，至周深入人心，孔子憲章文武，而聲教益宏。自殷及周。吾人中心理想，由漸磨而至於人道化成，則文化經驗收獲，非一朝一夕故也。考王氏形而上學，謝無量氏分爲三點：「一自然爲宇宙原理，二命論，三論鬼。」其於倫理說，則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說似別於孟荀；其實不外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說。孔子之論，孟荀各見其一面；終不免帶主觀，然殊途同歸，皆宗孔子，而立言不同者。亦猶康德一派，後來或主唯物，或主唯心，皆自以爲康德之本旨也。因研究王充倫理說並及之。軍事哲學家，研究精神教育者，宜知此意。

後漢可稱爲哲學家者，僅荀悅、徐幹兩家。前者年十二，能說春秋，性沈靜，好著述。獻帝朝，進講禁中。時操專權，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無所用。乃作申鑑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又著崇德論，漢紀。今申鑑與漢紀並傳。申鑑五篇，分政體、時事、俗嫌、雜言上下、政體時事，論政治大要；俗嫌、雜言，汎論義理頗類揚子言法，其學成本儒術；故所辯說，多合正道，後者建安中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與王粲諸人，

並號建安七子，而幹獨究心儒業，不慕祿仕。著中論廿餘篇，今收廿篇。曾鞏嘗論之曰：「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親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晤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孔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云云。兩家議論甚平，於孔孟之道，亦無獨特之發明，蓋儒家心理建設，至此已大定。惟東漢名節，獨高千古，蓋開宋明儒家久道化成之先聲矣。西漢雖經武帝表章六經，逢掖之士，摩仁漸義，尙未純熟；王莽篡漢，不聞智識階級，有所反抗；而依草附木者，反肩背相望。光武有感於訓詁之學，不足以及孔孟之道，乃特予獎勵名節。其後黨錮前仆後起，實由儒教大行，風行草偃；由是中國智識階級，人爭自愛。雖更五胡六朝之變，而社會力絕少變更，論者論：「訓詁反動，變爲清談。北方學者，雖能抱殘守缺，例之東漢，勢成弩末。」其實民族精神，根本並未動搖。惟斯民憔悴虐政，智識階級，正在想望太平，後以佛教入華，南人於創痛之餘，研究玩索，以求真理；北人力求文學復興。分道揚鑣，仍歸一致。一則求新而不溺於新；一則復古而不泥於古。同具向上之心，於固有哲學之昌明，皆有功無過，有開必先。則儒教之影響當時，視彼希臘哲學，於歐洲中古時代，一經舊教錮蔽新知，銷聲匿跡者，相去不侔；而有功國防，尤足多矣。此六朝以後中國所以能統一也。

歷東西晉以至隋唐，其間隔三百餘年，思想實無根本變動；且當朝代變更，或中興繼軌

，爲天下笑，興亡秦等。蓋隋文黜儒用法，觀於盡去宇文氏，拒絕李德林之諫，可知其倒行逆施之心理。唐太宗奮起，崇尚文治，寬待隋後，其開國規模，煥然一新。創業功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皆河汾弟子；儒家彪炳，奚讓兩漢？唐之考試制度，經學與詩並重。蓋北重秩序，南重自由；一則篤守先聖昔賢之訓，一則出入老莊之林，二者相並爲用，唐之考試制度因之，而儒家屹然爲正宗。蓋魏、晉、六朝，幾於中衰者，至此蒸蒸日上。學者習開藩鎮之禍，而未深究其教化；甚之於退之上書，宗元遠跡以爲文起八代之衰，與出入經史百家者，猶未免行不顧言之歎。其亦嚴於責人而昧於稽古矣！唐代受孔孟思想深，可於魏徵之直言敢諫，與太宗之誚已從諫，想見君明臣良之盛。祿山之變，張巡守睢陽以遮敵江淮，魯靈守南陽，而安史之馬足不至。真卿昆季，一死強寇，一死逆藩，可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雖文天祥史可法何以加焉？然則唐代之精神，宋代理學之先聲也。古人精神不死豈欺我哉！此唐至宋初中間哲學之成績在國防上，國防精神上所表現者也。以下試就韓文公柳州李習之陸宣公王朴諸人言論略加考察之：

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固已；其實韓柳二公文字，互有優劣，而哲學見地亦然。韓固因文見道者。韓之人格，尤足以頑廉立懦。至於國防見地，徵之「原道」一文，殆全以大學爲依歸。其於道統，言之尤爲深切著明；是爲吾國國防精神一貫之確證。至於論性主張三品，說本孔子，已見前文，退之自比孟軻，其學說上見地，當仍得力於大學與魯論耳。

柳之封建論，古今無兩。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推

論至唐，謂「唐失不在制而在兵，善制兵，謹擇守，斯可矣。」云云。可謂明於政治哲學；以其關係國防，故柳於軍事哲學上，又可謂獨具隻眼。後代黃梨洲推崇藩鎮，所見出柳公下矣。然則孔子大同思想指統一耶？曰：大同思想，未必專指政權之統一。要之形式或精神之統一，爲大同之先決問題。故大同中無「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與夫大人世及等」字樣也。

李習之，張籍學於韓文公。文公所以教人者，具見致李翊書中，就中言養氣一段，實本孟子。其推論所及，重在「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云云，殆本於孔子雅言詩書執禮之訓歟！由中國哲學光大方面講，柳過於韓；由紹述正統言，則韓柳同一。柳之思想，在軍事具體方面，出韓上矣。

陸宣公奉天詔書，前已言之，讀其遺著，可知宣公之學純粹中正，其經濟學問悉本經史，文公尙有游戲文章，宣公雖喜用駢體，然皆煌煌經世大文，名臣也而兼名儒矣！

五代之禍，天理滅，人道絕矣。剝極則復，實由周世宗撥亂反正之功；開北宋文治之先聲，除晚唐藩鎮之餘孽，唐代姑息政策，爲之一掃；練水師，修水利，一以平南服，一以復燕雲十六州，不幸中道崩殂，其雄才大略，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焉！則世宗之精神，於何寄乎？曰：「王者無外，一道德，同風俗而已矣，」此精神豈非一本於仁義教化哉！後世以世宗之治，媲美貞觀，決非溢美之言。王朴上書備陳治平之略，大意不外：「柔遠人而懷諸侯，以文安邦，以武定國。」嗚呼！王朴之學，世宗之學也，非王朴烏足以知世宗之志哉！此亦當時哲學見諸行事之一代成績也。

十四 兩宋哲學之成績與國防精神

宋代哲學自以周濂溪、邵康節、程明道、程伊川、張南軒、朱熹、陸象山諸子爲最著；就中北宋諸儒，尤推二程；南宋諸儒尤推朱陸，其實周邵諸人名世以前，如孫明復石、徂徠、胡安定、韓琦、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諸儒，已卓然有聲於時，學行皆足稱述，豈非孔子之道積厚流光之所致哉？蓋唐末大亂，益以五代分裂，海內喁喁望治，當世十三經傳佈海內，政治上雖未極力提倡，民間自好之士，度已能自建樹者不少，歐陽文忠作一行傳，雖感慨於當時風俗之頹壞，不知已當貞元交會之期，藝祖龍興，獎勵儒術，兩宋風氣醇樸，實肇基於此時，復以唐代名物訓詁帖括之陋，爲世詬病，情形與東漢相等，然東漢由儒而近於佛老，宋則由佛老而復返於儒，人心之流轉，一進一退，消長之機，有莫之爲而爲之者，而儒家精義乃能如日中天，撥雲霧而重見光耀，豈非天運人心，自有優勝劣敗之理存於其中乎？北宋前，文運既開；迄於南宋，朱文公，脫穎而出，率其門下，舉四書詩書易一一加以考訂註釋；而於四書尤視爲切要中之切要，惟於陸象山見解，有道問學與尊德性兩義之爭，實爲美中不足。平心論之，道問學重研討，尊德性重良知；重研討則於事物之理，不憚深求，尊德性，則反求諸己，一針見血；前者以行爲爲表現，行爲之道德也，後者以良心爲表現，動機之道德也，二者取徑雖殊，其成功一也。專重前者，得魚忘筌，專重後者，舉廢百，自立門戶，分別同異，求之歐西哲學類此者更僕難數，求之吾儒，則此優彼

劣之分，皆可以「篤行」二字齊而一之。但求其是，不必以宗派自雄，走入鄉曲陋儒蹊徑，後世陽明一派，大率淺視程朱；考亭一派，莫不鄙棄王陸，何況其他？今之新派，強將東西哲學，此而同之；吹毛求疵，終於牽強附會，不能自圓其說，同一理也。

宋代論道學淵源，應首推孫，石，胡三公，茲分別舉其略傳於後：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師事之，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召爲適英閣祇候，稍遷殿中丞卒，（註：孫之學，得力於春秋，春秋以「尊王」「攘夷」「大一統」爲精神，南宋氣節，殆聞孫明復之風而起乎？）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言：去此三者，乃可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奸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奸臣夏竦等忌之，將擠之死，徂徠安然不惑，曰「吾道固如是，蓋勇過孟軻矣，」最爲范仲淹富弼所知；卒年四十一。（註：宋儒雖受佛家影響，卒未變儒入佛，良以儒家理論，合於國防上之需要；其勢力早經確定；而又不肯羅馬教之流於迷信，且於國防反多扞格也，觀於石徂徠之闢佛老，可知佛教之入中土人心者有限，特老氏不免受屈耳。）

胡安定，胡瑗，字翼之，學者稱爲安定先生，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任，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以經術教授吳中

范仲淹嘗與之游，以其子純仁從學焉，嘗爲湖州教授，是時方尙詞賦，安定一新故習；昌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細必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歷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嘉祐中，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其弟子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雖不識皆知爲愛弟子也。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徐積等，皆出其門云。（註：安定與孫明復不同道；然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余於其視諸生如子弟，每怪十三篇中僅有一「視士卒如嬰兒」一語，而未及將校園教育；現代教將之道德無他，要不過胡安定「視諸生如子弟」之要領耳，至衣服容止，往往相類，其精神之貫徹爲何如耶？言精神教育者，曷本此義以申之）！

以上爲三公略傳，繼此而起者踵相接；而關係宋代哲學成績最鉅，開朱子先聲者，莫二程若，茲特述二公小史，而附以註；並詳述其學說之梗概，而抉摘其於國防用兵上之關係如左：

程灝，字伯純，洛陽人，弱冠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謂其僧曰：「吾有職事，俟復見，爲取其首來觀之。」（註：此爲宋儒知佛而不泥於佛之證）自是光不復見，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神宗每朝見，從容諮訪。將退則曰：「卿可頻來，常相見耳。」務以誠意感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閑之欲」（註：此正儒家

誠正之學；與法家迥異其趣。〕神宗俯身拱手曰：「常爲卿戒之。」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於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道，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註：此種風格，當自孟子得來，令人聯想及二十年前與登堡對威廉第二事。）王安石執政，偶怒言者，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新法既行，明道言：「智者當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註：此儼然英前相格蘭斯頓口吻，格氏重在事前喚起輿論；明道意正復相似，但不如格氏所道破者更明確耳，任軍國大事者不可不知。）就使僥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日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註：立憲國軍國態度當如是，）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註：三子皆不失儒家本色，是知「人和」之義者。）歷官皆有惠政。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明道之宇宙論本於易，雖未嘗言太極，而以乾元一氣爲宇宙之根本，凡人類禽獸草木，莫非乾元一氣所生，而二氣交感，有偏正之差耳。故曰：「人與物，但氣有偏正，得陰陽之變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爲人。」人類萬物受氣相同，不惟同受形體，並同受心靈，人尤得其中耳。故曰：「天地間非獨人爲靈，自家心便是草木禽獸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則宇宙萬物，同一元氣，偏正自有差異，而靈蠢殊致，於是謂天地莫非陰陽相待之迹。曰：「天地萬物，理無獨有對；皆自然而然，」又曰：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又由宇宙間陰陽相待之大法以論善惡皆天理，曰：「有善有惡皆

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善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註：此數語，黑格爾決見不到，費希特庶幾近之，西方哲學家對此肯定，不甚感覺重要。是以一次大戰之後，尙有第二次大戰也。）又曰：「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道之論善惡，此由宇宙推之，陰陽二者，終古並行，故謂：「橫渠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有所未安，兼須清濁虛實，乃可言神也。」然則所謂善惡是一體；就其過不及而謂爲惡，就其無過不及之謂中，而謂之善，是明道之意也。（註：末一段發揮中庸之意甚精）。

明道於倫理，分別性與仁言之；其於性，則謂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者，以萬物悉受此乾元之一氣而生；有生莫不受氣，受氣則莫不有性。人爲萬物之靈，謂其性善於萬物則可矣；然仍是相對之善，人類萬物，善惡差等，自然不齊，此爲宇宙之真相，故不謂性有清虛絕對之善也。宇宙之真相卽是理，故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云此兩物相對生，蓋善則中節之謂，惡則過不及之謂，無善則無惡，無惡則無善，豈是兩物也？」故曰：「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緣受氣卽有性」乃更明：「己之所言，是氣質之性，凡人說繼善之性，及孟子道性善，並是人生而靜以上本然之性，與今茲所立言者不同」，卒乃謂：「氣質之惡，可以教訓，人事變化，比之水之清濁，清濁同是一水，善惡同是一性，惡者可善；濁者可清，在乎人力澄治之功，天命道教，皆是物也。」（註：此論乍看似類告子，然告子論不免墮入理障，明道所見甚精；而其解釋孟子性善亦極合理，欲詳究日人中柴氏軍事哲

學所稱將帥純真意識者不可不知此理。又明道未顯言本然之理，故學者疑其未備，張橫渠嘗與明道論定性工夫，明道答書甚能超然契於至善之本，所謂定性書者也。其言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從之，是以己性爲隨物於外，何者爲在內，是有意絕外誘，不知性無內外也。卽以內外無二本，則又惡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此明道發明主靜之說，而立至善之標準者也。夫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其心與天地同量，性安有不定者哉！（註：此見解純自「大學」來；惟靜與定間關係，看得極爲分明，此明道獨到處，苟能本此理以治軍，豈非人格超然於一切哉？）

明道言仁，以爲：「仁之義，至廣至大，而亦無乎不在，故曰：觀雞雛可以觀仁」夫豈惟雞雛，盈天地間並育並行，莫不足觀仁也。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由此惻隱之端，擴而充之，則是仁而已矣，乃綜論仁之全體曰：「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註：此可爲侵略主義頂門一針。）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瘡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也。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矣（註：此與柏格遜所謂於分殊中見統一性者正同。大將掌百萬人，須知匹夫不可奪志之理，而後乃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苟失此義，則統御無效矣。故孫子揭櫫五德，仁居其一焉，蓋惟仁而後

可以治分殊之性於一爐也。」又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註：此卽大我之意。）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此言最切近而氣象甚大，然明道之仁尤莫善於識仁篇，其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註：「誠敬存之」卽倭鑿所云：永久渾一之精神生活也。魯登道夫頗能見到此，惜其仍帶超人哲學臭味！）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及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他說略）

明道又數言良知，嘗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此以良知良能爲天所賦，人所受，不待學習而能，亦孟子仁義固有之說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蓋出於天者，卽是天理；繫於人者，不免人欲。人欲所蔽，良心以微，故曰：人心莫不有知，唯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然則學者修養之道，惟在去其人欲以復良知良能之理耳。王陽明專言致良知，本於明道之意者爲多。（註：昔人解釋良將二，曰：良者自然而然之意；良知良能，皆出自然。故爲將者行所無事而得自然之妙者，謂之良將。」此見解極爲精確。拙著「儒家國防思想問答」謂：「國防之本，在人情以爲田五字。」事非出於自然，安得爲之善體人情乎？）

小程子，卽程頤，字正叔，學者初稱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始稱伊川。頤年十八，上書

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遊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論，得伊川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卽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擢崇政殿說書，士人歸其門者甚盛，伊川亦以天下自任，爲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獨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進，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余不得讓焉。」有易傳文集經說，語錄等。

伊川學多同於明道。茲就伊川所獨得者述之：

一、宇宙論 明道之學，每以綜合爲體，伊川之學，每以分析立說。此二程所由大同小異也。後來陸王學派，近於明道，朱子學派，近於伊川；故明道之宇宙論，爲氣一元論；伊川之宇宙論，爲理氣二元論。伊川之言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理也。此謂道卽理。」又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理與氣雖有形上形下之別，然二者亦不相離。故固天地之造化以明之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理，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又就物名以論理氣曰：「物之名義，與氣理貫通；夫天之所以爲天者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用矣。此言理爲萬物所同；氣則陰陽厚薄之別，以名喻理之一；以音喻氣之殊。」又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而不爲虧月之光。乃日

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物萬物者，乃天之氣也。蓋假日月二物以喻理之通於萬物也。（註：柏格遜謂：「於分殊中見統一；於統一中見分殊，」前已於仁之解釋內說過，而與此理亦正復相似，今以名將統帥大軍言之；統御之理，各級幹部，何曾少異！若謂良將之下決無弱兵，則兵不素練，亦無以完成其統御力。惟君子小人，皆當學道；雖造就不同，則一以愛人，一以易使，皆此道也。斯義也，子游於武城上聞諸宜聖者，特於此附註，以見程子理為萬物所同，氣有清濁厚薄之別，」之言為不虛也。）

伊川論宇宙之化育，雖就陰陽之氣推之，而實本於自然之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然自然之道，日新不已，其生生不窮而非有取於故也，故曰，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之生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不息。」又申之曰：「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之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闔關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註：程子及宋儒一般，並未忽視進化之理；而程子此論，尤近生機哲學，墨守舊轍，故見自封，皆自殺耳，近取諸身。其開闢往來見之鼻息，然必須假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

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按真元卽是理，屈伸往來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是理。理是能生，氣是所生。（註：此八字最精，「能生」二字，殆與杜里舒之 *Emancipatory* 同，此種形而上學見地，可移作將被圍精神恆久性之說明，）能生者，生生不已，故氣自然不窮，不必以前氣復爲後氣，致能所倒置也。又論陰陽變化無窮之妙，曰：「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註：此可悟虛實變化之理，）伊川謂：「人爲萬物之靈長，」不異明道以爲：「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又謂天地交而物生於中；純氣爲人，繁氣爲他物也。

伊川性說，比於明道甚密，亦本性善說，其「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行具焉，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蓋伊川早年，已得子思孟子論性之精意如此。又曰：「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就性卽理而論，自無賢愚不肖之別；就氣稟而論，則不免有清濁善不善之分，故謂生之謂性，是只說氣稟。曰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又性相近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註：另一

性字，與朱謙之著周易哲學中所用之「情」字同。）王陽明言知行合一之說，伊川實先發之，其言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有無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正是知得淺，雖飢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止是知也，人不爲善，只是不知，蓋知之則未有不能行者矣。」惟陽明論知行合一重在行，伊川則似重在知，故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註：唐代名將裴行儉用人，亦主張先器識，伊川於行而不知之害，言之甚爲透澈，足以說明近年思想紛歧之害，求明氣之發揚，必須使一般老百姓略具常識；而智識階級全般；皆有一致之覺悟，庶不至以內之不安，而有妨於攘外事業耳。）伊川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致知格物者，爲學之要義也，故曰：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以禮義養心，卽是敬也。又答人問：學莫不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格物，至如祖考來格之格，須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理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註：凡研究哲學或由概論入手，或由哲學史入手皆可；但概論僅講明義理，而哲學分別是非，二者缺一不可，私意軍事哲學，應一面研究諸家兵學，及哲學家理論；一面由國防史或哲學史批判之，然後研究之道備，無意中可發見古今成敗得失之故，此與伊川講明義理別是非同一意義，所謂應事接物云云，則屬於「篤行」工夫；任何科學作用，不能離此，不更另及。）能窮理也，窮理卽是格物；格物卽是致知。或問：「格物須物物而格，抑

格一物可通衆理？」答曰：怎樣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脫然自有貫通之處。」（註：此論與中柴氏解釋中庸致曲之旨，微有不同；但後段「積習既多，脫然自有貫通處」云云。）又與中柴氏意見不甚相反，蓋兩人意見，皆是由部份以認識全體也。兵學研究，如何澈底？半由天才，半由學力，由部分而及全體，尤貴極思研精。夫亦曰：我思故有我耳，吾袍澤於此義微有忽畧，往往一離彙序，束書不觀；追縱孫吳，與克勞塞維慈，其可得乎？附識於此，以質高明。）

伊川又分知爲兩種：曰：「見聞之知」與「德之知」，若由軍事哲學立論。用兵之知屬於前者，後者則屬於武德，此豈僅恃記誦者，所能爲力哉？先輩之陶冶，自身之努力，二者缺一不可，此亦伊川「本致知工夫以求良知良能之致」之意也夫！

伊川又以敬爲百事之本，故其師弟之禮甚嚴，此用於將校團之教育，有時反嫌其枯燥；然軍紀以嚴肅爲主；外場上亦只是臨事而敬。伊川見地，未爲非是。

二、程明道學方興，學者多究心性命之源，雖文章之士，亦多致意於此。惟歐陽修作性辨論。以爲：「性者聖人之所罕言，六經之所不論，論之無益。」惟司馬光，王安石，蘇軾三家亦論性，大抵多近告子楊雄。雖亦折衷衆家，而究其所論，多屬於才，而罕見及性命之本。東坡尤認性爲不可言不可見。三家之說，似未洞澈天人一貫之源。故立論不能無所闕。謝無量所品評如是，宜哉！

程門自楊龜山三傳而得朱子。謝良佐、楊時、（卽龜山）游酢、呂大臨、並號四先生：

而龜山關係最鉅，特著錄於左：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年已四十，事伊川益恭。橫渠著西銘，龜山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註：理一分殊之說，爲功後世無疑。兼愛之說，極易動聽。然其流弊，必至一切要求平等。其極也，則智識階級，亦可打倒。言之可畏。伊川之說，在今日最足救時弊，吾人正當以此義宣揚於世界耳。）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歷仕州郡，皆有治績。召爲侍講，多所獻納。伊川自倍州謫居歸，學者凋落：多從事佛學。惟龜山，上蔡不變。其卒，謚曰文靖，學者稱爲龜山先生，有龜山集三卷，三經義辨。語錄等。

龜山之哲學，與明道同爲氣一元論言：「通天地只是一氣，宇宙間千態萬狀，不外一氣之離合聚散而已。」張橫渠亦近此，蓋一元氣是宇宙之實體。其生滅變化，則實體之現象也。故論死生，如冰之釋於水。又以儒家性說與佛說比較。曰：「總老（卽常總當時名僧）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崩處看，荆公蓋不知。據此，則龜山亦持性善者也。（註：性善之說，不但有益教育。且於國防最後達到之目的合流。近者英美人士。已倡導此論；並引孟子說爲證，此不僅關係國防方面之軍事教育，而關係世界第二次大戰後思想之向上尤大。軍事當軸，急當留意此論。）又謂：格物致知以得修齊平之

道而行之以誠，蓋合中庸與大學之說而一之。其言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則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不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章典法物，皆虛器也。（註：龜山此論，大可爲略識稻鈴自翻知兵者當頭一棒；而空疏謬陋之病，其少墜乎！）

二程之學，由楊時傳於羅豫章，而李延平，爰及朱子，吾國哲學之大暢厥辭，至此幾於登峯造極。後世短朱子者亦多矣，然小疵究不足爲大病，茲先述羅李授受間關係以及朱文公：

羅豫章，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徽宗崇寧之初，見楊龜山於將樂，驚汗浹背曰：「不至此，幾任過一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之爻。龜山曰：「伊川說甚善」。卽鬻田裹糧，往洛見伊川。故豫章亦程門弟子。然從龜山最久，與龜山。延平並稱劍南三先生。豫章燥存涵養最深，故一傳於李延平而益邃；再傳於朱晦菴而理學大成矣。（註：豫章一見龜山而驚汗浹背，可知會心殊不在遠。昔游於日，習軍旅，頗自負。入東京近衛砲兵團，自以爲得統兵之術；年少學淺，操妄已極。偶爲中校杉山者所糾正，頗有所悟。今其人不知何往矣。回首當年，頗覺見道未深，徒逞口舌之可笑也。）李延平，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

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爲世所知，延平冥心獨契。於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有以自得學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本真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是者，雖品節萬殊，一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無一不得其衷焉。（註：凡爲國防家者，必須躬自檢點，如何可達此境，東方哲學，素主文武不分，其實達到此境，尙係近入朱謙之先生所云「默識之第二段工夫。」若再進一步，則孔子自稱七十從心不踰矩之境界矣。）由是操存彌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註：真正現代化將校團，於各級將領家屬，須有聯絡，則家庭教育，其可不講哉？）隆興元年十月，汪應辰守閩，幣書迎延平。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一。

朱子早年，出入於釋老。及再見延平而後，以程子之學爲歸。嘗記延平事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父野老。」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采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路終日，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之也。」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又曰：「熹早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成而先生歿。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簡故書，得書彙一篇。題曰中和舊說，

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朱子蓋自述其淵源於延平者如此。

朱子輯平日所聞於延平者以爲問答二卷。延平之學，可於此見之。其論中庸未發之要曰：「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旨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註：身體力行，乃能真正有得；昔游於日，一出身參謀老將謂余曰：「子無視學問太易！不斷練習，經先輩指導，然後用兵之學，乃能長進。」又曰：「游於野，任在何處，不妨設一想定。譬如作支隊長，或前衛司令官，遇此等地形，爲前衛司令官設想，須如何方能達到任務，常常如此設想，則戰術之能力必增。」云云。皆所謂體之於身，方能實見是理也。推之一國之重，與百萬大軍，何莫不然？）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又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也。」又答朱子論夜氣曰：「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註：兵家指揮調度決心之際，以當機立斷爲貴；一有滯礙，敗徵立見，同一理也。）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任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累數愈差。遂至令人識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即夜氣清。若且晝間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

疑此便是日月宅焉氣象。」又論靜坐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終日相對靜坐，只亡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益。兼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秦漢以來，學者不聞教人默坐澄心。宋以來，此風始盛，延年承龜山豫章之緒，故反覆以此爲朱子言之。曰：未發之中，曰存夜養，曰靜坐，其義一也。（註：看未發之中，存夜養，與靜坐，行之積久，則精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謂定、安、慮、得四字，皆可捷於影響，由此可悟孔子一貫之道。社會科學，必須以此爲理想，而後可以豁然貫通；就軍事教育方面說，由入伍生以至青年初級將校，動須經過嚴格教育者，少之時，於此種道理，未必能領悟；惟有自外打入，由強制而進於自然。此即制外養中之道。若經驗宏深，經過專門以上教育，飽經閱歷，飲聞先輩言論，後此生涯，全賴延平三事以擴充之，則統御之道，不可勝用矣。蓋制外養中，與存養省察，理皆一貫。安邦定國之才，不做到聲入心通，行不踰矩地步，尙非理想之極數也。」

朱夫子熹，字元晦，亦稱仲晦，又稱晦菴。父名喬，字松年，號韋齋，與李延平同學於羅豫章，舉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朱子十四歲，而韋齋公病亟，嘗屬朱子曰：「藉溪胡元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暈也。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同安主簿，後與同安徒步見李延年，其學益大進，乃盡棄從前一切空遠不切之言，而以二程之

學爲歸，孝宗卽位之初，詔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言金之不可和，而陳帝王格物致知之學，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朱子武學博士，待次歸，淳熙五年，出知南慶軍，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十五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入奏對，孝宗欲處以清要，除兵部郎官，以足跡奉祠，林栗嘗與朱子論西銘不合，至是劾朱子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要；所至輒携門徒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詔朱子依舊職江西提刑，朱子辭免，會集適疏與栗辨，乃黜栗知泉州，除朱子直寶文閣，主管西京高山崇禍宮，未踰月，再召，朱子乃辭，嘗以口陳之說，有所未動，乃投國進封事，陳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疏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力辭，光宗卽位，歷知漳州，潭州，寧宗卽位，除煥章閣待制伴講，時韓后冒居中用事。朱子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除治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朱子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以年近七十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嘉泰中，賜諡曰文，理宗寶慶三年，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朱子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賢之經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餘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皆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詩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摘要，中庸輯略

、孝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進書、伊洛淵源錄。迄宗
淳祐元年，以朱子與張周二程並從祀孔廟，明洪武初，詔以朱子書立於學宮，學者咸宗之。
（註：以上為朱子略傳。朱子學術宗旨之所在，不外「窮理居敬」四字。窮理一項，可作近
代康德視聽、考察兩作用解，居敬一項，可作康德推理作用解，蓋康氏後一項所謂推者，乃
指「魂」「神」與「世界」三者；為窮理而豁然貫通以後所能見到之事，任公所謂：「齊萬
而為一，置之於最高最簡之城」也。此為儒家選想應有之工夫；而實身當軍國大事者所當念
茲在茲之心法，所謂「人格高於一切」云云，要不外此居敬工夫耳！道統之說，莫苦以印度
哲學拉達克利希南之說以明之，拉氏之言曰：「哲學為對實在之一種全體見解，頭及人類經
驗之各方面，一種文明，必含有如此一種哲學；一民族之哲學，必反映此一民族之性情，與
其所處之時代環境，然而哲學並非局部者，而自有其客觀性與普遍性，吾人對於實際之智識
，為發起者，但實在本身，未必為變動者，哲學目的，在提出生活之理想；以指選生活，哲
學不僅敘述生活之事實，而自有創造變換生活之功用，故文明為哲學之具體。」云云。此一
段盛言哲學之功用，可知拉氏視哲學即文明，亦即文化之絕對因素，此絕對因素，即儒家所
謂「道」也。拉氏又以為：「現代生活，受科學之影響極大，各方面皆需要新哲學；生活各
方面舊理想，皆失去一般信仰，而新理想尚未發生，此實哲學家摩厲以須之機會也。現在世
界所需者，為一種新精神之世界觀。一方面以各種科學之結果為基礎；一方面又須顧到人
生之希望，此為現代哲學之責任。」拉氏之意：「現代最需要哲學，哲學斷無消滅之理；

方今之時，可謂哲學家最當努力之時代也。」云云。此兩段，拉氏所重者，爲新精神之世界觀。夫欲治國平天下者必先有一種世界觀。而就正德利用厚生說，又不可無新精神，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求道統之說者，觀於拉氏所述前一段，可知大道之要；後一段可知道統決非墨守舊章，可以見諸行事者。所謂周監二代，其或繼周，商代可推知也，然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見解，正合新世界之精神；而道統之說，正未可以安常蹈故，庸腐視之也。）

朱子之純正哲學，取之周濂溪、程伊川者爲多，故伊川之理氣二元論，至朱子益起精密，朱子嘗論理與氣之關係……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未嘗見有物也。」又論理氣之先後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於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挂搭處。」朱子既以理搭於氣而行，又謂理不可分先後，蓋認理爲決然二物，此所以名之爲理氣二元論也。又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於是乃論理與氣在宇宙間之作用曰：「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一，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個物事，這個都是氣，若然則是個灘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此論理氣二者性質之異

，蓋理爲萬物所具之性，在人類則爲仁義禮智信五常；氣則萬物所具之質，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也。故曰氣則爲金木水火土，理則爲仁義禮智信，五行卽萬物所由生之元素矣。

今更卽朱子所謂理氣與太極之關係考之，則太極適與理對。故曰：「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又曰：「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然則太極卽理，理卽太極可知，蓋宇宙間一切現象，分之又分，至於無可分，此無可分之至極而存者，卽太極也，故太極必唯一，必絕對，謂之曰理，猶若與氣相對也，乃別立太極之名以名之，太極與理，理同體而異名，是宇宙之初焉，故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然則此理之極至，爲存於天地未生以前之本源，故理卽太極，若以朱子之理氣說與易及周子之所謂太極者比較論之，則朱子所謂理，當周子所謂太極；朱子所謂氣，當周子所謂陰陽兩儀，是以朱子但說理氣二元也。（註：羅素謂哲學家同一派別者之間，太抵意見不同之處，僅在所用名詞之差異，其實着眼大抵相同，云云，此見解極是，惟用語亦各有淺深顯晦之不同，朱子考據之學，匪無疵累，然說理則有條不紊，用均深而不艱，顯而不率，是其所長，宜乎後人以處德方之也。孫子高過其他兵學家，亦正在此等地方。）

萬物由太極生，既如上述，今更考朱子所論太極與萬物之關係，朱子謂：「萬物與太極間之關係有二：『曰萬物體統一太極，二曰，萬物各具一太極。』」故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註：法拿破崙所以謂泥土中可造大將。」當日有以此難朱子者，答之曰：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地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物物同由此太極生，物物同分同此理，一卽萬也，萬卽一也，萬物各具一太極，復何疑乎？（註：生物家決可證明此理；反求諸身，當然可以其喻此理，決將不必明察秋毫而自可以明察秋毫也，無他，一卽萬也，萬卽一也，萬物各具一太極，復何疑乎？）或問曰：「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可分裂乎？」朱子答之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此喻至明。

又推理一分殊之旨謂：「理雖同而氣無不異，蓋同是一理，而稟受者有多少有偏有全也。故曰：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然卽謂理異亦無不可。故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純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又曰：「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故理原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然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卽是理少，又豈可不以偏全論耶？」然人物何以有偏有全，則又申論之曰：「晝夜運而無旦，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

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麴磨相示，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人物有偏有正，夫此有粗有細、有偏有正，生生不已而自然不齊者，便是理也。（註：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不齊，亦人之情也，一將校團內，由人物之不齊，不啻五光十色，所以需要將校團精神者，正欲從精神方面齊而一之耳，所謂齊之以禮也。團之長，化雨春風，循循善誘，所謂道之以德也，如此則有恥且格，故可收明恥教戰之效，此種亦古亦新之見解，亦可認取於理氣同異之說耳。由宋學之精，可以知儒學爲用兵之精矣。）

理則無終，而氣則有終，惟理無終，故生生無窮，生生無窮者，卽是太極也。而所生之物，既受形氣，自然有衰滅之時，物之衰滅，非太極生生之理有所衰滅；生生之理，直是相續不斷；故一方受形氣有終之衰滅，一方又起太極不息之生長。故曰：「太極如一本身上，分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呆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個太極，見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略少些也，不是生列這裏，只合少止，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只是生息之意，天地亦不過陰陽之一物，亦是陰陽之氣所生，故天地有時須混沌一番，是氣之有終也，然同時便生新天地，天地重新，主人生物，是理之不息也。」（註：道有正詭之分，術有經權之異，識得太極生生之理，可悟出十九世紀以來，德軍常勝之由，蓋德之軍官精神教育，起於腓特烈大王之發見一種軍官團精神理想。肇始者人格高尚，身心健全，一脈相沿，昭茲來許，故中間雖偶挫於拿破崙，而先王典型，迄未中斷

，得克勞塞慈、毛奇、史蒂芬諸公光大發揚，直使他邦對德國軍威，望洋興歎，是以上次歐戰，德人不自認失敗，而敵國亦論德國爲敗於政治而勝於戰爭，非虛言也。吾歷史上并無類似普魯士此種精神時，然多曇花一現，或至多百餘年而後已，如漢唐是已；然猶幸昔有漢唐，可資援引。道在邇，勿求諸遠！若能輔以尼山氏之精神，如曾文正之治軍，而能行諸久遠，則較普魯士傳統之精神，不更過之耶？以軍事哲學研究之中心，在於統御，特明揭其要旨於此。

或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道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曰：或問天地壞也不壞？曰：「既有形氣，如何不壞？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註：此兩條皆指革故鼎新，軍隊傳統精神之整頓，亦本此理。袍澤亟須注意此點）又論天地初生時形狀曰：「天地始生，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何時凝了？初時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天地初生只是氣；氣是陰陽；陰陽即水火，故云：先有水火二者也。（註：孫子哲學，發端於形而上學，而極注意水火兩事。故曰：「兵形象水，」而以火攻插入用間篇前，今諸種主要兵器，何莫非火器乎？朱子注意水火現象，良有以也！）又推人之初生曰：「或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蟲然。」又曰：「生物之時，陰陽之精，自凝結兩個。蓋是氣化而生，如蟲子自然跳出來，既有此兩個，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

朱子之由宇宙二元論，以組織精密之萬物發生論如此。」（註：中國五行之說，與印度地水火風說，似有關聯，氣化之說，乃宋儒溝通精神物質二者間見解；以精神作氣解，可用之唯心，以物質作氣解，可用之唯物，朱子理論，于是益近康德矣。惟其具有調和之見解，故能籠罩後來一切見解，近代戰術思想，或主唯心，置重精神；或主唯物，置重兵器，二者議論，互有短長，而唯心之論，較占優勝，美將麥克阿瑟力主此論，匪無故也。要之朱子以氣宇融會兩方面，自饒意義，以此推之軍事，知打成兩橛者之非矣。）

朱子論性本之橫渠伊川，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其言曰：「在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還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又曰：「論天地之氣，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又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此數語已括朱子論性之大旨；雖本之張程，仍自有其理氣二元而一以貫之。程朱皆曰：「性卽理也。」此便指天地之性，朱子管綜論天、性、道、理、心、情之關係；如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又論性與情之關係曰：「性者，心所同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又論性與命之關係曰：「自天所賦與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又釋心之爲義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又論道與理之關係曰：「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又論性與生之關係曰：「性者，人之

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又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此卽性卽理之意矣。天地之性卽是理，故無不善；氣質之性，理與氣雜，乃有不善也。」（註：朱子剖析義理，可謂至精；任公於佛理，頗贊成眞如，無明兩性並存之說。今考朱子所論理氣之說，則理字可作眞如解；氣字可作無明解，憑天理則近於眞如，泥人事則近於無明，大將胸襟，正宜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至誠感人，而無一毫雜駁謬誤之見，存於胸中，此謂虛心坦懷，而樸實無華，故東方哲學爲靜之哲學；西方哲學爲動之哲學。唯動故久，唯動故爭；爭之既久，往往受制於靜，故爲天下先者，輕易於失敗也。

朱子嘗以氣質之說既立，而後言性始備，亞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則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明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解，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朱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形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之論形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者皆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的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邪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

會得後，却無人說這道理。（註：性論爲宋儒融佛於儒，競相從事之大文章；其爲功於當時勿論已，由今思之，決非陳腐之論，蓋孟子之性善，本諸孔子於詩，有取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二語；荀子深感於逸居無教之可畏，乃設爲性惡之說，欲以針砭當世；與叔本華之苦行主義，何其相似也！孟荀皆大儒，而各見到性之一面。故知達爾文之進化論者則荀子之說不足奇；知心理學上所謂人類之具同情心者，則孟子之說不足奇；讀孟子而後知人皆可以爲堯舜；讀荀子而後知制外乃所以養中。韓子三品之說，漢代諸儒早有之；事實上處處可發見此種傾向，然未若性善性惡兩說，各本諸深刻之研究，軍界教將教兵，皆應熟知此等見解；孟子荀子之論，皆可引人入勝。惟教育者多漫不加察，墨守習慣，不知變通，則人材教育，更不免鳳毛麟角之歎矣。此至可注意者也。）

余作新論，意在闡明一貫之旨；故論列朱子以前諸儒見解，以及朱子，蓋至朱子而極儒家之盛，繼此以往，可特加研究者，厥爲王陽明。茲先述陽明略傳於左：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其學初溺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詞章，四溺於神仙，五溺於佛氏。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先是陽明卅五歲時上封事，下詔獄，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備嘗艱苦。一夕，忽悟格物致知之理。因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自是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教人。劉瑾死，始去謫所，知廬陵縣，歷官至僉都御史，撫巡南贛，平宸濠有功，封新建伯，明儒學案曰：「陽明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者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

久之。及至居夷處囚，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更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致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密處卽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非，時時無是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拍。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感之後，又有此三變也。陽明所著有詩文集，有五經臆說。古本大學旁釋，宋子晚年定論，及其門人所記之傳習錄等。（註：陽明文武兼資，允足爲儒將模範；在明代若無陽明，則孰謂儒生而能作戰者？無張居正，則孰謂儒生而能理國防者？二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大抵能作戰者，不論其爲儒家，與非儒家，其性情必剛直；其氣象必活潑，唯其剛直，故不易諧俗；唯其活潑，故不肯墨守。此陽明所以少好騎射而出入於儒釋道三家也。有宋以來，氣節之士，肩背相望。其近因自應歸功於周程張朱諸子。但性情剛直者易求，而氣象活潑者難得。此或一時國民性積習使然？故充其量，在軍事一方面，往往止作國防理論，而不能理國防，高談作戰而不能任作戰。此陽明、江陵之所以卓絕也。陽明若天假之年，其成就豈僅在平宸濠靖南服？江陵若天假之年，豈特薊榆無事？人亡政熄，古今同慨。現代國家不爲經久之計，烏可哉？）陽

明知行合一之義：「其所謂知者，重在事上之知，而非沖漠無朕之理上之知也。故凡政治道德之跡，知其善，則必能行，知其惡，則必能去，蓋專指人事之知；知與行不相離，是爲真知。故曰：「知是行的注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得一個行，已自有知在。」陽明主先天良心之說，以爲：「人類依自然之性而動。知其爲善，未有不行者。只是知有不至耳。」故曰：「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乃論知行不可分爲二。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夫，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又以此爲聖學要旨。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爲兩事。」門人徐慶問知行合一之旨。答之曰：「大學言好好色，只見色時已是好，非見而復始立心去好也。今人却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言先知後行，則有終身不得之弊也。（註：陽明此見，與蘇格拉底，只是同一口吻，惟蘇氏於知行合一外，更加一「德理合一」之語句耳。孫中山先生所云：行易知難，亦只是教人注意實行，不可專講空論，其用意與陽明若合符節，而言詞表面，各有不同。其苦心皆歷歷可見。惟陽明以才大故，而理論有時不加檢點；其視朱子一派，認爲顛倒本末則大錯，蓋朱子之理，本於伊川，伊川未嘗不言知行合一，其所以較重知者，以真理之未易明也。且伊川之見，不但包括陽明見解，卽以行易知難之理言，亦惟燈匣劍，呼之欲出。宋儒於哲理不可謂非纔孔孟而紹心傳

矣。不過程朱真知灼見，其徒未必十分見到。然而開道學之宗風，樹名教之大節，歷宋元明以迄於今，智士仁人，肩背相望。則朱子一派居其十分之九。而王派之如梨洲、夏峰者，殊不多見。則朱子遺風於國防精神，民氣發揚，所關豈淺鮮哉！然陽明心即理說，以爲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則於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旨台轍。因之陽明固聰明絕頂人，而非理想之教育家也！

陽明三十七歲之春，以事貶龍場，始悟格物致知，至五十歲時，乃揭出致良知三字教人，嘗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又曰：「自孔孟既沒，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陽明蓋合大學致知，及孟子之良知爲一，以成致良知之語云。蓋陽明以良知爲固有，故曰：良知之在人心，無關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又曰：「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不同。」又曰：「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轍。」又曰：「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又曰：「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此見良知普遇存於先天者也。故良知即作爲倫理上百行之標準。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又曰「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又曰：「夫良知之與節目時變，猶規矩合度之於方圓長短也。一然則惟良知可以判斷善惡，依良知而行，即合於天理。故曰：「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是良知即天理，即心之本體，云昭然不昧者，故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又曰：「體即良

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審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心之體用，並爲良知之體用。」（註：謝無忌曰：「近世心理學者，以心之作用，有知情意三種。今更即知情意以求陽明所謂良知：（一）心意之作用關於良知者，如云：「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謂之意。此謂良知之動則爲意也。又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又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蓋良知能戒慎恐懼，能制遏邪念，皆意之事也。（二）情之作用之關於良知者，如云：「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良知之真誠惻怛，是情之見於行事之前者，」又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會無纖假者。好惡是情之並見於行事之前後者。」又曰：「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揜其不善是慚沮之情之見於行爲後者也，又言：「充良知惻隱之情則爲仁，曰：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惻隱之理。」又曰：「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三）知之作用之關於良知者，如云：「良知常覺照，」覺照所以覺善惡，即前知善惡是良知者也。又云：「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無道。」又曰：「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合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又曰：「是非之心如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又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又曰：「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極氣

之，而吾心良知一動，即罔然消沮；或過於內，或制於中，或悔於後，以此並知之作用矣。由是以觀，則凡心體之作用，無不具於良知之中。孟子雖言良知，迄至陽明，始加以精密之解釋，能致其良知，其亦何所不盡乎。」以上爲謝氏之說。以近代眼光，尙論先哲，可謂入木三分。嘗謂：「國防須參透人情以爲國」之旨，作戰宜識人心之隱微。」隱微之作用，莫大乎良知。大將不能自致其良知，於他人之良知其何闕然之有？若大臣矜功善私智以欺部下者，雖微倖於一時，終亦必敗而已矣。」

陽明論性，說承孟子。惜於宇宙觀罕所論及，然一心契合萬物之妙，亦時時於陽論間令人想見之，又有所謂四句教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數語實可括王學大意。（註：第一句可與佛氏真如，無明及康德善惡良心論符合，可知中歐印三文明，他日未嘗不可聯成一片也。大戰行告結束，中國一貫之哲學，必可化及全世界，而其效力遠過以戰止戰，守國者應知文事與武備之一致矣。）

陽明以後，可注意之哲學家，有清代孫、黃、顧、李、陸諸子，請分別論之：

（一）孫夏峯 夏峯，名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後講學蘇門之夏岸；故學者稱夏峯先生，少與定興鹿善繼友善，以聖學相砥礪，年十七，舉萬曆庚子鄉試，居京師，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尙以氣節。居喪一遵古禮，率兄弟廬墓六年。家故貧，日食常不繼；嘗與鹿善繼論學，自晨至晷，始得豆麵作羹，怡然無不足之色。（註：儒家精神，在大多數吾國人中，頗能貫徹。此於戰時推行節約政策，大有裨益。此次大戰，我國施行

戰時經濟較遲，又素無法治國，此種經驗，自不能與他國相提並論。然而士卒給養之惡，較任何國家爲最。苟非平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之教訓，深入人心，使德義軍隊易地而處，則盡人皆求爲俘虜矣。現今智識階級，皆知提倡生活與戰爭一致之說。實際吾國過去國防史，大率可作如是觀，古人殆卑見及此耶？今之論者，恆以少數肉食者之例外，概全國人，重誣國人矣，夏峯壽至九十二，明亡已六十餘，講學終身，蓋人心世道之憂，老而彌篤。觀於吾國近年抗敵精神，見重當世，正由歷代老師大儒提倡道學所致，先正典型，關係國運，信哉！

（自言：「從憂患因鬱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天啓間，魏忠賢亂政，大興黨獄，左魏諸公均被逮。夏峯不避危禍，力爲營救，義聲震一世。縉紳交薦並起。清初屢徵，亦隱居不出。晚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且爲康節、魯齋講學地，遂移家居焉。築堂曰象山，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夏峯持身，務自刻砥，而與人無町畦，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有惰容。有學問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註：故先輩將校之於後輩將校正須如是。）上自公卿大夫、及野人牧豎、工商隸圉、武夫隸卒、一以誠意接之。（註：今治兵者，對淮尉以下或出身雜牌者，宜知此意。）因此名聞天下，所著有理學宗傳等書，初峯在明世已有顯名，其學本出於陽明之緒，所言略近龜山而規模不逮。晚欲會合於朱、陸、王之異同以歸於一，學者多尊仰之；其學以慎獨爲宗，而於人倫日用，體驗天理，嘗言：「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理，子臣弟友盡分，乃終身之不能盡者。」又言：「自七十以往，每

閱十年，功夫加密。（註：我國防專家正宜效法）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慄而已。所著理學宗傳，和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志、庭頤、涇陽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湯斌耿介，皆夏峯高足也。（註：日本夙將，多得力於程朱；德國夙將，多得力於康德與費希德。受黑格爾之影響者，惟國社黨耳。由此可見：「一國之哲學思想，影響於一國之軍人精神。」德之軍人精神，遠受腓特烈之影響，又有康費二哲爲之導師，故其精神卓絕於十九、二十兩世紀。若日、德皆放棄黑格爾式之侵略主義，其是功豈可限量哉！然觀於夏峯之著理學宗傳，可恍然於精神壁壘之形成，必自有其歷史與系統；而一國之軍，戰勝攻取，或長期抗拒，能自立於不敗之地，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二）黃宗義 黃宗義，字太冲，號梨洲，又號南雷，餘姚人，父尊素，以劾魏闕死詔獄，莊烈帝卽位，梨洲年十九，袖長錐入都訟冤，至則魏闕已蕞死，雖夙與忠端仇者，又雖殺獄卒。歸，益肄力於學。師事劉蕺山。時越中承周海門之緒，緩儒入釋，姚江之緒大壞。梨洲約吳越高才生力摧其說。時蕺山專言心性，而漳浦黃石齋兼及象數，人比之程、邵兩家。梨洲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所學律歷諸書相質證。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材。梨洲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明末，嘗糾合志士，舉義兵以禦清兵，且至日本乞師。事不成，歸後，奉母走里門。肄力著述，復舉蕺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請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

以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變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註：宋儒理學，影響後代民氣，迄今黃炎子孫，國防精神，縣延不墜，正由有宋以來講學之風，爲之鼓盪激勵耳。末流於經書以外，雖多束書不觀，然以胸有孔孟之教，大德不致踰閑，清代君主，洞悉此情，故其提倡宋學，亦不後於有明。同治中興，名賢輩出。戊戌政變，接踵相望。迄於民十六年，屢次革命，而思想正軌，迄未變更。此所以馬克斯僻論，不容煽惑於其間也。惟真才實學，在某一時期，確因過重語錄，不求實際，爲之減少。幸今科學發達，但使人專一藝，空疎譎陋之弊，或可漸次消除，自今以往，但求不以科學之。而屏棄宋人講學風氣耳。蓋宋明式之講學，雖偏於人生哲學一方，即自然科學家，亦可以此代替宗教，資以修養，而軍人更不待言矣。且社會科學家，益可以進其所學，蓋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也。人心之轉變，國防精神之向上，即在今後能否恢復宋明以來講學之風氣而已。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李中孚也。說者謂：「梨洲之學，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會，自來儒林所未有也。」清世屢徵不起，平生著述甚富，嘗輯宋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又著明儒學案，爲明三百年理學之徵，又著易象數論，力辨河洛方位圖象之非，其餘不可勝紀，有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其明夷待訪錄與留則，言王佐之路，顧炎武見之曰：「三代之法可復見」也。

梨洲本蕺山高弟，故亦宗陽明之學，而以慎獨爲入德之要。慎獨者，卽所明致良知之功，故明儒學案，力主陽明良知之論。亦見其淵源有自也。然嘗辨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非，又駁王龍溪「性本空寂，隨物而有善惡」之說，蓋梨洲意在致用，故不喜空虛之談，而歸重於實踐也。故以修德爲心學，其明儒學案序曰：「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在，卽其本體。故窮神者，窮此心之萬殊，不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審築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欲必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本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註：余嘗語同道中人曰：「大學格物致知之義，王主致良知，朱主窮理。前者爲自誠明，後者爲自明誠。二者不可缺一，然良知之用，決非一致了事；終當窮理盡性，以應天下萬事無窮之變。則朱子之說較勝，惟格、致、誠、正、齊、治、平，本屬一貫。若必待凡事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着手誠意、正心、修身之功，則內聖之功，不知何日做起？更不知何日由齊家以治國，平天下，以達外王之功矣？故就修養說，宜以王說植其基；就爲學說，必以朱子窮理之說，先竟其緒，推而至於全部工夫，皆能逐事推求，面面俱到，二者各有所長，皆不可廢。且就大學原文所載「知止而後有定」，「物有本末」兩節推之，則致知之功，亦決非若王說之過於直截了當。此格物致知所以爲大人之學也歟！南雷力矯當時捨本逐末之風，而不欲黨同伐異，意在朱王兩說並重，學者不可以此序而附會之！求推國防理

論之極致者，更須詳察此意。又全民戰爭，本乎民意。若一國不以民本為主義，則全民戰爭難期有效。此意南雷所發揮者，直有燭照千古之概。謂辛亥年革命，完全由於此論所鼓動，殆無不可。今攷明夷待訪錄原君篇所載，大意以爲：「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君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使天下釋其害。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公，始而慚焉，繼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又原臣篇大意謂：「人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當時國家觀念不明，而梨洲之言已能如此，可謂特識矣。蓋國防以人情爲國，此種理論，卽禮記之理論也。附書於此，以供袍澤之研討。）

(三)顧亭林 顧炎武，崑山人，名峰，字寧人，又號亭林，明季屢試不第，遂棄舉業，屏居山中，講求明體達用，經世濟人之學，明亡，與同志共舉義兵不成。顧氏先世顯宦，其母王氏謂炎武曰：「我雖婦人，受國恩矣，今必死。」遂不食而卒，戒後人勿仕二姓，亭林自是益刻厲爲學，游歷西北諸邊塞十餘年，後卜居華陰，謂人曰：「遍觀四方，惟秦人慕經術，重處士，持清議，華陰縮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出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康

際間，詔徵鴻博之士，諸卿士爭欲致之。亭林豫告門人在京爲之辭。曰：「刀繩俱在，勿速我死。」所著有日知錄等書，尤長於音韻與地之學，多所纂述，唐鑑學案小識曰：「亭林貫穿經史，上通千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亭林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亭林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交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註：）黃出陽明而顧出朱子，兩賢無門戶之見，而有同歸之功，此豈一般陋儒所能夢見哉？至其以天下爲心，生民爲念，其思想影響後來，正未有已；有辛亥年推翻專制之舉，而黎洲之目可瞑，今也文化復興，正復有待，謬悠之輩，先後比肩，明者之慮，甘心束手，目下是也。嗚呼。亭林目瞑，尙有待耶？」亭林之學。宗尙程朱，力辨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謬，然其所論，關於哲學者至鈔。蓋理氣心性說，宋、明人所言者已詳，故清之學者每不深論也。亭林論爲學之要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亂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于治平之用，而無

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矣夫！云云：（註：觀此可知亭林之志，蓋深非陸王簡易直截之風，故以平近著實者教人；其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施行，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人道。」夫上下古今，儒家自來，卽具一種平天下大同之理想，而料其終可達到；故用則施諸人，捨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世法，凡詩書易禮春秋之刪述寫作，皆此意也。亭林日知錄之作，豈偶然哉？夫國防者永久之業也，內聖外王之學，國防理想之極致也，亭林之學，可謂深備內聖外王之旨，學者循此意以求國防之學，豈曰小補之哉？）

（四）李二曲 李二曲，字中孚，西安藍屋人；家貧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無不觀。遂以成學，隱逸自守，當世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入公府也。」再至並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既而母卒，康熙九年，門人請南下，入道南書院。發願高諸公之遺書講之，聽者雲集。又開講於江陰、靖江、宜興、自後屢徵，皆以疾辭，閉門不與人接。惟願寧人至，則欸之而已。晚年惟以所著四書反身錄教人。當是時，北則孫夏峯，南則黃黎洲，與二曲並號三大儒。夏峯在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爲石交。又爲孫高陽相國所折節致敬。易代後，聲名益大，黎洲爲忠端之子，蕺山高弟，又從之海上，資望皆素高。獨二曲自孤寒清苦中耿光四出，拔地倚天，視夏峯黎洲尤難。門

人集其遺書爲二曲集，二十二卷。（註：孫、黃、顧、李、其明季逸民中之龍象乎！此四人者，若以國防眼光評之，則孫李可列之國防教育專家，黃顧則可列之國防理論專家。以諸人之學，乃內聖外王之學，亦即理想之國防學也。孫、李之教人，黃、顧以之經世；二子與二子不同道，其趣一矣。）二曲論學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起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納。人孰無過？要在悔過自新；而悔過自新，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悔乃能自新。」又言：「學者但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陽明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齊、敬軒、涇陽整卷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於道未有得也。」是二曲之學，亦心學爲始。（註：著者於致知格物，常語學者：以致良知之說植其基，以居敬窮理之說繼其後。先爲自誠明，後爲自明誠。斯爲一貫之學；此即二曲之意。二曲於是爲通儒矣。德澤之健者，曷據此以教將，以養成國防之人才乎！）

二曲嘗因心體論易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及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之斂，即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欲以去欲存理爲務，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一。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即此便是退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如雷之勇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時以照四方，則兇災震且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蓋二曲歸本一心而注重踐履。或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却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覺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又謂：「徒侈聞見博雜，以一事不知爲恥者，皆玩物喪志之類；去道愈遠矣。」（註：二曲論易，可稱爲一種象徵哲學，中國哲學，妙在發明「意象」之論。伏羲氏以來哲學，全由八卦之象徵演變，以至於今；惟其有一種形而上見解，故後來道與釋之勢力，卒莫與儒京。此前人思想突過一切處也，孔子贊堯曰：「欽明文思，」作易曰：「何思何慮？」教人以九思。蓋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之深，慮之遠，然後可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心所欲不踰矩，故繫辭有何思何慮之言，夫兩軍相遇，彈雨硝煙，百忙中獲取勝利，全在直覺之天才。天才家何思何慮？即把握此一剎那間之睿智耳。睿智者，即由此無極而太極境界一動生陽之情景也。道德經所言，通於用兵者，即由孔老一源；儒老於易，皆各得其奧妙故耳。）

(五)陸世儀 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人，劉蕞山講學桴亭嘗聽講。明亡遂隱居不出，久之，始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已而講於昆陵，復歸講里中。當事者屢欲薦之，力辭免，桴亭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有所得矣，旣而豁然悟，乃亟棄之。始雖事蕞山，而後歸宿於程朱，著思辨錄凡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自象緯

歷以至禮樂兵刑政事之大，及歷代先儒得失，旁及異端，莫不窮究其所以然，立論一歸於正。陸稼書序而刻之。清初確守程、朱家法者，當時首推二陸；卽桴亭與陸稼書也。桴亭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程。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朱子遺法也。其論太極圖說，頗有發前人未言者，略錄數條如左：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由自周子開闢出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註：此見解由周易說卦第二章「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語得來。不過濂溪更添「人極」二字以發揮之，而桴亭更爲之大放厥辭耳。天人合一之理，東西所不能外。孫子十三篇中第六篇論「虛實」，亦是見得此義。彼執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一語以反對天人合一之說者，多見其懵懂而不知量耳。」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

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應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註：自古哲學家，千言萬語，不外乎求真理；求真理不容有絲毫

客氣存在，有客氣，則理智不純，理智不純，則憑意氣立言，憑意氣立言，則憑意氣用事，故凡事之不由哲學理智出發者，皆由意氣爲之障礙也。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有一毫意氣存在，則債事矣。故真正兵家，捨無欲以用靜，無以爲統帥，此孫子九地篇所以謂將軍之事靜以幽也。）

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象。（註：粹亭此條，蓋以爲：「言性離不得氣質，一言氣象，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又謂：「諸儒說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獨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只是就人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有性善，此類並有深湛之思，而確然目有所見，其論性，與羅整菴、楊晉菴相出入，與近世心理學所確認人生而具對人之同情心云云，正相符合也，治軍者識透此意，然後可以做到上下一心，出入死生矣！」）

清代中興名臣，爲會、胡、左、李諸公，其國防作戰計劃，著者已另爲一文以敘述之，茲先錄取會胡治兵語錄，以考其治兵之精神，附註如左：

一、會胡之論將才 會之言曰：「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於名利，第四要耐勞受辛苦，治兵之才，要公明勤，不公不明，則兵不悅服；不明則營務

鉅額，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到臨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勇深沉之七，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寐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與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註：文正劈頭所云四條件，談何容易！蓋軍人而兼明政治，是文武兼資也，不怕死，則殺身成仁也，不急急於名利，則董子正誼明道，不計功利工夫也，耐受勞苦，則體力之健全也，若四者兼備，必其爲國防人才，湘軍當日人才，豈能一一如此完備乎？曰：文正特備此一種理想，稱之爲完全將材耳。文正知其必不易求，故換言之曰公，明，勤，此三者，人人做得到，勉得到；若其不可，則但就其能果於殺賊者，備折衝之選而已。惟名利之患，往往累及長官，害及同輩，致敗壞全軍風氣，總而言之，忠義血性，乃爲根本之根本，此實道破近代將校團之作用，文正雖未明言將校團，而成敗利鈍之關鍵在此，實已抉擇無餘矣。）又曰：「帶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註：上言公明勤，此言勤恕廉明者，殆謂勤者人人可爲；廉與恕則公；明較難於勤而可學也，四字中，應著重一恕字，蓋恕字，孔子以爲終身可行之一言；儒家之學，不外忠恕，文正於此處標出，具徵其學有本原也。）胡之言曰：「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註：此與孫子五德相出入，但無「嚴」字，「信」字卻已包括，實際仁者必有勇，未有勇而不能嚴者也。且孫子

僅列嚴字於五德之末，儒者認此爲易事，故不常常道及之耳。」又曰：「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敢，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矯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飭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註：文忠於此論，惡惡兩種人物：「前者重在浩氣舉；事後者重在剛而無虛，朴以不欺，」前者出以積極之作用，後者出以消極之作用，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功夫深，則由毋自欺，進於正心修身，得水到渠成之妙，而不然者，紕繆實多，就中誠如文忠所言：「矜矯虛浮，顧忌多而趨避熟。」昔日防營，今日訓練稍次之軍，皆不免此病，故求其互助共濟，協力同心，良非易易，此文忠得自經驗處，吾人正宜視爲實訓。」又曰：「將材難得，上駟之選，未易猝求；但得樸勇之士，相與講明大義，不爲虛矯之氣奈大之詞所中傷，而緩急卽云可恃。」（註：近代將校團對入伍生教育，實先自樸勇二字入手，蓋樸者真實無妄之謂，勇者軍人本分，教將者於受教之士——入伍生，豫防其他日爲將，染受虛驕誇大之病，而忘其軍人本分，則士習豈有不端？而全般將校氣象豈有不蒸蒸日上者乎？）又曰：「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勇敢倡先，是將帥之本分；而廉隅正，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歷久常勝。」（註：屠狗之士，未必不可立功，然操守則未易言，必自理想之將校團出身，方可以言武德，若僅備五德之一——勇之一字，未嘗不可見用於一時，然其影響及於全般與及於將來者，未必有效，故以勇敢廉正三者兼備爲高，又治軍終局之目的何在，亦曰：「士氣固結與歷久，常勝

耳。若於二者無關，則僅爲個人之得失，於全軍之榮辱何關焉？又曰：「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尙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平時一一稟承，奉命惟謹，臨大難而中無主，其識力既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註：文忠此論，足見其用人不拘一格，而「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一語，正覺識見高人一等處，結論以爲：「有識而後有膽」，準此教將，其誰不勉爲庸中佼佼，鐵中錚錚耶？

曾公又云：「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金錢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註：曾公此論極高，然榜腹從公，猶能殺敵，此非有絕大之感化力不可，故非德望足以服人者，決不足以語此，曾公之言，殆夫子自道耳！又云：「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不效，盡人事以待天命而已。」註：統領營官，在當時爲一最小之團結單位，此理與今特重團連二長之級者，用意相同，第一義爲軍人精神，第二義爲軍政軍令，曰此外如何云云者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奪」之意也，又「再斯可矣」之謂也。又云：「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吾用；且觀其高自矜許，亦似宜於剿土匪，而不宜於當大敵。」（註：湘軍章制戰法，多本於王璞山，然王氏與文正始終不同其行徑；大賢在望，交臂失之，良由心地褊狹，故不能成大器，文正譏其「高自矜許，宜於剿土匪而不能當大敵。」吾

謂王氏衝鋒陷陣之才，有餘，而不足語於國防人才，今之談兵者，頗多犯此病，才不如王氏者，更無論矣。」又云：「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爲上選。」註：此較前言四美並具者，少一「才堪治民」語，亦可稱一將之才矣，唐太宗評魏武：「一將之才，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正以阿瞞僅能於此三事，實資勞勞做得到耳。」

胡之言曰：「李忠武公續資，統兵鉅萬，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兵，無不爭思倚重；其臨陣安閒肅穆，厚重強固，凡遇事之難爲，而他人所畏怯者，無不毅然引爲己任，其駐營處所，百姓歡忭，耕種不輟，萬幕無譁，一塵不驚，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諸軍，實其明足以察情僞，一本至誠，勇冠三軍，累救弁兵於危難，處世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註：駐營處世，百姓歡忭，可謂才堪治民矣。引他人所畏怯者爲己任，可謂不愛其死矣。不畏難，可謂不汲汲於名利矣。勇冠三軍，救人危難，可謂艱苦卓絕矣。曾文正理想人才，殆一身兼之！讀李忠武公傳至此，深覺其有春秋戰國古武士之風，至其文武兼資誠足以膺國防人才之選，惜其年壽之不永也，然而胡公寫此文不啻夫子自道耳。相傳，胡之對李，以世誼故，恆執猶子禮，李公謂其以術羈縻；然而津津樂道，又甘爲之用，此湘軍當日所以爲理想之將校團欵！」又曰：「烏將軍蘭泰，遇兵甚厚，兩不張蓋，謂衆兵均無蓋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兵。」註：風氣之由剝而復也，直接者固受先知先覺影響，間接者亦有同聲氣相應求之效焉，烏公與會胡並世生，統兵在前，居然有名將風，會胡起而烏公已歿，在同一戰役，一則死哀，一則生榮；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胡公引

爲同調，烏公不朽矣，精神之力偉矣哉！」又曰：「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將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無奇，遇險而覆；有奇無正，勢極即阻，智多勇少，實力難言；勇多智少，大事難成，而其要以得人爲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設五百人之營，無一謀略之士，英達之材，必不成軍；千人之營，無六七英達謀略之士，亦不成軍。」（註：今之言戰術者，重在襲擊與牽制兩作用，而運動亦與有力焉，古人所謂奇者，屬於襲擊之作用；而正字大半屬於牽制之作用，然牽制與襲擊，互相爲用，何者爲主？則隨敵情地勢而變。若以古人之說例之，所謂奇中有正，正中有奇，是牽制與襲擊，亦互相爲用，此則孫子虛實之論矣。觀人誠非易事，大要如孔子「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說，亦足以盡之。仍在吾人隨時經驗，積久庶幾得之耳。百人之營，得一人，千人之營，得六七十人，亦可以成軍，此第言得人之效，舉其概數。意謂：「無此若干有力幹部，長官一手一足之烈，於事初無所補也。」故用人之人，必須識人。）又曰：「貪功者決非大器」（註：貪功者恆不免伎求，爲將者貴能犧牲以成大我，何伎求之有哉？不伎不求，何貪之有哉？）又曰：「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爲大將戒貪功而誤大局。」（註：此處小將云云，蓋指衝鋒陷陣之將，即今技術將校，或一般兵科將校而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若處小將地位，而高語大軍統帥，或國防作戰整個計劃，則寇敵啓輕視之心，而士卒懈致果之志，豈不殆哉？若夫大將則不然，不貪小功者，所以成就其大功也，抗戰之初，累作機動退却，而不拘守一城一鎮，卒能與強國聯合以致命於敵，良以使用游擊隊襲擊其後方，同時以據點支持其正面；大體鎮靜以待動之道，此固大小將所共知，幸可自

神明於曾胡兵法規矩中耳。）

二、曾胡之用人 曾之言曰：「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註：儒者之道忠恕而已矣，轉移人才，恐人之不能自即於才也，培養人才，恐人之不能蔚成其才也，考察人才，恐所用非才而誤國家之大計也。前二者爲恕道，後者爲忠道，治軍者知此，烏有不得軍心而副報稱者乎。）又曰：「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註：此數語文正殆自經驗得來！修己而後可以治人；己之才足以陶冶人，則人人被陶冶爲真才，所謂己立立人，殆無疑義，將帥人格所以頤指三軍，叱咤風雲，而編裨之將，甘爲效死而不辭者，人人在陶冶中故也。每見無能之將，用人不收效，輒謂當世無人，當世豈真無人耶？其真不知人也！故文正又謂：「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并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推崇之詞。初非預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守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簣以失鉅鱗，斯先哲之恆言，雖愚蒙而可勉，嗚呼，得之矣！」）又曰：「求人之道，須如曰圭之治生，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缺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材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心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言語，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沸，兩者之間，厥咎惟

均，人非大賢，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七人理財，竊顯師之，（註：文正此論，蓋以官氣針對前清廢敗官僚，而令鄉氣針對當日鄉黨自好之士，未數語，引用趙廣漢、劉晏之用人方針，可知文正用人，重在利用有朝氣者，有學問者，當時捐納人才，與今之好爲攀援，委瑣醜齷之輩，無論其在軍中與否，悉不足以當文正之一顧矣，此湘中武將所以多出自書生也。）

胡之言曰：「一將豈能獨理，則協理之文武員弁，在所必需，雖然，軟熟者不可用，諂諛者不可用，胸無實際，大言欺人者不可用，（註：文忠所不欲用之三種人，何必當日？現今遍地皆是也，文忠何以深惡痛絕之如是？曰：此三種人，皆好爲欺言者也，欺言不聽，姦乃不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又曰：「遠佞人，」此爲邦之道，豈獨治軍爲然耶？）又曰：「營官不得人，一營皆成廢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廢物，什長不得人，十入皆成廢物，濫取充數，有兵如無兵也。」（註：文忠可謂得身使臂，得臂使指之妙用矣。以堯舜之智，其得方處，不出「在知人，在安民」二語，營哨官什長之得人與否，其權在統帶官，以用人之權委之知人者，則一人得而萬衆皆得矣，此治軍之要義也。又曰：「選哨官什長，須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衆人之氣，不十分廉不足以服衆人之心。」（註：治軍以勇氣爲主，而全軍平日之趨向，以所屬高級長官爲主；臨敵之際，則兵士恆以頭目爲主，什長頭目也；哨官又將校之接近頭目者也。臨敵無敢死之哨官什長，則兵之氣餒，而高級長官平日之教育，盡付東流矣。廉之一字，談何容易？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必謂廉潔爲智識所專有，

亦非也，且智識階級，果人能盡廉潔耶？亦視乎風氣之轉移而已，故勇以外之廉，在什長以下，或為難事，然亦當懸此格以期之。又曰：「近人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爭先恐後，即異日首先潰散之人，屈指計之，用人不易。」（註：奔競之風，晚近尤烈，雖有極好長官，遇此等部下，日以昇級、求差、陳請、滋擾，長官苦於人事之難調劑，往往正在日起有功之際，因此前功盡棄者有之矣。此等人正宜投之有北，以息澆風，而人事當局，亦當盡心職守，實事求是；勿使國家法令徒具空文，改頭換面，仍守舊轍，則奔競或可稍息乎！至於臨陣先退，豈特無勇，直由人格卑下，入官者忘其本分，而日日思出其位，尙何人格之可言乎？

戰場心理學纂要

第一章 平戰兩時將校士卒心理顯著變化之原因

第一節 有形之原因

有形之原因二：一曰年齡之差異，二曰生活狀態之變異。

其一 年齡之差異

平時兵卒通常廿歲至廿三歲，相差不過四歲，戰時則由十七八歲至四十歲，甚至超過四十歲之年齡編成之。

此項年齡之差異，常然在生理上，對各種抵抗發生變化，此項抵抗力之變化，更與精神活動上以相當之變化，就中對於作業疲勞之感覺，及對於疲勞痛苦之感覺，隨年齡之增長而感覺，因之急遽銳敏，又年齡差異之關係乎性格，尤極明瞭，關於此點，試就以前心理學家說明之事件研究之：

1. 五六歲時，想像力極其旺盛，且其旺盛出於自發而耽於空想，且好奇心亦極其旺盛，雖至微極細之事，求見而知之，聞而知之，爭持甚力。

2. 兵卒之中，精神年齡，不殊五六歲者有之，此等人目擊戰場生活之近乎原始，大可發揮其性格之特長，就中好奇心之旺盛，於尋常戰鬥間因頓無聊之際，最易看出。

2. 十歲至十五歲，漸能認取統一個體之印象。

好奇心與行動結合，則狩獵本能因之發達，此傾向可使人在戰場，對斥候與監視哨等任務，不惟不覺其苦，且樂於從事，雖此種地方，大含有名譽心與功名心等之作用，然此等作用亦非僅限於此等心理也。

3. 合理之思考作用，由十七八歲開始，二十歲至二十五歲時代，表現最爲顯著。

4. 三十歲至四十歲時，對現實生活，極感興趣不似青年時代之空想，亦不似老年人之一味懷舊而少感興趣，故有一種理論不如實行，與再斯可矣之傾向，連長，准尉，上士，後備兵等，大都爲此一時代人，此時代之遲早，因人而殊，然不得一概而論。

5. 四十歲以後，善惡兩種性格，皆帶固定之傾向，頑固也，偏僻也，皆形容此時代惡一方面者也。

6. 四十五歲至五十歲之間，注意周密，動作審慎，一方面自負心甚強，若曰，吾人青年時代，努力尤多焉。

其二 生活狀態

平時生活許多地方，均極其規則，勞動與休息之關係等，通常以合理方式行之，反此，戰場生活，極不規則，不合理，有時須忍耐極端之疲勞，而有形無形之強烈刺戟，更常常苦惱其神經。

兵營生活，未嘗無相當之娛樂，一至戰場，則衣食住往往發生問題，此等事實，恆足以

影響戰鬥員之精神生活。

第二節 無形之原因

影響精神生活之無形原因，爲紀律，思鄉心，與生命之保障三事。

其一 紀律

平時軍隊，在各級幹部嚴重監視監督之下，諸規則嚴格實施，紀律因之嚴正。

反之，在戰場時，生活比較自由，以上各點例之平時，大有差別，以云觀念，若曰：此非戰地耶！明日之生命可逆料耶！絮絮叨叨，果何爲耶！充分紀律，勢不可行。

其二 思鄉心

平時兵卒，無非獨身，思念家鄉者，百不得一，反此戰時兵卒，或已爲人父，爲家主，或與此類有相同責任者，故在家鄉，有必須扶養之妻子及老親等。

此等在鄉者之生活，因其爲戰時，與平時家主出外者全然不同，因此戰場將校之思鄉心，尤爲強烈。

其三 關於生命之保障

平時兵卒，關於生命，有絕對之保障，戰場對直後之生命，則無論何人，皆無保障，故精神因是緊張而尖銳化，強烈之刺戟，常直接作用於神經而威脅之。

第二章 由役種變化與時間經過觀察之將校士卒心理

第一節 現役將校與豫備役將校及戰時將校

受正式教育，一度以現役將校之身涉世，以移編入豫備役之老將校，表面上以軍人論，似不及血氣方剛之將校，但彼等在處世上，經驗既多，常識豐富，此等美點大眾周知，此種由歷練得來之人才，遇事必能具深思熟慮之餘裕。

二十歲前後，由戰時速成短期教育任官之少尉，叱咤部下之老國民兵，由三者觀之，與其謂之滑稽，無寧謂之悲慘，根據此種時機階級意識之服從觀念，為戰場上最必要而重大之事項，但往往此種關係，欠缺圓滿，就中青年連排長，往往于突擊時由兵卒後方，越出壕外，老兵卒對於此等將校之感情，可見見矣。

依戰時特別補充令，於戰地由頭目兵卒階級昇進任官之將校，皆由兵卒時代從事戰役，其本身經驗，於兵卒身負鎗枝及背囊之狀況，充分了解，關於此點，比之戰前現役將校，自有獨到之處。

戰前現役將校，手下兵卒，皆為壯丁，以為理應如是，實則一旦有事之際，各種各樣人物，皆以兵卒召集入營，此項人員，其中間或習於舊染，不易振作，亦有身膺相當官職位階，不願他人視同尋常兵卒一例看待者，蓋祖國多事理應犧牲，自任以忠勇戰士，非出於他方面之強迫也。

現役將校具有豐富之軍事上專門知識並習慣嚴格之統御。

豫備將校就中老年將校，洞解人生之裏面，較之經驗缺乏之現役將校，善能考察部下心

情，具有附與適合其特性諸任務之技量，但年齡過大，則部下青年不與之共鳴，亦大可注意者也，惟長官常對部下有溫厚之同情時，部下對之，往往不待要求，而得良好之效果。

後備將校缺點例證，日本砲兵上尉內山氏會記載如左：

鄙人於明治廿八年八月二日，任後備步兵第四團第二營營附，於同年三月十五日，由宇品起亟旋，服熊岳城、蓋平城、海城等處守備勤務，同年七月十六日凱旋於宇品港。

此戰步後半期，目擊後備隊服務，將校缺乏親睦協同之觀念，形式上雖相互愛重，其實不然，此種軍隊，果足以應付實戰耶！

征俄之役，三十七年三月六日，被編入後備步兵第二團，任海城及遼陽附近之守備，因病辭職，三十七年十月廿五日回抵宇品港。

軍醫丁氏曰：此戰役較之廿七八年戰役，日本將校之意氣甚衰，其尤甚名，老年將校之中，竟有毫無鬥志者，愛護部下之精神，亦較廿七八年戰役更形缺乏，此如兩次戰役之所感，不勝為邦家隱憂者也。

第二節 老兵與壯兵

開戰之初，三十五六歲以上會充現役兵而受過正規教育之老兵，與二十六歲前後猶未充現役兵而受正規教育之新兵，其敵愾熱誠，發自善良權利之自覺，其對於家族與自身之顧慮，均被犧牲於効忠祖國之一標語。

但心之緊張，求其永續，無論何人，皆不可行，以上所述國民熱情，隨時日之經過，變

爲靜穩之輿論，各人思想，均由生活上之條件及其他道德上之地位等等，各表現其特質。

此種情形，在變換不定之運動戰無論已，在戰況固定而無大變化之陣地戰，實有重大之意義，試由此等見地，就老兵與壯兵之思想比較觀察之。

就年齡上觀察，漸次耽於安逸生活之後備兵及國民兵，猛負沈重之背囊，從事戰場之劇務；身體上之勞苦，自較青年兵卒爲大，但老練兵卒，通常人數，較青年者爲多。

彼等初到戰場，因環境與生活之突變，無暇顧及鄉里，惟經過若干時日，習慣戰場生活，已有思想上之餘裕時，則思鄉之念，油然而生，蓋家庭失去活動之人，家業因之衰退，子女等因妻子代替本身，主持一切常常耽誤教育，加以物價騰貴，生活感受威脅，此爲故鄉一般之狀態也。

老兵曰：余有妻子必須生還，壯兵曰：我等無此顧慮，但家中有可愛之父母兄弟，老兵洞悉本身生涯之最高點與最低點，其於將來，無特別之希望，但我等均有可寶貴之未來，有以此未來而身先朝露，殊爲最大之苦痛云，但亦有全然作反對之思想者，若曰：吾有後代，死亦無妨，或曰：既有父母兄弟，當求無忝所生，忍恥言歸，有所不可云云，事實上作如是想者亦自不少。

以上所述，不過簡單之觀察，非真正之思想，實際自青年言之，因惡死而畏懼戰爭，除胸有煩悶者當之，真正青年，決不畏懼戰爭，且常樂於探求戰爭間所引起之危險，與冒險悲慘等等強烈之刺戟，故於斯壕戰之無此等強烈之刺戟者，反覺其苦焉。

老兵對不安與躁急之運動戰，一般厭惡而樂於從事比較，靜肅之塹壕戰，行軍尤為彼等所不喜。

處第二線師中，甯任第一線部隊之塹壕勤務。

第二線各師宿營狀況較為良好，有運動等之自由，並有娛樂之設備，但常有伐木與補修道路等作業，為往返此等作業場，輒需要相當距離之行軍，加以施行不斷之教練等，此等皆老兵所最嫌忌，加之對砲戰之掩護，比較第一線，力量較小，砲彈危險，亦較前線所差無多。

塹壕內老兵作業能率，通常較壯丁（二十歲前後短期教育之補充兵）為大，彼等不似壯丁之好作閒言閒語，亦不喜諠浪笑傲，但靜默從事作業，彼等無所謂熱心，無所謂名譽，唯由彼等年業上經驗所得到之持久力使之活動耳。

反此壯兵使用本身之中力，極不經濟，故不須臾即趨於疲勞，且不中式者比較多數，就中開戰後經過一年補充而來之壯兵，不能起火補袴與訂結鈕扣者較老兵為多。

陣地戰之攻擊，準備於較長期間，此準備須時時刻刻努力完成，雖在一兵一卒，於彼我狀況，比較知悉。

運動戰就中國外之運動戰則不然，周圍狀況如何變化，將來如何演變，到底無從豫知，兵卒亦決不求其知，凡努力求知此等事情者，徒是以消耗神經，只有虛度時日，各向最近之任務進行而已。

將校於此點亦大致相同，只有拘束於連營之熱狹範圍內，決不置慮於此以上之事，由是豫想興趣味全受限制，軍與中央部策畫之方略與作戰，決不顧及，且亦無從知悉。

人有恆言，兵卒只知戰鬥爲分內事，而不知戰爭之爲何，誠哉是言也。

天真爛漫而無先見之精神生活，其一方面有令人甘冒危險，忍耐一切之力量。

茲照錄東西將校之經驗談若干則於後：

歐人步兵少校某著從軍所感，載就一般兵卒仔細法意所實驗，凡三年現役完畢，遞服一、二年豫備役者，體力氣力，不甚劣於現役兵，其思慮周密，熟於應用，母審認爲戰鬥力量強，在此以上之豫備兵，年數經過愈久，心身活力愈減，軍事能力次第薄弱，故次一等之戰鬥力，應推三年現役兵，比在初年二年住營年數短少者，戰鬥能力自較拙劣，其最低者，直與補充兵無異，故恃社會或中等學校之國民教育，決不足以效用於戰場。歷戰談話集載：日本步兵第四十五團原島耕造云：戰鬥在初戰反多勇敢，不久變而爲胆怯，其後再經過若干次，方能具備真正之勇敢，沈著與機敏諸種性質，換言之，經過戰鬥回數愈多，自然感覺敵之砲戰與小鎗彈之效力，在何處作如何狀態，同時自然感覺，危險時應警戒與需要機敏之要領，戰時新來之補充兵，死傷所以多者，正由此耳。

步兵中尉原田政右衛門著日本之黑暗面載：在鄉兵無論如何沈着，如何得要領，若同時無神經過敏之現役兵處於對象之地位，此輩希望之件，絕對不能見諸行事。

步兵上校赤松寬美稱：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九月遼陽附近之戰鬥，後備步兵第十團，於二

日午後五時佔領八顆樹村，八顆樹村者，謂該地僅有農民數椽也，敵之障地，於同村前方約三百公尺處，作半圓形，成包圍狀，當敵之鎗砲火集注該村時，淒慘已極，砲彈斜貫屋壁，留徑數尺之穿孔，瓦片飛散其左近，又村內樹木爲砲彈燬壞殆盡，面敵屋壁所印彈痕，不留掌大之餘地，所謂彈巢與彈丸雨注之形容詞，至此始覺見之。

當此慘談情況之下，自排長以及所部，全喪失鬥志，惟知利用土壁地物避免一身危險而已，予此時思念：敵襲且至，倘不豫爲之防，必至束手待斃，並覺此時不可再有耽誤，乃挺身而出，左顧右盼，激勵部下，穿土壁，作鎗眼，尤注意設置足臺於較高土壁，構成二層鎗眼，薄暮敵之一部，果然來襲，全連氣餒轉盛，予特顧慮兩翼，不斷往來其間，聞一卒連呼：連退却矣！連退却矣！咄嗟之際，不暇致詰，突掌難之，問其所以，曰：排長命也，予啞然失色，幸得防制未然，謂非天祐耶。

歷戰談話集載：人見中校云：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三日四台子北側，敵之砲彈掠土壁上而過，旋迴跳動，信管震飛，情狀極慘。

各兵卒擁擠一處，競向安全地奔馳，其中一發砲彈掠兵卒頭上飛過，一兵卒怖而伏地，不敢昂首，某將校呼起之，譏其怯懦，問其胡爲至此，則數日前初到，第五次補充兵之一也，宜其不諳戰味矣。

於是該將校自立於如雨之鎗砲彈中，示補充兵大衆以模範，曰：諦視余敵彈着余否？於是他連兵卒覩狀，抱頭鼠竄一處者，皆啓身歸隊。

以上今所謂現場教育者也，補充兵之教育，實力最難而最必要之件。

人見又云：三月五日，該連任軍旗連，於敵前李官堡東方沼澤中冰上伏臥者半日，敵於其間，由屋上射擊，該連不少動，直受之大小便皆無法排泄，尤以腹部受冷爲最苦。

余爲振起士氣故，週歷其中排左近，彈丸墜余側作響聲，其中有死於正在豫備放姿勢中者，怯者有因懼怕敵彈埋首土中，上面印有面形者。

此等事件，多見之於受短期教育之補充兵，此兵卒之面，固極滑稽，一念其怯懦至是，不禁憤恨，乃叱之曰：必死時殆無法避免，軍人教育程度，均實現於此種時機，倡導短期教育而眩惑於形式教育者，輒生此種缺陷，可不戒哉！

德國嗎登戈茲於所著國民皆兵論稱：青年比於壯年雖體力之鍛鍊，有所欠缺，然於互相間反對之見解，多不置念。一切苦難，夷然受之，此則視壯者爲優。

等性命於鴻毛，惟青年能之，青年未受過世間種種束縛，亦未爲習俗所染，對本身急待解決之一切難題，從不陷於失望。

譬之登山，青年對於坡路之長短，決不顧及，其旺盛之好奇心，使彼等趨於好戰，不似老輩之貪圖安逸與快樂，而能夷然挺身戰場，不辭勞苦，此等狀態，於驚心動目之戰爭，最爲緊要，國民之價值，民族之元氣，即存在此等青年之中。（中略）。

在特別時機，老兵於第一線，亦可收善果，此由於桑梓危急，不得已執戈自衛之意氣耳。

老兵於退營後，迄動員爲止，從事民間事項，失去軍人生活之習慣，彼等在許多地方，飽嘗世味，意氣銷沉，無復當年活潑氣象，有時浸染社會之惡風潮，此等人決無爲國犧牲之有利傾向。

第三節 新到戰場兵卒之心理順應過程

新到戰場之補充兵，最初編入第一線時，頗值同情。

何則？此等人不能如其他戰友之易與戰場相習；而須由此時直與非常之困苦與危險相奮鬥。

彼等初到戰場，編入危險與不安程度較少之戰線時，極易與戰場生活相習，苟非怯懦者，對第一發榴彈，必以好奇心忍耐心與安靜之恐怖心混合之，一種異樣誠情經驗之，軍人受過彈丸洗禮之一語，實與彼等以非當之力，由是彼等氣餒突增，甚至排斥遮蔽物，以爲匍匐而求不死，等之卑怯一流焉。

既而是等好奇心漸次喪失，無利益之勇氣，失去力重，行動乃趨於慎重。

久在戰場之中者，往往重發敵彈到時低垂頭部之舊習慣，此種習慣何以重發，頗不明瞭。同時一度幸運，直至最後期望幸運之感覺作用極強，亦係事實。

負傷者之中，此種轉化，立時復起。

兵卒對各種不安，常由廉價之瞬間慰藉以拯救之。

「形勢當不至惡化」，「任何彈丸不至命中」，「予爲不死之身」，「直至目前無恙」，「凡事

有命」，「輕視死者不死，退縮者等於求死。」此類簡單語句，均足以抑壓恐怖之心。

新到戰場之補充兵，大抵志氣旺盛，戰場常識無論已。一般軍事常識，均不充足，對戰場發生凡百事件，是否出於我軍計劃所豫定，或由於意外發生，或為喜慶之徵候，或為悲觀之徵候，均不能看破，因此彼等往往以不明瞭之故，徒然憂慮恐怖開戰之初，指揮者與被指揮者，同樣缺戰場之常識，故犯同樣之聯想。同樣之感想，互抱同情，相與鼓舞，既而有新到戰場與早在戰場者之分，其心理之構造不同，故互相間不能發生同情之關係，於是新到之兵，倍覺無聊，而起不安之感。

更事者不斷管理此項補充兵，自了然於其心之構造與其活動型式，較更事者有極不相同之處，由是得以正當理解彼等心中，寄與以同情而教育之，然在最初時間，更事者因無此等餘裕也。

本以上見地，補充兵於內地受一番應急教育後，大可迅赴戰場，使在戰地由更事之幹部，加以懇切適切之指導，然後進出第一線，如此實施，自於教育上有利。

茲列經驗之談如左：

德國軍事家宿爾池之言曰：因補充而新到戰場之兵卒，最初封鎖塹壕中時，並無不豫之色，而為正直與善良之觀念所支配，其對將來，抱遠大之期望，任對何事，悉以善意解釋之。

更事先輩，對彼等極為歡迎，彼等到時，氣象一新，或唱軍歌，或縱諸謔，過去大言壯

語，悉成絕妙好辭，但經過一星期，此境此情，即不再持續，而自趨於靜肅沈默之中。日本士官學校編小戰例集載：某上校言：余於日俄戰爭時，爲騎兵第三團第一連之一排長，迴思動員令下迄到戰場之心理狀態變遷所經驗者如左：

1. 動員令下，值明治卅七年三月七日，當時並非有行赴戰場之決心與覺悟，一如將赴機動演習者然。

2. 三月二十七日，乘坐軍用列車出發衛戍地時，不覺惘然有動於中。

3. 輸送途次，在許多停車場，受國民熱烈之歡送，對此覺意氣爲之一振，並覺悟本身當有以副國民之期望，與吾人責任之重大。

4. 大阪給養停車場一婦人出書畫帖，乞揮毫，乃書伊豆凡夫書「稚子意氣壯，兩手力拔山」俳句贈之，此時感覺國民後援，增加軍隊之力量不少。

5. 五月五日迄九日，於鹽大澳施行上陸作業，十二日，本團以搜索敵情，與爆破普蘭店附近鐵道，出發該地，此時心情較出發衛戍地時，更覺吃緊，此譬之獵師登山，但求獵物加多，急功近名之心，固所同有耳。

6. 普蘭店鐵道爆破完畢時，不勝快慰。

7. 五月二十六日，擔任第三師長直屬騎兵隊，位置司令部近傍，初次聞砲聲超過頭上，夙無經驗，毫不覺其恐怖，此時爲縱觀照相館及油畫館然，心情不勝其愉快。

8. 午後負傷者或經擔架或被扶退後，見彼等染血，始覺本身現在戰場。

敵之軍艦出現金海灣其砲彈通過頭上，不覺俯首。

9. 入夜連作追擊戰，途中見不少戰死者，既而在卅里堡停車場內見有繡帶染紅，血淋漓如山積，默念曰：戰爭乃如其可怖耶！實際絲毫無恐怖之感覺。

10 六月十四日得利寺會戰，聞鎗砲聲響，頗覺不快，然不覺恐怖，幸未流於卑怯。

同小戰例集載：萊中校言：將校目兵馳驅戰場，就中第一線，受彈丸洗禮回數愈多，愈能習慣出現戰場中諸種危險光景，同時胸次安定，氣力強固，危險觀念渙然冰消，呈自若狀，例如小鎗彈掠身邊而過，精神絲毫不覺其動搖，對砲彈亦然，惟爆藥在本身傍炸裂時，犯及肉體中樞，凄然作響，與一經觸及任何物立即粉碎之慘狀，對此習慣，似須相當時日，自另一面觀察，砲彈較小鎗彈遭遇之機會較少，甚為可惜，然逐次減少五官敏捷感覺之程度，亦係事實也。

又中西重砲兵上尉言：一度受過敵彈洗禮者，恆以暴露敵前行動為策，此就行動之秘匿而言，宜加制止，惟戰爭末期，此等人竟有變而為懦弱者，戰役中馳驅原野者，乃至因畏死而對於地雷雷彈不發彈等，過度敏捷感覺，行動之自由，如受束縛焉。

俄國從軍記者英人裴亞士筆記載：最初一日戰鬥，以恐怖之故，絲毫不敢眺望塹壕以外。

既而習慣戰鬥，乃伸首出塹壕外，眺望前面。

此時前進號令與四週飛來彈丸絲毫不介於意。

於是狙擊敵人成爲一種遊戲。

第四節 戰爭繼續中將卒心理之變遷

開戰之初，病人佯爲健康，但恐不合格，甚至打開胸部，誇示胸圍中式，求所謂近眼或視覺障礙者，杳不可得，就中有以堪負背囊請求徵取等事，迨時日經過，合格者乃僞爲疾病，於攻擊突擊前進行軍等，厭惡已極，同在戰場時，則希望派入兵站或後方印刷所，或內地勤務等，祈禱不日克復和平者，往往有之，（此特點因國情而有顯著之差異）。

又老年兵卒厭忌勤務，不得已服勤務者，缺真摯之情，派赴戰場無論已，即對召集亦覺其苦痛。

生理心理均達老境之國民兵，不斷彷徨煩悶與愛惜自身之間，在此狀態之下，彼等就兵役義務，較既就兵役者，有形一面，雖獲取各種利益，然絲毫無利益之感覺也。

已服兵役之戰友，經過兩年間在營生活後，屢被召集，參加勤務演習，其他人員，當此之際，或經營各自生活，于戰爭開始後，或開戰後經過若干時日而被召集，或早經召集而派赴戰場較晚，此皆在相當時間，避免危險與不幸而來者也，亦有拋棄此等念慮，自稱年及四十，仍當服從兵卒勤務，惟心身脆弱，但求軍醫證明，免其過於勞動而已。

青年將校，與此亦有類似情事，往往開戰之初，帶一種不堪入耳之口吻焉。

又對敵感情，往往以好戰狂之心對待敵人，但經過若干時日，理性之力，勃然興起，不似向者之徒逞感情，不加熟慮，失去冷靜之意識者，此時戰鬥員大部，任何利益，不能變更

其素志，所謂武士之心情即愛情，油然而生，敵之死傷者無論已，即對一般敵兵，亦不能從容待之以禮。

對於在內地者，往往卑小視之，但經過若干時日，輕侮之念，漸漸消失，甚至對於因病弱或其他理由不克出征者漸起同情之感。

茲列舉若干經驗談如左：

日俄戰爭時，日軍參謀上尉津野田是重著斜陽與鐵血載；明治卅八年一月十一日，予乘馬與福開中將並轡，行施鐵塞將軍馬車後，（中略）大衆出旅順複廓，達松樹山下時，福開中將指備補砲台曰：此砲台俄語爲庫如崗。

上年十一月廿六日之夜，貴軍某隊（白禪隊）奇襲此台，約喪失千人時，（中略）突進先頭之貴軍某將校，人極勇敢，如一老猿，忽跨我備砲上，大聲叱咤，督勵部下，惟後續之兵，不知何故，遲迴逡巡，不敢前進，此將校即於此際斃於俄兵劍尖，其部下忽然四散，該將校屍身，乃夾入其他累累屍身中，功效未見，徒作道義上之犧牲而已。（中略）由八月至九月下旬，貴軍步兵異當勇敢，各地戰鬥中竟無一人迴顧後方，况退却耶。其後素質又極低下，直等於此庫如崗之失難，意者軍事教育不足之結果耶？

日步兵中校野原四郎稱：日俄戰爭初期，惡戰苦鬥，勇猛突進，令人歎賞不已，情事迥出後來傳聞以上；其後敵軍極其頑強，反覆攻擊，難期效果，於是死傷續出，屍骸山積，光景慘淡，士氣乃極度沮喪，至令人懷疑於自古傳統之大和魂，至今安在矣。

蓋難者至此，求取一種方案，謀逸出戰場，以圖生命之安全，其手段，則由近敵兵壕內，竊露手足，故意使成敵之目標，冀得不致命之輕傷，幸得加入後送患者之列，則又意氣揚揚，一若真經勇戰奪門，曾受名譽戰傷者然，可恥已！

當戰鬥開始，頗有托病迴避戰鬥者，所謂戰鬥迴避病，冀糊塗一時者也，亦有藉口負傷，冀脫戰線之危險者，喜於負傷，以保證其生命之安全者，甚至以鎗自擊其手足，偽為負傷，致如軍醫發見，失墜面目者。

魯登道夫回想錄載：大戰末期，德軍素質漸見低下，遂至止用於攻擊，而不能用於防禦。

馮登戈茲曰：經過數次戰場之軍，輒喪去最勇敢之戰士，誠知死魔之為害於最良之戰士矣，勇敢士卒，冒彈雨奮進，中彈甚易，瘧病亦甚易，蓋強冒危險，不辭勞苦故也。

此類將校較之愛惜生命，留於後方者，自易招致病死，此戰日久軍隊內部品位漸次低下所由來也，磁力愈用而引力愈增，軍隊則不然，其所得利益，不過因使用而增加經驗與敏捷耳。

最初數星期，經疲勞過度，辛苦多端，或對夜間與濕地之困難行軍，毅然受之而不辭，經數月之後則迥乎不同。此等困苦，冷却對戰爭之熱心，少數具有特別性質者固不覺困苦，大部分則不堪之。

戰鬥經過兩三次乃至十次時，彼等即可確切認識想像與實際之差異，此時逐漸厭惡危險

，以爲吾已充分克盡本身名譽事業，於紀念一生已覺逾量，謂爲排萬難以盡天職自無不可，惟冀安全歸還故鄉而已。

故當戰爭既終，每一兵卒，不失其爲國犧牲之信念者，未之有也，將校亦求愛惜士兵，以求保全其由勞力而獲取之戰爭代價，由是較當初切望勝利以取功名之時，缺乏冒險果敢之舉，亦當然之事情也。

第五節 伴隨時代推移之將卒心理變遷

因時世推移時代進步之結果，將校心理之素質，由戰鬥遂行之見地言之，漸次低下，此種議論，時時有之，議論基礎是否出於大多數之統計，固不可知，而大抵出於主觀與獨斷爲多。

吾人聽取此種主觀判斷，可就左列各點充分玩索之：

1. 人類希冀美化一切過去之傾向。

2. 隨時代之推移，同時觀察者自身之知識內容，在量與質任何方向，顯然增加而進步。

3. 隨時代之推移，同時觀察者社會之位置增進。

第一、人類有希冀美化一切過去之傾向者，欲將過去事實皆美化之或淨化之謂也，過去事實與現在事實客觀方面雖同，主觀方面則恆覺其退步，老人之喜叮嚀，多由於此。

第二、隨時代之推移，同時觀察者自身之知識內容，（含有經驗內容）在量與質任何方面，顯然增加而進步者。質量增加進步，則要求於他人之標準向上，同時着眼至微末部分，並

由素不注意之徵候，推定看破背後之事實，此傾向與第一傾向結合，仍就過去現在相比較，凡客觀上相同之件，每每感覺其退步。

第三、觀察者社會之位置進步云云者，指排長他日昇至營長或團長而言，此社會位置之向上，自使直接間接聞見範圍加大，視為退步之事實發生率，雖較過去相同，但因絕對數增加，故感覺其退步。

例如排長部下一人不肖，與團長下三十人不肖相較，其率寧以後方為小，但觀察者心目中，總覺後者之數過大。

於是下主觀之判斷，或對此等判決加以審議時，必須就類似以上之件，加以充分之吟味。

但就平時國民生活樣式考察之，大體上心之素質，隨時代之推移，趨於低下，蓋平時生活樣式，漸次由自然生活移進不自然與人工之生活，換言之，戰場一類原始生活，與平時生活樣式之距離，愈去愈遠也。

又與時代共推移之生活樣式，其不自然化之傾向一面助長而教育緣以進步，亦為不可誣之事實，即以教育而論，昔日僅注重對知識陶冶者，自對戰爭一事實增加觀察點後而思想之不統一以起，積聚日久，而心之素質因以低下，但教育不可認定知育為唯一之物，須加入情意體等之陶冶，又知一方面，如能將戰爭之為物，努力於正當理論之方面，則積之久心，其素質只有向上，不至低下。

故由教育一面觀察之，伴隨時代推移之將卒心理變遷，殆不可以預測。

茲列舉若干經驗談如左：

日本步兵少校從軍所感載：某徵募區壯丁，陸上受槍砲火，海上受敵艦巨彈，猶能欣然遵長官之命，從事於凍結上地掘開之作業，更十年之後，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下旬黑溝台附近之戰鬥，同一徵募區壯丁，在長官監視之下，亦能冒風寒與銃砲火，從事築城作業，然長官離去，即中止作業，隱匿他處，如此責任觀念缺乏者，亦常常有之。

中日戰爭當時步哨，一般膽豪而能嚴守規則，直至突擊距離，逼近敵人，認清敵人面目後，即斷行最後處置。其意氣之壯如是，日俄戰爭之役，步哨以心懷恐怖，過早亂射者多，以故將校斥候過歸時，視友軍步哨之接近，較敵之步哨綫，尤覺危險。

中日戰爭時，兵卒恆於露營火下，高談靖國神社國葬之地合祀之光榮與村葬之名譽等，日俄及以後戰役，竟無以名譽與義務為言者，大抵一啓齒則曰：受金鷄勳章後，則購田幾何畝，如係一次給與，可獲利幾何云云，如此昌言，羣衆相習，不以為怪，蓋七世奉公之氣概，隨時勢之推移而枯亡漸盡矣。

日砲兵少校石井常造日俄戰役餘談載：余遭遇動員者兩次，（中略）明治二十七年動員時，應召員奉命歸鄉者，無不熱心哀懇從軍，因此種人員極多，其中未必無以此為僥倖，而竊喜歸鄉者，而其數極少，不至促起世人之注意，此次動員則大異其趣，使余無任驚訝今昔之不同，就中未必無勢在歸鄉，引為遺憾，哀懇暫留，遲滯數日之久者，但大多

數歡迎逾量，揚長出營，甚乃發爲歡聲，勢同逃走，其幸而合格編入者，不似前次動員誇耀乎不合格者之前，而反以編入爲不幸，羨慕歸鄉者，比比皆是，於是將校第一憂慮者：此等士卒如何受取教育乎？對抗戰場之敵，不得不掃蕩此種大敵，此等見解，大抵相同，惟有於冥冥之中，使用一切方法，克制之而已矣。

此種狀況，師內各部隊皆然，使吾人在槍砲彈未發以前，寒心不知所措。

明治二十八年戰勝後，僅十年耳，既已如是，若更繼續和平，其結果將何如！意者和平之持續，昇平之悠久，恆使國民流於驕奢淫佚，陷於懦弱而不能保持元氣耶？吁，可慨已！或謂：開戰之初，如騎座方張，軍隊指揮官以下之交戰慾，極其旺盛，故一心一意，策其前進。

戰爭漸久，遂思以最少損害，巧取勝利，以至戰鬥之際，有互相推諉情事，甚至感覺自身長居頭陣，自身單獨在前，未免有損無益。

第六節 給假歸省者之心理

歐戰時戰爭久延，各國多給假歸省，試就給假歸省者之心理考察之，戰場奉准給假歸省者，狂喜之極，大抵出發之前夕，不能成寐。

此際，彼等多就歸省以後應爲之事，作以下之設想而旋繞於胸，其實皆非具體實行者，必欲求其可認爲具體之件，必限於家庭原有不幸，今將實行如何轉換其不幸而已，此非過言也。

其次歸省後他人待遇自身之方法，往往與戰勝後凱旋時空想之事實，併爲一談，其實際除至親好友外，決不能有此種待遇，此與其所豫期者正相反也。

又對內地物質文明方面之設備，就中都會之娛樂設備，往往美化出征前之經驗而成其想像，其美化程度，乃因戰場非文明之原始生活而走入極端，此在各種地方，均與其所豫期者相反。

歸省者所最苦者，爲對於戰地狀況之詢問，蓋對此問題，竟不知如何解答，方爲適當也。

有妻子者除外，大抵獨身者全部，於歸省後經過一兩星期，將出征前經驗事項一一分別玩味後，輒思立即還歸戰地，彼等此時見解，以爲戰場生活，因覺危險，以冒危險故，反覺其愉快也。

歸省者期限既滿，歸還戰地時，回憶最初以軍隊中一員之資格出發當時之情況，一加比較，殊感覺極端悲哀，此際不論何人，均起一種強烈孤獨之感，即景生情，千頭萬緒，擾亂心曲焉。（此等處所，與負傷者運回內地，再向戰地者心理相同。）

比際最能成爲思考之對象者，爲家族與鄉土，其有妻子繫累者，傾向尤烈，若單人在輪送機關，孤獨無聊之中，不斷回憶及之者，爲最後別離時之印象。（此點爲研究思想戰者所最當注意）

於是給假期滿歸還戰地者漸次增加，四圍狀況近似戰場，本身亦感覺有戰場臭味，及至

到達塹溝，聽取未到以前情況之變化，（由命令記錄等）耳聞砲聲，目擊戰友，共話內地狀態，恍然於鄉里，此際直另一天地，另一不相接觸之天地，現在之位置，應視為世界中最良之位置，決心棲息此處，奮鬥至獲取終局之勝利而已。

戰線生活，付與彼等趣味不少，戰場雖曰危險，彼等自能領會其價值，身到戰場者，不論何人，有形無形兩方面，俱生活於此一世界，反此，故鄉雖處同一世界，但目下迥異其趣，機微之處，非口舌所能道破也。

戰場之友，且夕之間，生死異路，彼等腐心流血以獲取之都市土地，皆戰友之遺產也，繼承此遺產而擴張之者。彼等所誓志於亡友之墓前者也，此等誓言，不斷宣之又宣，以此而論，比之東手家鄉無所事事者何如耶！

歸省之人，假滿重返戰地，暫時不免怯懦，此與負傷後之心理，正自相同。

茲列舉若干經驗談如左：

法國兵學家鄧別思，儒鳩普指揮官之神髓載：一般國民，靜待戰地歸來親友，為與極端之樂天主義，赫赫之戰況，與被誇之英雄動作，實則有受感狀與勳章之勇士以外，其他勇士，動作亦多未讓，要皆由同樣危險之下，單斷遂行困難之任務而來也。

凡人之富於思想像力而好為誇大之談者，能使至愚極蠢之壯烈功勳，驚動缺少戰場知識之一般羣衆，如「我等全班今鹵獲敵砲廿門，若未奉停止命令，吾人已選擊至敵軍司令部矣。」一類口吻是已。

但缺乏想像力沉默寡言者，在此等雰圍氣中，除沉默外，更無他道，歸省之第二日，輒以胸前未掛勳章氣短，至第四日，則又以他人着眼處所未會負傷，四肢安全無恙爲憾，一星期後，即將訪求互相了解之戰友於戰地。

德國軍人盧麻客之言曰：前次長官因偵察敵之位置究在何處，派遣斥候，余正請准休假，不知何故忽告此斥候曰：余欲與君同爲斥候。（中略）

既而小槍彈掠余近傍而過，余未豫聞其飛鳴之聲，頗覺狼狽，此瞬間之不安，頗亂余之心曲，余在該地，頓覺昏暗之中，無法喚起同輩，一若前面砲彈穴中，敵之雙目，正在守候余，且爲粉粹余計，將餉以手榴彈者，余乃振刷精神，力圖鎮靜，此余本非斥候，且此際並無危險，惟係休假後之斥候，且當地地形之不當熟悉，故不免顧慮耳。

第三章 各種行動間將卒心理

第一節 攻擊

攻擊在許多地方，大抵行于戰鬥指導者，比較敵我兩軍有形無形之勢力，而覺其有勝算之時，此因果想像，於不識不知之間，支配全軍心理；而士氣爲之旺盛，所謂氣吞河嶽者，正指此等事實也。

復次，在第一線將卒心理中，萬不可輕輕看過者，即爲恐怖問題。

「活動所以驅逐恐怖心」成爲一種原則，一度親歷戰場者，到處可覓取此種例證，攻者之

第一線無論已，即在防者，其第一線部隊，比之第二線以下部隊，幾於不斷活動。因此在攻者第一線中人無恐怖心；而行動因以膽大著，此等將卒，萬一固著地物停止活動，雖於本節冒頭所述士氣，不生變化；而由於「活動停止之恐怖心湧出」問題，必相因而生，於是失去攻者無形上利益之一。

以下試就攻擊前進間將校心理考察之：

法國步兵中佐劉稼詩說明攻擊前進間兵卒心理狀態如左：

一、戰鬥前

兵卒知戰鬥在即，未能抑制其恐怖心，因此不免有少數犯左記行為者，其種類如左：

1, 偽爲患病者。

2, 於通過森林，或陰蔽處所，秘密隱藏者。

3, 呈訴遺失彈藥者。

二、進入敵火射程內時

此時敵火效力雖微，多數兵卒均極沈默。

又此際有好爲左記行動者，其種類如左：

1, 欲援救負傷戰友者。

2, 由死傷者之身，拾取彈藥，緣是停止者。

3, 僞爲已死者。

此等行爲，第一線所見，當不若後方預備隊等停止敵軍砲火之下等時機爲多。

三、敵火有效地帶

此時機幾於全部發生恐怖，使意志與本能交戰。

此項交戰情形，惟富於義務心，理解本身神聖職責之人能剋制之，不幸意志爲恐怖所剋制之兵卒，若不變爲木偶，即變爲懦夫。平素及在過去戰場以最驍勇著稱者，至此或成爲恐懼之囚犯，而感情與神經過敏者，尤易紊亂其心緒。

業經爲恐怖所制服者，有時因受上官或戰友之良好模範所刺激，不即反乎其本心，甚至勇過以前，成爲無雙之勇士。

又在此時機，往往對於敵彈之掩護等，不甚推敵，惟力求遮蔽，倚靠地物，一方面漸次成爲集團，前進爲之困難。

四、突擊

此時惟勇敢而有善良之意志者留於第一線，彼等但希望期間之終結，或前進，或退却，均不覺其有何差異，運動戰就中遭遇戰格鬥較少，陣地戰之格鬥，則常常有之。

五、由是戰鬥次數增加，兵卒遂不感覺其恐怖。

由此觀之，塹壕生活，實爲真正之理想練習，兵卒可於不知不覺之間，習慣危險。以下就攻擊前進至突擊成功之心理狀態分數項考察之：

第一款 前進

攻擊與防禦，精神上何者容易，兵卒自身不能道其所以。

由遮蔽陣地進出時，較之不受射彈時，反覺非常不安；即較之放棄數時間被壓制之陣地進出射彈之中，亦嫌其困難。

突擊隊完成一切準備，並悉友軍砲兵次第制壓敵軍陣地不紊，飛行機不斷與之協力，則引以爲慰。

一般兵卒前面之恐怖，較戰鬥最酣之時爲大。身受砲火，準備突擊之時，較真正突擊之時爲大。靜止無爲之時，較本身活動之時爲大。

兵卒陷入極度困難時，因其負擔之強而中心虛懸無着，成二種無感覺狀態；又其感受性限於瞬間現時，其反應極輕而易於消失。

戰鬥後叩士兵以最危險時之感想，但回答：「無所謂」，「一概不知」，「求其如何遮蔽而已」。在此虛懸無着而無感覺之中，惟意識本身之任務，一切感覺，皆集中於是。周身以外，彷彿戰友在其近傍，故鎗砲彈聲之震動，與負傷者之叫喚，不入於耳，且亦不顧及之。

周圍情事頗能單獨成爲尖銳印象，但此限於瞬間及部分者，既不能全體總括之，亦不能長久把持其印象。

雖在以上狀態，彼之目的與被附與之任務，不斷往來於彼之頭腦中，前進時遇有可遮蔽之處，卽往而伏臥之。命令到時，則爲無意識之跳出，匍匐，走動，狙擊，與突擊，而對敵人，立卽格鬥，佔領陣地，則高唱萬歲。

但士兵奪取敵之塹壕後，心身弛緩，達於極點，軍紀消失，無所顧慮，且極輕躁；此時雖極少數之敵襲，不肯阻止擊追。可知軍隊獲得勝利之時間，最爲微弱。

戰鬥直前，無申訴病痛者，真正病人，亦復支持病軀，參加突擊。

此等情事，係由好戰慾，名譽心，精神上之羞恥心，或對罵詈譏謗之恐怖心等而來，但戰鬥繼續，身心頓覺疲倦，或狀況危險慘烈時，則病人復出矣。

茲列舉若干經驗談如左：

日本步兵上校牛久保德風之言曰：兵卒一經散開，雖仍對指揮官之號令指示，相當置慮；但平日指臂相使之習慣業經失去，被指示之照尺改裝，極其粗漏；甚至叩以照尺幾何，雖口答之數，與號令相符；然竟忘却照尺改裝之手續，唯知射擊是務者有之。總之，我之射擊，暫時陷入停止情勢，又停止地點，敵彈稍稍集中，對指揮官之叱咤激勵，反應比較薄弱，所謂被制壓之狀態是已。總之在此瞬間，我之射擊，幾陷入停止情勢，散兵線意外靜肅，雖指揮官本身，暫時或起不安之念，但我軍停止射擊時，敵軍亦暫時停止射擊，此適予前進以良好之機會，指揮官此際，下一「向前」之令，比較可平穩向前方地物躍進，並瞻顧前方，確實指揮部下，不致發生意外。

此際指揮官近傍之十名，至少可確實同時進發，並共同行動。如是則散兵線所餘人員，見前進人員，大致全部到達前方，可以安心，乃三三五五，向前躍進，於是全部人員前進至希望之線，不甚困難，且損害極少，此歷來所實驗者也。

但同時前進，比較在短時間受敵之猛射，此誠無可奈何之景象也，用此法到達前方射擊，其呼吸未免迫促，但射擊開始，意外迅速，一若演習時之心手自如者，經過若干時間後，心氣漸平，覺敵之射擊指向本身現在地點，復陷入上述之狀態，故散兵線之前進，與其謂爲由射擊效率力之發揚，制壓敵人而前進；毋寧謂之身處進退維谷之中，作效果不甚顯著之射擊，到達近距離而已，此種看法一般反覺其合乎事實。

德將馮德戈茲曰：動作之神速，與不斷之繼續，爲攻擊之生命，在未能達到目的以前，絕對不可靜止，行動之繼續，無論如何注意，必使志氣弛緩。

第二款 待機

軍隊不願被我現況向敵活潑前進時，最爲愉快，突擊與前進，以及其他一般豫告行動開始時刻之件，在等待時間中之不安與懊惱，殊不勝其痛苦。

於是，意氣興奮，食慾減退，無聊之極，雖口啣烟草，不解其味，此時間內，雖一分鐘經過，等諸數小時，想像悉在不安不幸消極方面發展，凡展開於眼前之危險慘烈情況，反不如腦中所描寫悽慘光景，尤爲令人恐懼。

在此類無爲之待機間，指揮官宜令人人任作何項事務，以殺其妄念。若能命其執取日常習慣之行動，尤爲有利，兵器之拂拭，其適當方法中之一也。

此際口稱腹痛者有之，通常此類爲僞者之假病，許多人中國有僞爲患病者，但羣衆心理正當活動時，此際正不容個人發生假病。

就精神分析學所示，此等實爲懦者心理轉換之結果，蓋「必須前進」之義務責任感覺，與「前進則死之恐怖與逃避」之本能衝動，二者在精神界之軌轢，乃發生生理之幻覺焉。

精神分析學者對前進間發生前述之現象，認爲有幻覺原因之存在。

茲列舉若干經驗如左：（就中含有上文已述情形，仍附記之。）

德人朱爾茲之言曰：突擊前進時刻，一經豫告，即須在敵軍砲彈猛射之下，靜待此時間之到。此際之不安與懊惱，爲筆墨所不能盡，殆可稱爲不可名言之苦痛，故意氣興奮，食欲減退，口啣烟草，不解滋味，一分鐘之久，如經過一小時，想像悉在不安不幸消極方面發展。

展開於眼面前之危險悲慘光景不甚劇，以前述想像之結果，致腦中被描寫之慘悽光景，爲言語所不能形容。

日本內田軍曹手寫一小冊，顏其名曰：紅夕陽，記載如左：

「攻擊命令使人腹痛，慘矣哉。擊擊之劇聲，聞鎗砲響，使人腹泄，慘矣哉。擊擊之聲，胡爲乎來哉？」此種俳語，軍中流行一時，殆有所謂而然也。

擊擊曲爲中日戰爭後所流行，蓋好事者所改作，原文如何，今不可考矣。

大抵休養與滯陣之際，多喜與下級人員及新來職員作大言壯語，一旦攻擊前進，驟聞命令，即意外感覺腹痛，然尙可忍受，故與大眾同時前進，或稍緩再附隨前進，無何，戰鬥開始，而腹泄隨之矣。

腹泄則不堪任戰，後退乎！拾野糞乎！後者固戰場之產品也，無何，本隊紛紛然向前矣。

德人儒馬克描寫一種戰況，記載如左：

余等近隣住一怯懦新兵，洒然金髮少年也。（中略）不知何處彈丸，轟然而至，蓋砲彈聲也，於是突聞吼叫，逾時漸寂，（中略）同輩既無聲，余乃起立，拍此新兵之肩，曰「砲擊過矣！平安無事也。」此新兵猶張目四顧，若有所失，余復語之曰：「汝行且習慣矣」，其人彷彿若有所悟，旋即面赤，似頗狼狽。既而反手於尻，向余苦視，余即恍然，蓋所患者砲彈症也，余思有以慰之，語之曰：「此不足怪，他人有聞砲聲立即便溺于袴中者，君曷一至樹林茂密處拋置裏袴乎？行且舒暢矣。……」

第三款 第一線之推進

前進中之第一線，受敵之猛烈槍砲火時，則前進爲之停頓，遇一度停止，則繼此前進，極爲困難，若損害不大，尚可促令前進。」但受損害至某程度以上，則前進殆不可能，惟對此等狀態，如附與若干動機，亦可作某程度之前進，其動機如何，大致分爲五種：

1. 出敵不意而前進
2. 由於後方部隊之推進
3. 由於槍砲之掩護射聲
4. 於敵不利特別於我有利情況之傳達

5. 勇敢者之率先誘導

第一情況何如？曰：第一線停止，經過相當時間後，敵即停止射擊，少間，敵即懈怠，於是留若干監視兵於火線，其餘大部分借此休息；此現象在彼我距離只隔百公尺時猶常見之，於是使每一兵卒均盡量了解利用此機會前進，但接近敵前四五百公尺，敵之小槍與重機關槍彈丸掠頭上而過時，姿勢稍高，即中彈丸，遇此種情況，前進殊不容易；此為通常一般之心理狀態。

第二情況由於後方部隊推進者，一般距離人愈近，起於孤立感覺之恐怖心，頓形強烈，因此非常眷戀同伴，凡出於此等要求旺盛時機施行之後方部隊推進，與著大之刺戟於吾人，往往得豫想以上之成功。

第三情況由於掩護射擊者，與其謂效力由於射擊，毋寧謂使第一線將校以下頭腦中如何感覺其有效，最關重要，由此，部隊志氣向上，前進自較容易；而實際上所表現之有形無形損害如何，此際反不成問題。

第四情況有時成爲一種方便法門，然而不可濫用，要之可以倍增一時之勇氣，其明示悲慘狀況而訴之於兵卒之義俠精神者，其效果始不可見，事實上往往無激起義憤之餘裕也。

第五由於率先誘導者，最爲有效之直接手段，由於理性與意志之本身統制力喪失，而以衝動或本能支配行動時，非由此種率先誘導，殆不可以達到目的。

率先誘導，通常由排長任之，有時由勇敢之士兵或連長任之，此影響所及範圍，自情義

上言之，或頭目，或排長，或連長；階級愈高，所及者愈廣，但由模倣或名譽心方面自然之趨勢言之，促使士卒感奮之程度，轉以士卒自身率先誘導者爲大。

雖在一般決死前進時，無不朝望萬一之成功，並期望萬一之生還。

第一線部隊，以本身觀察所能及之範圍，（此範圍屬於小部分）爲情況之基礎，關於情況之推移，輒施獨斷之判斷，其結果往往遇到一種時期，則曰：「照此情形，苟非努力稍稍前進，則成功無望，友軍惟有全滅而已。」

復次，此種判斷，自第三者視之，縱有錯誤，本人自身，反具非常之確信，後方則不論何人，以爲前進已無希望。

此際指揮官雖努力推進部隊，於不採取鼓勵之手段，往往破壞各人此種判斷焉。

茲例舉法國元帥薩克斯之經驗談如後：

戰鬥員知悉本身背後已無增援時，志氣非常沮喪，此時謂爲敗却一半，決非過言，凡於實戰場後方別有部隊之第一線兵，極能勇敢作戰，其後方已無部隊之第二線兵，輒先敗走，余於此等事實，數見不鮮，許多人士，不甚探究此種原因，余以爲此存于人情之機微者也」。

第四款 突擊

突擊時之心理狀態，最爲顯露，其行動多爲衝動的，本能的，突擊實施時感情意志所作用，限於歷經戰爭之人，否則限於全無經驗而作盲目行動者，今試區分爲突擊實施前突擊直

前突擊實施三時期而研究之：

一、突擊實施前

初次上陣時，大抵氣息多緊張而恐懼，亦有因經過危險，自覺其已超出難關者，平時演習等，恆信用無意義之成功，就中傷病兵及先輩等，無意中恆喜作誇大之談，聽者最初即陷入極度之悲觀，此指導官所不可不注意者也。

二次三次上陣，往往被支配於上次之突擊，與前次戰術情況之變差等諸幻像，決不印入兵卒之腦中。

故前次突擊成功之部隊等，指揮官須由戰術之觀察，覺悟極悲慘之殲滅突擊，兵卒乃能於想像上保持安靜，而夢想無事之成功者居多。

反此，上次有失敗經驗之部隊，雖此次擬施之突擊，在全般關係上，確有成功之把握，因前此經驗，先入為主，指揮官爲使其了解此點，乃煞費苦心。

士氣固足以左右部隊之價值，其中對於上官信賴之程度及名譽心，在突擊時影響甚大。有三種觀念活動極強，「跟隨此長官而戰者必勝」一也，「此將校決弗無故輕生」二也，「此戰鬥足以立功」三也，就中在準備突擊線靜待戰況之發展時最爲顯著。

忠於元首，愛護國家，義勇奉公等類觀念，當然成爲根本觀念而活動，此地位在事實上，現乎意識之表面而來之觀念，當如前文。

二、突擊直前

茲將在準備實施突擊之直前，支配兵卒行動之思想，揭示之如左：

1. 有成功之望耶？

2. 可以發揮名譽耶？

第一應將映於耳目周圍之狀態，判斷其無成功之望，此為指揮官所必須特別注意之點，由彼我狀況之判明，敵障地之破壞，突擊準備射擊之效果，敵軍射擊衫頰之程度，隣接部隊之突入，敵之動搖等；有成功之把握，則志氣發揚，否則萎靡。

嚴守靜肅與祕密，乘敵不意之突擊，意外可使志氣緊張，雖在小部隊，而有成功之望。他如突擊之準備，援助及其實施法等，一一斟酌取捨臨機應變行之，（不必全合理亦無須處處優良）不但可乘敵之不意，並可一新兵卒之心情，於振起士氣上可得絕大之效果。

第二對於行將着手本有把握之件臨時不免發生若干疑問，如夜間之突擊，森林及其他隱蔽之突擊，助攻方面之突擊等，對於突擊實施直前所起之疑問，發生否定之結論，而突擊不免因此滯滯。

三、突擊實施

人類勇氣，各不相同，偶或相同，仍當小異。此差異在平時未必發現，至戰時，就中突擊時，非常明瞭，若由散兵狀態實行突擊，則更覺其明瞭，凡由散兵狀態行突擊者，其頂點向敵，如許多山形被連結而呈線狀；其在頂點者即第一步兵停止線躍出者也，大抵排長或勇

敢士兵或連長爲多。

突擊實施中，大都無意識，其行動爲衝動的，本能的，以言感覺，通常先行失去聽覺，視覺之中，因有間接視覺，意識上僅有直接視覺而已。

觸覺痛覺等，均不免麻痺，感受強烈之刺戟時，惟壓覺活動而已。

在此狀態，決死突擊，其初毫無追求掩護物之心；惟一旦停止於任何掩護物之下，令其再起，即非易事。

復次，前進至與敵可以格鬥之距離後，除後述地方以外，決不至有格鬥情事，彼此均在尋找遮蔽物，佔取安全之位置圖殲敵人。

格鬥發生地方如左：

1. 彼此接近至最近距離，相互間無遮蔽之地方。
2. 一方面佔優勢，仗持人多，以求格鬥之地方。
3. 多數人意外衝突，相互間無退避餘裕之地方。

突擊實施間抑壓恐怖心者爲何？曰：忠愛。名譽，勇氣等皆有絕大之關係，於此等皆屬於第二義；表面上支配此行動者，實爭鬪報讎兩本能耳。意識之表面上，惟目前之敵與目前之身，二者活動於其間。平素倫理教育，非無利益，但此等事僅活躍於此際潛在意識圈內。由裏面支配其人之行動，論其極端，唯知有敵。即自身亦埋葬於潛在意識之中矣。

註：馮德客里格斯坦因之言曰：高唱對元首之忠誠與愛國心等，而與部隊以任務；不如

簡單說明面前之目的，以給與任務，尤是以振起士氣。」

但經過一瞬間，察知本身危險已過。此時對國家名譽，義務，上官，部下觀念，相互錯綜而來。心神鎮定後，此等觀念，漸復整頓，更成爲反覆突擊之原動力。

以上係就野戰陣地，（即截至日俄戰役爲止，無特別設備之陣地）比較，未曾經歷戰陣者之心理爲基礎而論列者。其有相當設備之陣地，比較習於戰攻者之心理，記述之如左：（百戰之士，心理大致與常人相同。）

對各種障礙物所堅固設備之敵塹壕施行突擊，最初由突擊準備位置，奉令突擊。其時本身左右近傍，均有戰友，相携前進。既而某也戰死，某也負傷，本身乃在此際單獨施行突擊。自他方面觀之，是否勇敢，抑是否無謀，其實似皆無所謂。但就本身考察，平日對於砲彈飛鳴之聲，破裂聲，機關槍與步槍之發射聲，飛行聲，就中跳飛彈之聲等；平常冷靜之時，皆可細細區別，至此幾不能判別其爲何種之聲。又知覺對空間時間範圍，一概縮小。注意時，對於本方向，尙可以耳目覺察；對其他方向，則完全不解。其確可認識者，竟至記憶不清矣。

又全體感想，覺世界業經沒落，本身似已淪陷其間。

於是只有前進突擊兩事支配全身，直抵鐵絲網，橫臥其下剪除之，以開進路。

此際自身以外，不解世界爲何物。本人自身，彷彿浮游飄蕩，不知稅駕何所者然。

對外界事物，既如右述，但心目中於後開各件，猶有思攻之餘裕。

1. 將接近敵人以叱咤之乎？

2. 抑鼓舞同輩以殺敵乎？

3. 率先作勇敢行動昭示戰友乎？

4. 吾生乎！抑既死乎！若其生也，曷發爲呼聲以驗之！吾猶聞而知之乎！

由是突入敵人塹壕之中，敵如退却，多少回復感覺，對敵作追擊射擊等。其間一旦感覺本身孤立無援前進至此，則又自行走入塹壕，立於防勢。此時，目的達成之快感與疲勞二者，交錯而至。返顧本身，依然無事，則又感覺生命之可貴。若此際戰國員以奪取敵之陣地認爲最終之目的，則因伴隨達成目的快感而來之精神力弛緩情事，益爲顯著。因此愛惜生命之觀念反而加強。此爲平時教育上所特宜注意者也。

攻擊不奏効，則攻者之志氣沮喪，此爲當然之事。但由攻擊而得之物質効果，比之攻擊所費力過少時；攻者之志氣，仍不免于沮喪。

關於敵之兵力及能力等，至少估計告知部下之暫時一手段，由以上見地斷之，可以爲戒。

試參照戰史盤龍山東堡壘西北角略取之經驗，分述之如左：（錄自步兵少校某日俄從軍筆記）

一、突入前之經過

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午後五時左右，步兵第十九團第三營，以兩線重疊之散兵線形

，向盤龍山東堡壘，試行突擊。當時第一線之第九連，散開一線；由地隙而出，開始躍進。第一次躍進約百公尺，由清掃未完之高梁正被敵毀折之狀況，知敵之小槍火，極為熾烈。散兵線停止後，檢視左右生存者，五公尺至十公尺之間，僅餘一名。回顧連長，正由後方向前跑步；且身負背囊，看似累贅。一上土尾隨其後。既而跑步中之連長忽然倒地；怪而問該上士。則敵彈由連長之口，貫穿頭部，立即陣亡矣。因命該員從速安頓連長屍身，作第二次之躍進。

第二次躍進約七十公尺，停止察視，近傍僅頭目二名兵卒一名，停止後負傷者二名。更搜查附近得七名，復顧第二線突擊部隊，無前進狀，蓋左右屍身而無部隊焉。

第三次匍匐前進約百公尺，達幅寬三公尺高約〇、五公尺許之小地物而休憩。此小憩間，約三十公尺前方，步兵第七團之一部約二十名，在停止中，並改築畦畔地爲散兵壕。謀與協同作突擊前進，未能見允，更向其交涉，許吾人由此散兵壕前進。亦置不理。不得已以七名匍匐迂迴步兵第七團一部之散兵壕，更前進約七十公尺。此際正當薄暮，砲烟變黯，戰場靜肅如深夜，距東堡壘凸角約五百公尺。第二線突擊部隊之去就不明，附近無可以協同之部隊。吾等七人，乃決意等待第二綫突擊部隊之到而與合併。

入夜，附近傷者之中，有扣飯盒，似欲告知所在者；有聞人語，匍匐來求救者。由是得以詢悉，由昨迄今之戰鬥狀況：敵所設備之陣地前要點，機關槍之掃射區域。我死傷者最多之地方。以及個人之武功，上官之死傷等。

約一小時後，得第二次突擊隊前進消息，乃準備待其前來，與之試行突擊，爲突擊而移入密集前進時，蹂踐死屍，觸及傷者，陷入小地隙，伏臥於照明彈之下。一面前進至盤龍山堡壘前約百公尺以前，想見各人之操勞與悲壯。既而入步兵第七團最先部隊所到之地隙內；整頓隊伍，禁止沿地隙成橫隊，緩軍力之結束，以待突擊之號令，既而聞資深連長之聲，乃出而突進。

面前之敵，以一齊射擊邀擊吾等，由鎗聲判斷，大約十名內外；乃繼續行進，則已無後繼，旋即停止。時值上弦，僅可通視，須臾見後方有拔刀之指揮官，指揮約十名之散兵突擊而來。迫於敵之一齊射擊，作斜進，遂入棲地隙內。竟日未獲取給養，饑甚，就屍體索取背負袋中之重燒麵包，因索麵包由敵壘前屍體中發見生存者二人。一爲步兵第三十五團佐佐木一等卒，一爲步兵第七團坂本一等卒。乃以之爲部下，更蒐集彈藥，而堡壘守兵之突然繼續，一齊射擊。因語之曰：聞鎗聲則以之代替前進之號令；聞一齊射擊之號令；則以之作爲停止之號令；準此行動，開始前進。四次躍進而達耕作地事前端，去鐵絲網三十公尺。上弦之月西傾，敵守兵之響影可認清於火線上者約七八名，因判定吾等三名之突入成功，殊無把握。乃決計等待月落，任命於天，而于敵前假寢。少眠既醒，月已黑矣。撫佐佐木坂本二兵，方熟睡，促之起，並將吾鎗裝填相携前進。進路之左，有極黑暗處所；以手摸索，則地隙也。伏臥窺之，有人語聲，知爲工兵，鎗聲而躍入，誤墜負傷之山浦工兵少尉身上。此處有杉山工兵上尉，沿地隙而左，知有步兵第七團將卒約七十名。於是發見左三事。

一、工兵卒正在單獨切斷鐵絲網。

二、敵壘內幸無存骸。

三、聞悉步兵第七團之一尉官，單身奮進，冀留殘骸於敵壘中，爲敵之胸牆上守兵所刺，倒臥胸牆外。

嗣後逐步窺探敵之散兵壕而進，以至拂曉。有兩次吶喊聲：起於東力，但尙無超越鐵條網之形勢。拂曉，敵兵八名出現散兵壕。上體著胸牆上，開始射普堡壘週圍之我軍負傷兵。於是予等執鎗殲敵兵四名，擊退其餘之敵於後方。因立即具申意見於步兵第七團之資深上尉，促其突擊，上尉不允，曰：君真少不更事哉！縱取此壘，其如左右尙有堅壘何，因請杉山工兵上尉投入瀾彈，杉山上尉大爲贊同，呼姬野中士前，告以任務之重大，決意作外壕側防機關之爆破。

二、突入時之狀況

姬野中士過鐵絲網地帶時，面前之散兵壕內似無敵兵。但盤龍山西堡壘方向，有兩銃對我狙擊，彈著中士身邊者各二發；中士僞爲已死；臥地，拋擲小箱形爆藥於類似敵之機關槍坐處所，似無影響。杉山工兵上尉後增派工兵第二次實施，爆破方見功效，乃率同佐佐木阪本二卒突入堡壘內，直登頂界綫，工兵即停止爆破孔附近，其一名似已進至散兵壕，吾等三人達堡壘頂界綫時，堡壘內砲台尙有砲手三名，將砲身指向吾人隨即以射擊卻之。

此時東側有中士及兵卒各一人到境界綫；振帽歡迎立即陣亡，既而壘外近處，有僞爲死

者二三名突入，加入吾人之中，時十二日午前十時也，乃命佐佐木一等卒至一戶旅長處報告，其要旨如左：

「午前十時十分，有五六人突入堡壘，附近部隊請速加入。」既而來者漸次增加，堡壘內頂界線步兵約計達十人以上已無所謂部隊，此時西堡壘守兵，由其咽喉部踉蹌開始退却；不禁呼出射擊口號。一兵卒口呼：「少尉，少尉，照尺幾百？」至此始下制式號令。

時堡壘內火炮復動，敵之砲手，微露頭部操作，轟然一發碎我散兵二名，乃命身傍之兵不斷射擊火炮，此時約四五十名之一隊，由後方至頂綫，分別第二第三列，取伏擊姿勢，蓋右方西堡壘殘兵約二十名向吾人側射，左方爲瞭望臺所瞰制也。

此時敵之守兵三名，由砲台後方向吾人前進，我無彈藥；不能射擊。適「敵襲」之聲，起於我之後方，壘外之我部隊大爲動搖，有向山麓潰退者，未幾有跑步而來之部隊，堡壘內兵員增加，但地區狹小，第一線已無餘地。敵兵漸次接近，西堡壘之側射復烈，鎗劍斷者不少，乃收槍作伏臥姿勢。以附近碎石，準備作拋石戰。

敵兵益近，拂刀鞘；鎗部重不可動，願後方崖下三尺許，有軍旗一旒，官長三人兵卒三名守護之，其中一官長伸手握余刀鞘曰：「毋拔！毋拔！拔則爲敵所見，」蓋警告余也。但前面緊急，此時竟無回答餘暇；正在拔刀欲斫之際，其人亦爲敵射傷頭顱部。倒落護旗衛兵之身。手足既失自由；氣息僅屬，但聞左數語：

「向此處！軍旗滴血矣，綑帶包何在耶！」

三、雜件

1. 由軍司令處交到感狀文載：「該連提少數殘兵，率先突入敵壘。遂佔領該處砲臺。」云云。其佔領砲臺者，非吾人而係他人。當第一次突擊前進，雖連有兵員，突入時不過前記其他旅兩團步兵各一名，係事實。

2. 利用戰鬥餘暇，迅速集戰射擊單位，應於平時訓練。當攻擊盤龍山東堡壘，離散兵員，約及四分之一，就中有身在現傷，並不加入突擊，戰後兩三日，乃回至本連者。在戰線之下級幹部，若能以堅確意志，蒐集此等人。可以在戰場增加一種勢力。

混戰之際，兵員離散，命令無法下達，乃請求新銳部隊，各級指揮官皆深恐兵力之少。但戰場上自有失去指揮官而進退維谷之兵，與部下減少之指揮官，迅將此項集成，即可產生新勢力。

軍官學校小戰例集載：大正九年四月六日，工兵第四營在哈巴羅夫。由午前九時進入交戰狀態，市街戰鬥之而起。

某排施行突擊，據擊者稱：突擊隊形，以排長為先頭，作楔狀，成雁行形如左：

此時尾隨排長者，有公役，喇叭手可信賴之一中士，與排長任特業教官時，親自教育之通信手。

排長所感如左：

吾等視停立散兵線無甚恐懼。吾等各有部下，部下正自加強吾人。

中日戰爭時曾充班長之憲兵上尉野阪清成之言曰：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三師第十九團參加紅瓦塞之戰鬥。（中略）

於是師總豫備中吾人之營，亦欲於展開後逐次接近敵軍。但接近愈力，我之死傷愈多。由四百公尺極力前進時，起作突擊準備，於着劍之後，着手突擊。是時敵彈雨注，紛紛倒地，旋起旋立；亦有暫時突擊之後，即行倒地者，如是者四五次。由於幹部之激勵，奮起大勇猛心，欲於三百公尺以內作最後之突擊。

最初之突擊呼曰哇哇，而後者呼曰荷荷。後者以連長為先頭，排長班長皆立於前面；作楔狀，幾與突擊隊同樣突進。

德人斯坦因稱：號令既下，背塵濛而前進，此際左右兩面戰友相繼陣亡。乃不顧理由，並不加意識，繼續前進。同時砲聲。小槍，機關槍聲成爲一種之交響樂。無復區別其異同。敵我之音，更不可辨。一切近於沉沒，本身殆亦沉沒其中。未幾，行近敵之鐵絲網，橫臥其下，以鐵剪切斷之。蓋此際只知前進一事，此外不持何物，不解，亦不聞。一若世界之中，只我一人，同時亦不肯間斷前進。

如是行近敵前數步之處。似將震該敵人，鼓舞同輩，並表示本身行動，如何勇敢於大眾。同時對本身之生存，忽然懷疑；因欲確證本身之生存，而行動，而呼號焉。由是逼近敵之。暫壕見敵人掃數逃去，乃恢復一切感覺，發生意識認取本身。於是謀殲滅退却之敵兵，及注意本身離去戰友從事單人之突擊；則又恐遭敵襲進入甄濠而取防勢。

關於夜間之突擊，日本某將校述及其經驗談如左：

受夜襲之命令，並附加僅以銃劍從事戰鬥之言後，大眾遂共懷必死之志。

於是遭遇敵之猛射，一進一退，專心壹意，務求早達敵陣地；冀脫目下之苦境，吾人認取刻刻增加之部下及戰友相繼倒斃。感覺再逾片時，即遭同一之運命。仰視敵方，發射火光，眩人心目，乃停止最後位置；暫時伏臥；忽聞一種軍樂，衝破轟轟槍聲，由部隊發出者，則奏取國歌之喇叭也。其聲壯以嚴。此時大眾精神狀態，非筆楮所能盡，於是團長於昏暗之中朗然高唱曰：「軍人當以盡忠節爲本分。」吾等乃拋棄萬事，立即突入矣。

無何而團長陣亡矣！旗手品川少尉陣亡矣！山脇少尉代行職務；行一兩步，亦即陣亡，血痕染漬於軍旗。腦漿塗於菊花章，旗竿之上，血亦濡縷焉。

本人於是乃代執軍旗，當時感想，尤非筆墨所能盡，面前激烈之戰鬥，正在開始，軍旗之傍，尚存兩三護衛兵，夜色昏暗，格鬥之波，時時及於捧執軍旗之吾人身傍，吾人性命固輕於鴻毛，軍旗之安全，何以保障？不幸捲入渦中，將何以善其後？本團目下不將全滅耶？此捲入漩渦後結果究將何如？捧持軍旗者，將碩果僅存乎？果爾本身又將何如？種種感想，

紛至沓來，計惟有委心命運，無所事事，彷徨躑躅於團長以下多數先輩將校之間而已。

關於夜間小部隊之衝突，日本少將三浦真述其經驗談如左：

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師夜襲弓張嶺時，本人爲步兵第四團第二營副官，率將校以下三十名，行進於營之先頭，「本人偶向右迴顧，則右方斜面，有疎散之集團越稜綫而來；其勢似趨闊大，但於此得一經驗，夜間對敵，往往估計過大，總之頭腦太不冷靜，神經過敏者，十居八九耳。其後據實地調查，敵之散兵壕，長不過二百步，兵力一連而已。與當時感想，何相左也！平時演習，恆聞敵之連，自右前方前進云云。實已在面前四五十公尺左近矣，彼時一般人感想，若無其事。試問此時心理狀態何如！默然而已，既而進至二十公尺十五公尺時，列中感覺較敏者則曰：來矣來矣！向者之聲，相當高亢，今者其聲甚微，及近至十二三步，則敵之先頭，停於余前，余乃不作一語，直向前斫殺，既而軍刀三柄，閃爍月光之下。全隊無聲突入。蓋無音之號令，箝口之突擊，氣力充溢乎四體，無復失散之虞也。

第二節 防禦

防者放棄戰場之主動位置，有形無形，皆立於受動之地位。

戰術家持論，恆謂：「防禦非伴隨攻勢者，不得謂之防禦。」此蓋闡明攻擊與防禦巧妙調和運用之規範者也，於論理始其不洽。

緣是防者對於攻者之一切企圖，不論在何種時機，爲適應計，須常處於待機之姿勢，又

一方受攻擊，他方亦未可完全不加準備，凡一度挫折敵之企圖者，不可遽行滿足，必仍照最初轉入待機姿勢。

又行動一般靜止，而精神反不免於動蕩，此與一般心理，同不免於奔逸之想像，與消極悲觀之思惟、不安、焦慮等，故在心理上極其殘酷。

克勞塞維慈等以防禦在有形上極其安逸，謂：「國民軍長於防禦而難於攻擊。」魯登道夫等則謂：「千九百十八年大戰末期兵卒素質低下，只可攻擊而不可用之於防禦。」

自來防禦對於將卒能力之要求較低，蓋防禦兵卒，其位置被指示，其行動經豫示，大體近乎機械者，但能作猛烈之射擊而處之以忍耐，頑強之防禦，亦可以達到其目的，且縱使兵卒之經驗少而訓練不充足，苟指揮官之掌握良好，亦可集事，且此掌握亦確乎容易也。

但現今戰鬥法變更；戰鬥方面，攻防無甚差異，故防者除射擊猛烈，與忍耐力外，尚須以具有獨斷專行，與夫企圖心，及慧敏等性能爲要。

要求於防者將卒之性能，既與攻者無甚差異，則因免除受動之害，防者須作相當之努力；以至發見可攻擊而不可防禦之事實。

但防禦係對敵之企圖，由各種事實推論，考慮其公算之大小，準此運用其部隊；似不致頻頻發生最初所述悲觀之事實。惟較之攻擊，在心理方面，指導戰鬥，較爲困難。

防禦時果能於難戰苦鬥之後，擊退敵人，此時防者之心理，與攻者目的達成後之心理全然一致。

日本騎兵少校某，於所著從軍所感，述及受騎兵襲擊時之經驗談如左：

明治三十七年十月底，由歐俄派到之新銳「頓」管區可薩克騎兵第四師，在李大屯秋山支隊主力之正面楊樹林子方面，不斷出入日本砲彈射程內，該騎兵大集團作傍若無人示威運動，秋山支隊黑林臺附近之前哨，在任務上有時只得飲恨撤退，蓋吾人每三日服前哨一次，遣恨正無如何也，十月三十日晨，敵騎兵集團之運動，甚為活潑，砲聲既作，敵之運動亦與之俱奮，於是秋山支隊作緊急集合，將已駐李大屯村落內之騎砲兵一連，沿村落北側，對富家方向放列。又騎兵第六團第三連之一排，為掩護支隊右翼側，派遣至李大屯及太平莊之間，予亦踴躍出發，將手馬置之太平莊疎散之小孤立林中；以資深中土指揮之，殘餘之十五名，利用其北方，步兵已構築之散兵壕完全隱蔽之，徐徐觀察前面之敵狀，則敵之騎兵大縱隊，正由黑林臺至李大屯之道，於本排前方約七百公尺向東作側面行進；到達尙未刈取之高梁地內，不見隻影。蓋敵之全般運動均極活潑，就中該部隊行動，對我企圖，完全曝露，可斷其行將襲擊我矣，予乃將此意見傳知全排。且告以對敵襲擊唯一之要訣，在沉着射擊，不可狠狽，並絕對遮蔽為要。但兵卒累次昂首謂：「到處皆有敵人」，甚至有對站立五六百公尺前向我監視之乘馬散兵射擊者，痛戒之。並警告以後如射擊，敵且遁逃，在未奉予射擊命令以前，斷斷不可射擊。正在等待時機之中，敵之騎兵一羣，果在前方七八百公尺，以連步由縱隊排開橫隊。先遣地形搜兵，大致對李大屯正面，為襲擊而開始前進，此時頭目以下，報告敵已接近，主張開始射擊不已，其一部轉而向我襲擊，其兵力約百五十至百六十

，第一列以槍，第二列以軍刀，敵之連長甚勇，於本排前方，鬚髯用觀兵式，以整齊之隊形，嚴正之號令，轉入襲步；斷行可歎賞之勇敢襲擊，敵既接近排之射擊稍稍陷於亂射，彈丸近着者多，我散兵壕頂斜面不少跳彈，予乃大聲疾呼曰：「汝等彈丸太近須沉着射擊，敵如突入，則回頭射擊之。」大衆此時熱中戰鬥，兼以鎗聲，命令殊不貫徹，乃由一翼拍散兵之肩；強要其沉着射擊，敵有被我射擊墜馬者，然一絲不亂，至達足以識別其連長列兵容貌之距離，俄而敵騎遭遇我在李大屯北端砲兵之數發砲彈，乃驟然動搖，反轉退却。」本排見敵軍於六七十公尺面前，混雜如峯巢；或落馬，或徒步，或任憑馬足狂奔，對此奮然，作痛快之追擊射擊，在敵兵未離有效射界以前，本排頭目以下，竟有狂喜而徒步向前奔馳者，後備上等兵橋口某向余懇切請願曰：「排長！吾等平日珍重護持之日本刀，可以出試矣。」余因追擊潰走之敵，急欲招致手馬，乃戰鬥間敵之砲彈，正在集中散兵線後方，適當手馬位置附近，手馬已避往數百公尺側方，以至無從發見，加以敵之收容砲兵，向我猛烈射擊，不得已仍盤伏於散兵壕內。

此役敵所遺棄之人馬兵器甚多，其總損害，計戰死十四人，負傷官長以下三十四人，馬匹斃三十六頭，受傷三十九頭，連長受數彈。余由本戰鬥經驗，於俄軍某連長之沉着態度，及其所部官長以下之絲毫不顧我鎗火之損害而能保持其隊形，威容，一絲不亂，令猶歷歷如在目前，殊不勝其追慕之情。余之勇敢部下，亦能遵從余之號令，發揮日本武士之特色，惟在已受敵騎蹂躪之一霎那，其熱中昂奮，於射擊動作，不免發生極大之影響，未免美中不足。

耳。

歷戰者談話集載：山田健三上校，自述其昔充步兵第十七團排長，關於夜間防禦之經驗談，如左：

某役受夜襲時，背後亦受射擊，部隊全然混亂，此時沉着之岡崎將軍，吹奏停止射擊之喇叭號音，以整理戰綫，於是發見中止射擊者爲友軍，乃再防備敵之攻擊，蓋截至此時，友軍正互相攻擊也。

第二章 各種行動間將卒心理

第三節 追擊及退却

第一款 追擊

追擊者凡目擊敵軍逃走時，其意氣極爲振奮，諺語所謂「追鹿之獵者，目中無山」也，凡與敵人無目視之連絡，而追擊時，在許多處所，均爲各種疑念所妨碍，遲遲難以進行，就中夜間無論已，凡薄暮及遭遇雨霧等時，此種傾向尤甚，此際各種妄覺，相隨而來，但其傳播之速度，較退却時極爲緩慢。

令試設想各種疑問如左：

「敵果退却否？」

「敵是否僞爲退却，以備激戰否？」

「某谷某林藏有敵騎否？」

「砲兵不作急速之射擊耶？」

「有無地雷，毒瓦斯，已未散放？敗殘兵向我狙擊耶？」

雖有以上各種之不安，要之追擊一事，爲對戰鬥目的即殲滅敵人一事實之共同目的或附隨目的之一過程，無破壞團體心之顧慮，加以各種行動，係以本身爲中心而達其目的，故與退却時機比較，一切簡單而容易。

又激戰數日，彼我皆感覺疲勞困難，在此情況之下，繼續追擊，許多時機，部隊心目中，恆拋棄殲滅敵人之見解，變而爲陣地之互相奪取，由是爲達到目的計，發生怠慢，安心，疲勞，畏懼種種觀念，此時之追擊，全然以惰性行之，繼此行動，更可望見，實則思惟此種追擊，已不勝其苦痛，結果只有固著一地，不更向前矣。

又此際精神，無論其興奮與弛緩否，其射擊輒以歡欣過度，流於濫射。

日本上校牛久保雄風自述其經驗談如左：

余目擊敵人而担任射擊指揮者，共有四次：

1. 突入南山大房身左近敵軍最左翼機關槍座所在之高地時。
2. 得利寺戰決勝後，由紅上溝附近追擊時。
3. 傍晚在鞍山站附近率領尖兵侵入時（敵人極少，爲時甚暫）。
4. 參加八卦溝附近第二師步砲連合追擊戰時。

以上各種時機，我之追擊射擊，聲勢未嘗不盛，但此諸方面敵人遺失較少，甚至絕無僅有，其故如何？

1. 本身於九死一生之後，幸得奪取敵之陣地，狂歡之極，不覺射擊之可怕。（註：此爲極度興奮所生之緩弛也。）

2. 敵人遁逃意外迅速，（註：起於主觀）照尺之改變，恆嫌其遲。

3. 敵不規則而敏捷之行動，往往破壞鎗身指向之統一，使照準流於粗漏。

4. 鎗聲盛則號令之徹底難。

少將米原應恆述其經驗談如左：

對於距離三三五五退却之敵兵，必須使良射手射擊，萬不可作全般之射擊，徒然消耗貴重之彈藥。

馮德戈茲於所著國兵論述及追擊情況如左：

經極大之勞苦，與極大之興奮，而獲得勝利之後，恆存一此以上犧牲，殊屬無益，或如此犧牲，未免得不償失之感想，又任何部隊，相覺該隊勞苦最大，奮鬥最多，此時休息，誠屬萬不得已。

故在同一戰線併立之各部隊，縱屬爲必須追擊時；互相推諉；往往希望他部隊見諸行事。

大會戰一經實現，爲主將者，恆苦於不知本身之爲勝爲敗，此種情形，將來與今日，恐

無一致，因此主將所引爲憂慮者如下：一、過早之追擊，輒爲敵人所擊退，二、爲擴張勝利之果，一度收入掌握中之勝利，不可復行喪失。某袍澤言：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南山之戰，軍司令官忘却追擊，翌日軍司令官巡視戰場時，經中村少將具申意見，方開始追擊敵軍。

第二款 退却

退却或放棄戰鬥意思，結果所生之一種行動，就心理學考察之，係以戰鬥目的即殲滅敵人之事實爲目標，企圖將卒內心結合正在達成過半目的之途次，忽將此心之結合解體。更由一種新目的，即在某地安全集結部隊之概念，統制衆心，由此解體及統制兩作用之巧拙，而退却行動之整齊與否互異焉。

由素來之經驗，此解體恆流爲崩壞，故在其次統制未完成以前，輒易發生潰亂。

此解體以後衆心之結合，即統制之方向，與最初衆心結合之方向無大差時，其實施無多困難，但退却時，其方向全然反對，較之以追擊尋戰鬥目的者，翻然由戰鬥目的離反，故此際入於潰退之過程，迄達到某程度爲止，爲自然之事實。

兵卒一度進入內心崩壞之過程，則由原始自身保存本能之消極發現即逃避心情，期由危險地脫離，此際感情，由行動而助長，逃避愈速而恐怖愈增，使此恐怖感情減退者，既非理性，亦非意志，除由疲勞而停止，或由外力強制停止以外，別無其他手段。

由停止而感情沉靜後，重觀理性與意志之恢復，乃反顧自身，發生何以如此感覺如此行

動不已之疑問，又靜心體察他人，此一瞬間實爲發生新團結心構成之萌芽，而同時需要夫能向新目的結合衆心之指導者，就指揮者方面言之，爲構成新團結心絕好之機會。

退却兵卒發生妄覺，流言蜚語盛行，係在最初團結心解體以後，與其次團結心構成以前之一段期間。

馬客兜嗎等以爲，退却之目的，無或差異，而不外乎由行爲以滿足保存自身之本能，故團體之互相扶助作用，密接實施等，則此期以後之事，大抵患在敵砲火所不及之地耳，關於退却之經驗。日本砲兵少佐石井常造於所著日俄戰役談載：

故山川少將之言曰：戊辰之役，余守日光口，據某山防禦中，受優勢官軍之攻擊，山頭第一線不斷請援，輒謝絕之，告之曰：以寡敵衆，爲最初之覺悟，力不足時，戰死可也，人及危險形勢愈趨愈急時，乃率山腰之豫備隊應援之，不幸時機已過，第一線已開始退却，途次，後援隊捲入漩渦中，全軍爲之潰亂，此時遁逃中之余坦白自行檢舉曰：吾人真如此怯懦耶！今日所爲行事！余殆不解決之所止矣。

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五月蛤驥塘附近戰鬥後，俄軍輜重以日本十里餘之行軍長徑，於本道上成一縱隊退却中，午前四時前後，有報告日本騎兵行抵後方者，則盡由車輛拋棄積載之物，或乘坐馬匹，其輜重四散，如蜘蛛之佈網，此情勢波及至湯山城守備隊，騷擾混亂者一小時半，又此恐慌，波及至鳳凰城遙遠堡間。

潰走時兵器被服等放棄狀態之經驗同上。

敵之步兵敗退時，先棄彈葯，而工具，而槍枝，至狀況困難，乃棄外套，次及囊雜水筒，若行進更困難而追擊迫切時，遂棄軍靴，而軍袴及軍帽，故一戰鬥之鹵獲品，超過死傷者之數甚大，但其後各戰鬥益甚。

騎兵爭先躍馬，最初棄槍，次棄劍，而外套，而鞍囊，馬蹏則掠取土人之馬，結果與步兵無別。

砲兵敗走，先遣拋彈葯車，砲卒騎馬而行，次棄砲車，砲卒乃躍馬，與騎兵同轍，果走入步兵羣內。

因有以上情形，故俘虜但着襪衣襪袴者多。

拒止潰亂之經驗：

日本步砲兵第八團第四連中士伊籐稱：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老橋東南障地戰鬥中，後備兵開始退却，營段列踵其後，競相潰亂疾走，資深段列長金谷助八特務長立村之出口處大呼：「逃亡者斬」，威脅之下，逃者遂止。

步兵第三十二團第四連班長中士赤間稱：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夜，第一營向黑溝臺，（中略）追近敵線直前二百公尺。

時敵之機槍響聲不斷，飛越頭上，大眾一齊伏臥地面，就中有埋首地面呼吸斷絕者，本班之中幸無損害，（其後調查，路傍柳高六尺之處，彈痕如蜂巢，）不知何處傳遞退却口號，並指記號爲證者，於是由左方起，挨次退却。

兵卒一度背向敵人，動輒陷於潰亂。此時有兵卒誤聞退向蘇麻村端之言，故不斷向該地退却。

於是營長連呼「止！……止！……止！」連長亦下號令，排班長相繼和之，兵卒充耳不聞如故，於是營長大作唱悲痛之聲曰：「止！……勿退！……退則殺余而退！……」經此悲痛命令，呼聲漸次貫徹兵士耳中，落後之兵，先行停止，先行之兵，狼狽而返。散兵乃克整理於希望之線上，此行動間有手握槍枝，觸及紛紛倒地之敵軍死傷者劍尖之上，致將脛肉刺傷者，蓋周章狼狽，競相奔走故也。

步兵第三十二團第四連上等兵山口稱：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夜，參夜實襲，聞機關砲聲，彈丸聲，號令未下，衆皆倒地伏臥，少間，附近稍有騷動，心實憂之，願左右，退者絡繹，行及鄰兵，有呼退却者，聽之，佇立既久，亦加入退却者之中，有一迴眸，復回原位，聞營長呼聲，喘息甫定，並即停止，此等時機，最好豫派勇敢之兵，形成擋截逃兵之路爲妥。

又團副官小上中尉第五連長高橋上尉，第四連長佐野上尉，第四連給養主任伊藤中士，各述其經驗之談。綜合之如下：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砲兵在老橋戰鬥，右翼隊方面，形勢險惡，團副官於薄暮時，赴師司令部受頒命令，具申「入夜以後，應將砲兵退往古城子，」之意見，參參謀長謂：「目下砲兵如退却，於全殿士氣有害。」不許，夜深，有步兵通過放列線退却，叩以何爲，有謂夜襲不成功者，有謂遭遇敵襲者，據第四連某排長所稱，只

此通連之放列線者，不下一排之衆，於是借砲兵團本部同在瓦灶中棲居之後備步兵旅長，由廚房挺身而出叱咤曰：「毋退却，——寧先敵死。」

此際各種情報，傳爲悲觀話頭者甚多，團長認爲：「不拘何時，將有敵襲，應抱此覺悟行事。」因命放列陣地，留置砲車砲馬及零距離之榴霰彈各門一發外，其他悉退往古城子。全員應存必死之志，連長集官長以下，作悲壯之訓示，各人乃清掃放列，以待敵軍，狂躁者即將表尺折斷，並燒棄祕密地圖，此時兵卒均極沉着，於是棲住瓦灶中之團營長及步兵營長私計：「希望已斷，其退却乎！」未幾，聞「團本部砲兵退却」之聲，團副官出而視之。誰爲此言，無從分別，既而有高唱「敵襲……退却，退却」者，此時團長不在，第二營長有馬少校即命該營退却，並與團營副官連翩背進，於是第二營以營縱隊退却，其初極爲沉着，其後途次頗陷於混亂，但全營幸能安全集合於古城子，第二營到古城子後，第一營已到達該地，惟不見團長。第二營長即赴師司令部連絡，旋即歸來語某君曰：所謂退却之說，並無其事，不亦怪哉，曷行乎！遂即引還，天明前退抵舊陣地。

高橋上尉復就此退却追敘如左：

形勢已到最後關頭，因將軍刀眼鏡交付段列，腰掛日本刀，準備敵來決一死鬥，爲語大衆：吾意已決，汝等將何如！部下夷然同聲曰：「何至於此！」但旋即退却，余乃絮傳達最後退，既而退營長，則謂：今雖退却，目標不明，且到古城子，徐議其後耳。行至古城子。則有排長「丙」少尉在，叩以該連何往？是否該員引率而至？曰：「「丙」中尉乘無靈之馬來，奔

馳而至，大衆皆相隨至矣。」曰：「異哉！」搜索之，連之大部，幸集古城子，就中某排通過該村先行矣，呼之反，集合焉。

日俄戰爭時第三軍參謀上尉津野田是重，人呼爲以服聖者，言：明治三十八年三月六日，（奉天會戰之時）午前七點五十分前後，敵之步兵大縱隊，不斷出現於劉家窩棚與高力屯之前方，以濃密之散兵隊形，盛行壓迫日軍。

未幾，正面後備步兵第十五旅之一部，開始潰走，如大河之決堤，余目擊此，立拔軍刀，馳赴第一師第一線，（中略）余急驅於步砲彈雨注之中；到後備隊所在地，大聲語退却部隊曰：若退過此一步，吾砲兵當擊斃汝等，退却之兵，旋即停止。

又曰：三月九日第一師增加後備步兵第一旅於左翼。向燒鍋子前進中，於該地西方約八百公尺地點，突遇敵之射擊，暫即應戰。正午過，勉圖進展，毫無效果。午後一時，敵更突派大部隊於此方面，向第一師左翼隊與後備步兵第一旅猛烈攻擊。

在此前後，惡耗不斷到達師司令部，幾於真相莫明，予爲確查實際狀況故，急乘馬馳驅數武，忽觀步兵第二旅及後備步兵第一旅連合之第一線部隊，於廣漠原野中，三三五五，離去隊列，狀如蜘蛛散子，敗退而至，不得已小立移時，目瞪眼穿，光景凄慘，敗兵至此，殆皆全部無統制，或多捨背囊軍帽，甚且脫去腳絆皮鞋，全然跣足焉。

於是司令部所在田義屯地方，成爲其時退却之中心點，予乃狂奔向前，縱橫疾驅，大聲向退却疾呼；命即停止，迄無一人應者。

此時敵之鎗砲彈雨注，余不得已，下馬而代之以步。

瞥見步兵第三團之一特務長匆匆過予傍退却。急呼止之；命其幫同制止退却，並整頓隊伍；彼乃以頭部負傷爲口實，辭焉；余解其頭部之繃帶視之，則輕微之擦傷也，予憤然舉右手保持軍刀之背部，向彼之肩甲骨一擊，痛叱之曰：「所謂幹部者，竟如是耶！」特務長至此甫有生氣，不斷謝罪，盡力收容敗兵。

此隊參謀長以下幕僚，並分頭到處馳驅，努力於退却兵之制止與隊伍之整頓，午後三時前後幸得阻止敵之前進解脫危機焉。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歐洲大戰時德國擲彈第五團克如得赫西之經驗談如左：

前進則有生命之危險。然聞前進號令，未有不立即向前者。兵卒此時強自抑制，或昂首，或低頭，徒步於鎗砲彈之下，不作他想，不知何人，有高聲呼：「排……排長」者，已斃於敵彈矣。

排長正下臥倒號令，一面持望眼鏡凝視前方，思維：「敵軍現在何處？」但爲眼水所妨礙，觀察不清。又火光閃閃，紛起各處，究係由何處來？更難判斷，此時瞥覩三人影。以爲係敵兵無疑，諦觀之，則係我方之兵，但向近處奔走，乃立即舉腕，作停止記號，似未了解，然未停止，乃大聲作「立定」口號，似仍未聞。

此三人中之一人如脫兔然；行走極速，排長再命其停止，仍不聽，行過三十步，沒入森林中。

細思：此人未持鎗，又無鎗劍，軍帽，隨其後者，復有二三人。恍然曰：此逃兵也。實際某少尉截至此時，初未料及其爲逃兵。

少尉既斷定其爲逃兵，乃憤然立於散兵線上，手持鎗，此時步砲彈危險，全然不在念中。

適又一新逃兵經過，少尉大聲命其停止，不聽，當行至此少尉前方五十步上下，斃於流彈。

既而有繼續退却之兵，少尉大聲語之曰：此第七連所在，立定。勢之所趨，竟無可如何。少尉乃擊斃之。

因此被犧牲二三名，而退却亦止。

第四節 行軍

行軍時心理，大體與平時無甚差異，戰場行軍之特徵如左：

1. 老兵屢雜其中。

2. 夜行軍強行軍急行較多。

3. 行軍終了後之行動，希望給養之心較大。

行軍在多數人爲一種苦痛，而老年人尤甚，老年人既厭惡行軍，生理上更不可與壯者爲伍。（遇工事等，每人應隨時準許其休息。）

戰場上之強行軍，（或於速度或於里程）關於疲勞之恢復，往往不能適時適量與以必須之

休息，此際有兩種觀念交戰，一曰：「因較大之負擔量與疲勞，漸與他人不克共同行動。」二曰：「行軍之繼續，勢有所不可」。然落伍爲一種恥辱與危險。」此交戰時間較長而實慘淡也。（此交戰繼續至疲勞已極，雖思維亦覺其苦痛之時爲止。）

各行李隊之行軍，往往晝夜兼行，既無睡眠，又無休息，此爲最難之事，無庸贅言。

戰者危事，然因精神之興奮，輒視戰死與負傷爲一種運命觀，若曰，自然之謂，人無如何，應死者死而已矣，應傷者飽食晏安，依樣負傷，此所謂早有覺悟者也，行軍之時，決難望其能具有如是之覺悟。

行軍疲勞，則人人喪失元氣，感覺不愉快，不喜談笑，厭忌累贅之行李，處處聞自暴自棄之歎聲，軍隊在此種情況之下，直等於一種坐眠之行動，流於機械，不假思慮，低垂頭部，上體向前，皆行軍時通常之狀態也。

既而疲勞之度增加，遂於睡眠中步行，此時所見所聞，如在夢中，此類幻覺，最初起於視覺，繼而生於聽覺。

於是見前方有停止記號而停止時，及張兩目，而部隊依然行進，聞「靠右」號令而靠右時，則靠及隣兵，諦視之，部隊依然行進於左側，此皆幻覺也，大衆皆如此時，則甲觸背囊，乙觸板盒，於是頻聞「何事」，「無恙」，「止耶」？「否」，「步如故」等語聲。

身心疲勞之程度更增進時，則併前記語聲亦不聞，部隊於此默默蠢動而已。

夜行軍心身之疲勞，較晝間爲大，此與平時無異，疲勞之時於險惡之道路行軍，則無論

如何之形容詞，不能刻畫之也。

復次戰地行軍，對目的地到達後之行動，（戰鬥，宿營休息）與給養等希望，遠較平時為大，由是以維持志氣，增長志氣，並發揮其平時所預想不到之行軍能力焉。

又一粒之豆，一杯之水，乃至同晝及上官之單純行動，足以供給惟物思想所不能證明之地方，所謂精神側之完全純支配肉體之實例殆不一而足。

以上為行軍間一般士卒之心理狀態，試就側敵行進時指揮官之心理考察之：

單純向敵前進時，許多地方，與敵衝突地戰，或較前，或較後，及因戰爭而展開之地方，多少移動，無大問題，但置敵於側面而行軍時，則存一「務勿交戰，或停止，以到達目的地。」之念，敵如稍稍出手，即可妨礙其希望之實現，對背面或側面脅迫之危險，較由前方脅迫之危險，往往有過度重視之傾向，故指揮官置敵於側面而行軍時，實行異常困難，但按照戰史所教訓，抱相當之覺悟而斷行之，則意外得到之成功，亦極順手。

法人儒鳩之言曰：列中兵卒之視行軍，為踏破道路之行動，其足部直為反覆無意識之反射運動，以簡單之連續運動，踏破地面之七於後方而已。

英國少將瑞意愛得蒙之言曰：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於蒙恩附近終日從事戰鬥，是夜於敵前警戒極嚴，通宵不寐。

八月二十四日午後二時半，以巴威（約卅公里）為目標而退却，第三師各營，同夜到歐巴威十字路，將卒此時無意察看本身週圍之氣力，有生命之軍人，化而為無靈魂之形骸，步步

躊躇，僅由各團向來之名譽構成之靈感，勉強繼續行進，彼等在行進中，大致均未睡醒，稍稍停留，或坐下，甚至在立委之中，均昏昏睡去。

馮德弋茲國民皆兵論載：（上略）有身負重背囊，斜擔槍枝，集最後之力於受傷之兩足，意興闌珊，繼續跛行者，有額流冷汗，顏色蒼黃，氣力不繼者，間有踉蹌離列，倒臥地傍者，行進速度，漸次減少，情形一望可知。

人馬車輛皆爲砂土所蔽，目與口不可張，太陽照耀行路，全身蒸蒸如焚。

先頭多少興奮，愈近後方，愈顯疲困，此時殆不聞歌聲矣。

夜間強行軍之經驗，步兵上校隱岐雄男言之甚詳，茲摘敘之如左：

明治卅八年一月之末，滿洲之原，白雪皚皚，氣溫正當攝氏零下二十至三十度上下，日本將士，棲息於沙河會戰後安排之士窟中，養精蓄銳，以待新春之決戰，姑宴安於冬營之夢焉。

師會報中，得西方敵兵來襲警報，並傳語立見師消息，時時遙聞殷殷之砲聲，轟於西方，但本軍此際，如何顯其身手，尙未可知，第知担任軍之總預備，準備臨時出擊。

一月二十六日，各人領取清酒一合，與冰漬蜜柑及冰糖各一份，圍冬營地食桌，熙熙皞皞，頗愜遐夢，是日，午後四時，忽見傳騎一名，以「十十」信封命令，報遞至大范家堂之本團部，余當時任團副官，急啓封，則「師應立即作緊急集合於十里河，速派出命令受領者」之命令也。

意謂：「此豈演習耶？」以前屢次有緊急集合之演習，此種揣測，殆不差謬，由當地至師司令部，約四公里許，電話不通，乃履行本團緊急集合命令下達之手續，立即整備馬裝，認爲平素之會報，即馳至司令部；而事有出人意外者，師司令部既撤收停當，木越師長與仁田原參謀長以下，特着本式軍裝立於戶外，將士傳令，往復如織，光景迥殊平日，始悟此時之召集，本非演習也。

（中略）倉皇飛馬，歸至本團集合場，本團似猶以爲演習，但大概情形，業經判斷及之，於是將真相傳知各隊長，久經戰陣之將士，至此神氣爲之一振，於是再將集合姿勢整頓，（中略）既而團之全部，集合完畢，先頭部隊出動，似已至午後八時半矣，（中略）於是本團於午後十時，到達師緊急集合場之十里河，既而砲兵隊於午前零時前後，開始前進運動，夜色沉沉，降雪益烈，人馬之往復，將士之劍聲，馬蹄軍靴與冰結地觸接之喧騷，非親歷戰場者，不能了解其實際之混雜也。

目標共知爲狼洞溝，究竟此地如何方向（只知在黑溝台方面），係幾何里，無知者，亦無問者；縱有實際地圖，無看圖之餘暇，即使有暇，夜間氣溫之低，令人不能於戶外繙閱地圖，至於本身部隊負何任務，作如何之戰爭而前進，高級將校之外，無人能見及之，此與大演習時兵卒之心理相同，惟追隨砲兵隊之後，與之保持聯絡，於不良之積雪路上，不斷向西行進而已。惟當時意興索然，加以北風吹雪，瞬息之間，鬚鬚呼吸手足皆凍，身體更堅硬如石，握槍之兵，手部之苦，可以想見，吾等乘馬，瞭以次甚冷，脚部殆全部失其知覺，苦痛極

案，其步行乎？暫時固可忍耐，但乘馬者步行，以疲勞之故，其勢不能久長，且下馬須用馬夫，故除忍受痛苦以外，更無其他方法，最初隊伍中尙聞談話之聲，發進後經過一小時，則寂然無所聞，行軍縱隊，雖動如死，暗黑夜色，在有凹凸之冰結路上，配以蹄靴車輪之音，逆行於吹雪之人馬苦痛，決非筆墨所能名狀，加以無休息故，反覺難支，經過一兩小時後，默默之行軍縱隊，並不停止，凡行軍經過相當時間，一度休息，例也，否則疲勞過度，即以人馬便溲而論，俱有不便，先頭部隊狀態如何，固不可知，以砲兵隊不停止，遂覺只有本團不獲停止，幸而停止，則與砲兵隊間之道路，立卽爲雪所封，而連絡有斷絕之慮，一旦聯絡斷絕，則本團後方各隊，只有迷困於黑暗之曠野中，此外更無方法，陣中勤務令中，有強行軍一項，然獲有休息之規定，則此次行軍，實爲率意之行軍，且爲必死之強行軍，忠勇將士，忍痛爲此，繼續必死之行軍而已，不幸落伍則以後殊不易追及原隊，惟有儘生命允許之範圍內，呼吸能繼之範圍內，賡續行軍而已。

午前三時四時前後，此如死之黑暗行軍縱隊，不斷發見落伍者之影，旋即倒臥路傍，至此精力耗盡矣。平素此種情勢之下，幹部與戰友等激勵同行，至此竟無把臂者，蓋自身已在必死之境，決無協助他人之餘裕，惟有默默與此終古耳，是夜最低溫度，爲攝氏零下二十七度，禦此寒氣，大非易易，惟特別加給上品之酒，恆爲大衆所喜用，但飲酒只可作爲一時之興奮劑，在此等行軍，本爲絕對禁制品，今者買買然飲之，在將士本身，未爲罪過，殆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者耶？余爲過來人之一，甘受此肉體之痛苦以外更無他法，蓋真入於無我

無人之想像中矣。

午前五時，拂曉稍前，路面及周圍光景，朦朧可見，未幾茶褐色之長蛇陣，蜿蜒行於曠野雪中，目之所見，不少落伍者，蓋一排減至三四十人矣，黑夜蕭條，無所事事，天色既明，余之元氣稍稍恢復，覺此時須越赴師司令部聯絡，請示以後之區處，乃奮吾僂足，驅愛馬，飛速通過落伍者較多之一側，向狼洞溝急行，傳騎顛頓相隨，抵狼洞溝司令部，已午前六時半矣，木越師長以充滿慈愛之溫容慰余曰：嘻！憊矣，貴部如何？余乃確切答之曰：敵部正勇敢繼續行軍，午前九時半到達此地，落伍之件，竟不敢挂諸齒頰。（下略）

第五節 搜索及警戒

搜索及警戒時，往往因極度之不安與寂寞，生各種之錯覺，就中敵人本預定計劃講欺騙之手段時，其報告之確實性極少。

以下試分別搜索警戒研究之：

第一款 搜索

搜索爲查察敵人狀況之手段，以就敵之有無動靜等觀察爲主，於敵之存在確實時，爲明瞭其狀態所採取之手段，特別謂之偵察，惟在實行上無大差異，應作爲相同之件進一步研究之。

爲警戒而搜索，通常後方有較大之部隊；爲策定將來計劃而搜索，並無此等部隊爲後援，必須孤立行動，並須在未知之地孤立行動，同時冒極度之不安與危險，各種錯覺之生，良

出於不得已，就中，敵人本一定計劃而採取欺騙之手段時，其報告之確實性，自然減少。錯覺之中，犯錯視者爲多，在夜間無名地帶之原野等，一經發生行動距離之錯覺，於計劃之策定，頓起絕大之齟齬者有之，此等地方，二、三公里之行進，直等於十公里以上之行進；馴致懷疑手錶駛行之速度焉。

與警戒相較，顯然不安而危險，而寂寞，好爲野心而冒險之行動者，感覺心之跳躍，同時感覺意興索然，此一類人物，在任務達成以前，因任務而增進其膽力，不生何等關係，但任務達成以後，竟有膽氣忽然消失，歸路如何情形，絲毫不復記憶者。

爲友軍前哨所射擊，事所恆有。退役日本步兵上尉與從軍記之一節述經驗之件如左：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五日，本師繼續攻擊。是日戰鬥至爲激烈，但連之位置，遠在小槍射程以外，並因任務關係，壹意努力於蔭蔽之警戒。

入夜不斷派遣斥候，一斥候來言曰：「左方（東方）約二百公尺，設有鹿砦。」另派斥候偵察二人，則所見者路傍之行樹也，又弁目斥候，因途次遇敵之斥候，二三十名，其中一名被捕獲，乃悄然而返，未幾稱被捕之兵卒丸山和十，歸來述及：「途次遇本團榮少尉斥候，問答）若干時，遂與斥候分離，不得已單身歸來，是日激戰，連之兵卒，初次出陣者爲多，爲使兵卒明瞭目擊他隊劇烈戰爭，致兵卒精神，稍稍流於精神過敏云。」

綿貫六度戰爭論關於步哨與斥候之經驗談如左：

進與敵人衝突，搜索其情況之斥候，較之駐而待敵之步哨勤務研究危險至何程度及其野
心之程度，不難想像，但去時心緒惡劣，而歸時之安心似較遠前哨勤務為大。

就步哨言之錯覺成例，又斥候初陳成例，均可參從。

第二款 警戒

警戒者，為避免被警戒者，即其主體以不準備之態勢與敵戰鬥，而在敵與主體間行動，
目的達成之手段也。

此按主體停止時與行動之區別，其要領發生差異，又行動時更須按前進行退却行，其指
趣多少不同。

與搜索比較，搜索係以搜索目標之敵為中心，被制限其行動之範圍，警戒則以警戒之主
體為中心，被制限其範圍，本此說可知搜索為積極者，警戒為消極者。

錯視問題，兩者間無大差異，惟擔任停止間警戒者，因係停止之故，而夜間易為睡魔所
侵，不但發生錯覺，更發生幻覺焉。

又停止間之警戒，均為變動或與不動，故精神之活動，易於旺盛，若精神活動傾向，轉
向消極方面，則雖有力部隊在近距離，依然異常感覺其不安與寂寞，並易於發生幻覺。

又此際報告，通常以簡單之語句信號等行之，致其中不免含有誤傳誤解之因子。

停止間之警戒，以由監視達到目的為主，監視則由注意之分配與集中行之，此二者在未
曾熟練者勢不兩全，熟練此兩種行為，可以同時行之，然熟練由於疲勞之還元作用，則為人

所共知者也。

復次退却時担任警戒者，恆以妄覺成爲流言蜚語之因由。

日本士官學校不戰例集載某上尉述其經驗談如左：

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九日步兵第十四團於鳥材少將指揮下，赴援本溪湖方面之梅澤旅，午後八時前後，到達本溪湖，十與十一兩日，頗有苦戰。

十一日之夜，不肖率一排於三道崗子北方六一五高地，因顧慮敵之夜襲，休息於散兵壕中。

是夜警戒中之步哨，常常急射，每次，休息中之兵卒皆兢兢心夜襲，不肖乃潛至步哨近傍，監視敵情，未幾目擊步哨（複哨中之一人）似後退兩三步，旋即急射數發，輒加調查，蓋萱草之莖點點散在前方斜面，微風吹盪，誤爲敵兵而急射也。

又西伯利亞戰役時，本排受任守備橋梁，命一上士率士兵十九名，充任小哨，守備橋梁，小哨長更對橋梁配置弁目哨，復於上下流各配置複哨一組。

夜深據上流復哨報告：「有一團之敵似由上流方向，沿河原靜肅行進，以接近我方。」小哨長乃將所部散開於橋梁之一端，同時命傳令人員追隨至上流復哨位置，視察敵情，果爲類似敵兵，而非敵兵也，盡私人間絮語耳，就中有能爲俄語之兵，戲操「向左」「向左」口號焉。

小哨長甫欲回至橋梁他端，橋頭散開之兵，即開始射擊，且爲任意之亂射，小哨長命令殊不澈底，此際敵兵急遽退往上流，排之主力，驚聞此射擊，立即奔往，排長以敵兵絕不還

擊，奇之，急派遣弁目哨，以深夜故，查探不清，於是全員徹夜在不安之中。

翌日天明，視對岸，並無若何損害，惟草地之一面，被吾蹂躪而已，向認爲敵之退却方向，惟見牛二三頭倒地，甫悉上夜之敵，爲放牧之牛也。

第六節 後方部隊

第一款 預備隊

預備隊許多時機在第一線部隊後方成比較集結之隊形，對孤立之寂寞，感覺集團之力，在於心間。

對敵彈之損害，在與敵離隔期間，比較不大，第一線接近突擊距離以後，即使敵軍，仍以第一線爲射擊目標，而預備隊反較第一線多受敵彈。

在此種情況之下，預備隊在有形無形兩方面，均須受動態勢，準備赴援第一線，並等待其他時機，此際精神上之煩悶與苦痛，無經驗者決難以想像及之。

又陣地戰等，因彼與第一線接近，被彈率比第一線爲多，其工事就中掩蔽設備，通常較第一線爲多。

通常較之第一線，不得不爲工事而供給較多之勞力。

由此等關係研究，即使反乎指揮官之意圖，不無儘早加入戰線之傾向，此亦出於自然之勢，故有稱此種情勢爲向敵軍之退却者；可謂曲盡其真相者矣。

法人白子沙著戰場真相與軍隊教育，中有經驗談一節如左：

第二線部隊，在猛烈敵火之下，不許應射，此為彼等最痛苦之事，因此盼望參加第一線自行射擊，由此可以緩和其恐怖心，否則固着於遮蔽物之後方，或即退却，鄙人於大戰間所得經驗，恆見預備隊各連，有不遵命令過早展開於第一線之事，此等部隊之第一線加入，在許多地方，於第一線之推進，無所用之。

法人亞雷兜克著古今戰鬥研究中有經驗談一節。

古人篤信衆人團結之勢力，設「縱深長大之隊形，於鼓舞志氣至為適當。」故縱深長大之隊形，後方部隊，輒為前方部隊，限制其行動，萬一前方部隊戰況澀滯，惟有袖手旁觀，坐視戰場悲慘之光景而已。

此際之不安，焦燥，與苦悶，實為他人想像所不能及，於是不待參加戰鬥之時機，相率逃避矣。

通信集團之力，讚揚縱深長大之隊形者，於此點注意，嫌其疎漏，愷微與漢尼巴等，頗能注意及此，以選定隊形。

日本陸軍少將錢田俊曰：在後方預備隊中，最感胆怯，兵之志氣，亦易沮喪，何者？未見敵面，而於附近聞小銳格磔之聲，火砲轟轟之響，兩者不斷通過頭上，此時不知不覺，頭部為之下垂，若有森木蔭蔽隊伍，伏臥其中，固是快事，但砲彈觸及樹枝，實予人當頭一棒，小銳雨注其間，亦覺汲汲不可終日，皆惡聲也，雖此時損害較微，而精神受其衝動，反不如毅然馳赴戰線一較高下，乃遲之又久，不見增加命令，此豈非遲喪士氣之尤者耶。

日本士官學校觀小戰例集載某將校言：入戰場而居預備隊，最爲不幸之事，鄙人資望甚輕，時時派充預備隊長，於此種感覺，尤爲深刻，預備隊坐受敵火洗劫而不許射擊，全然處於受動之姿勢，勢須忍受一切，若使與敵軍相週旋，反覺心安理得而滿足隨之，處後方而高拱無爲，虛磨歲月，人情固有所不堪也。

土地之喪失在直接從事戰鬥中者無大響應，而在並未直接從事門之預備隊，則精神上之打擊，殆不可以言喻，往往成爲集團式狂亂之原因焉。

第二款 繃帶所（野戰病院同）

戰場中現出令人極其同情之悲慘光景，卽爲充滿負傷者之繃帶所。

在奔走第一綫時，平素熟見戰友死亡，絲毫不以爲奇之勇者，一至繃帶所，目擊大衆悲慘之狀況，未免怦然有動於中。

就中運動戰尤爲悲慘之極。

與當場負傷者較，負傷後之經驗，尤爲苦痛。待救間之苦痛，輸送中之苦痛，與被收容後精神上之苦痛，殆不可以言語形容。

受敵彈，其傷勢應在歸休之列者，俗名此彈爲故鄉譯，世固有猶得此類損害不勝其喜悅者，此種人固不足掛齒，但就全般而論，情況仍極悲慘。

瀕死之重傷者，已無所謂苦痛，多半喪失意識，默默於病榻之上，軍醫此時，惟有以嗎

啡解除其痛苦，否則被要求槍斃，以爲解決之方。

又負傷者必自覺其已爲國家盡過相當或相當以上之功績，（是否真正意識及此，亦屬疑問）由是失之膽怯，加之繃帶所等地方，週圍充滿一切悲慘之景況，其精神之活動傾向，概向消極方面，又加以此等地方，並無防禦力，不斷傳播善惡各種蜚語流言，有形無形間，恆足以起消極積極之兩種動搖。

吾人不難發見，見無意識或狂亂發出之言語，恆足以爲上述各件之動搖。

爲除去此種精神動搖之原因，送選後方病院，成內地等處與否，必須早爲區分，並應以時告知軍人。

第三款 負傷

負傷者者見本身血液迸瀉，通常預感「塗血而死」之成語，陷於極度之恐怖，通常於戰線上，施行應急之止血法，負傷之十分之九無特別之止血法。

又負傷部位，有無致命之關係？此時想像上之不安，極其感覺恐怖，腹部之創，此種關係尤大。

又成爲夢中行動時，受傷之瞬間決不注意及之，在某種機會，關於機能之不自由，或見血等等感覺非常驚愕，同時，亦有久在極危險狀態之中者，注意及之，或更重大視其危險之程度。

又負傷者傷勢已恢復後，暫時恆不免於怯懦。

然亦有與此正相反者，因見血而勇氣百倍者事正自不少。

負傷時感覺上之經驗談，有左記各節：

日本步兵上校竹內東一郎稱：予於華北事變時，於北平東直門朝陽門間城壁之上，暗夜忽由六七公尺左側致吾右大腿受二人持槍（彈丸中經較十八年或村田槍大三，但密里公尺）之貫通槍創，又日俄戰役日軍突擊旅順二龍山補備砲台時，（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十時）最初左上膊，受貫通槍創，既而約五分鐘後，左側頭部，受手榴彈之爆傷，同時人事不省，儼如夢寐，翌晨，始悉身在第九師野戰病院中，予每次戰役，必中敵彈，幸與不幸，茲願一述由此最難得之貴重體驗於左：

未知負傷之味者，謂彈丈命中即痛，但實際戰場上無論如何創傷，（砲，銃，切，刺，爆，創等），當時恆不覺其痛苦。（複雜之性能於約在治療時，似微覺其痛苦。）因此不甚注意，負傷以後，有墮倒，出血等等事，至負傷瞬間，如強加上石及水耳。

更舉一例：中國事變北倉夜襲時，一等兵系賀腹部受盲貫槍創，作戰如故，夜明敵由陣地擊退，反見其上衣下端含有鮮血，始悉一小時前曾經受傷，系賀一等兵皮帶損壞，為兩前方彈藥盒將下方滴出鮮血掩蔽，（當時着白地夏衣袴）故可知其時負傷之感覺，而原來不愧其為豪膽也。

此際可注意者，為戰鬥前之小便及上便廁兩事使腸管內清淨空虛，縱腹部盲貫槍創，因

此免於死亡者不少，此亦實驗所及也。初次出征將卒，就中成爲戰鬥之笑柄者不少，如散兵前進中斜右前方有砲彈著發以爲確被掃蕩，忽右腰急痛，謂是負傷，撫其肩部，並未出血，此類殆由砲彈破片及石片等太輕故，（註可認爲妄覺之現象者，其實例不少。）

頭部爆創，自身起腦震蕩，所謂夢中境界矣，以必然苦悶故，傍觀者尤覺其痛苦，但本人則否，以尚在夢中故也，又貫通槍創，全無痛苦，六日以後復隊者多。

此際可注意者，雖在極輕微之傷，恆足以影響戰友志氣，如面部之擦過槍創是已，面部出血過多，則全面悉染鮮血，其光景可不謂之慘淡乎！本人因不能自見其面目，故不甚沮喪，（註頭髮長者，降雨時，就中薄暮或拂曉等時，往往因面部或頭部受傷，雨水滲入，致顏面鮮血下注，光景慘淡已極。）日本士官學校編小戰例彙載：某少校談話：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二日，忝在步兵第八團，向遼陽夜襲，是日午後七時半，左足因受敵之榴霰彈而負傷，惟時兩星期未曾舍營，未食新鮮肉類，惟食乾冷飯及牛肉罐頭，無睡眠，無休息，又當雨季，戰場一帶，如洪水氾濫，泥濘沒脛，連日馳驅，未着裹腿及皮靴，疲勞困憊達於極點，激戰之中，不知不覺呈熟睡狀。

余受傷時，一剎那間，微覺疼痛，以精神朦朧如在夢中，事實如何，竟苦於判定矣。

少將武川壽輔言負傷部分與創之大小，感覺不同，自無疑義，余曾受創一次，如被人以鐵棒打撲，倒臥地上，其時右足有無，幾失感覺，同時胸次如燭寒冰，而足尤痛，（中略）實際足痛幾全部飛散，骨亦少碎焉，身傍傳令者，脫已破之靴爲施繃帶，運往後方，途次於胸

部之創，傷勢如何，毫無感覺，而身負余之傳令者，在當時昏夜之際，更不解所謂矣。

負傷後不久，精魂殊振，但後途途次，頗覺痛苦，甚至求斃於一彈之下，免除此痛苦，又所遇交通壕，極爲狹窄，目擊增援之隊跑步通過，等待之際，暫駐壕邊，嫌其擁擠，求出壕外，言者諄諄，負者不從，于是在痛苦之中，昏然入于睡鄉，傳令者曰：「不可睡！」頓擊余背，防余昏去，未幾，竟陷于不省人事之狀態。

武川氏又言：誰負余走下二〇三高地？當時意識朦朧，求認清而不可得，其後究訊，乃知由于傳令者及附近二名兵卒之力，余于繃帶所恢復意識時，意外邂逅同團軍醫（當時調派步兵第一團差遣，）山田令助，聞「更生矣！」之語聲，帶喜視之，則山田君也，當時第一團調往海聲山，不在附近地方，該員得悉二〇三高地附近激戰，自請應援第一師衛生隊，突見余被擔架運到，乃出全力以相救護，瀕死之余，幸獲蘇生。後來接山田君手札，述當時景況，謂當時幸得備員衛生部，未經衛生部長命，輒至第一師衛生隊佐理醫務，遂遇吾兄，可稱奇事，冥冥之中，殆有知之者？當時親吾兄貴恙，胸爲之塞，感慨繫之，如此重傷，卒爲吉人，可稱天佑矣。

日俄戰爭之役，日本海海戰時俄國旗艦「斯哇洛夫」幕僚某，記載其經驗談如左：

（上略）此時敵彈落余身傍，轟然爆裂，余右腳後部微感壓迫，但毫不痛苦，迴顧則相隨艦員，不觀片影，豈皆爲敵彈所掃蕩抑皆下降而去耶？適同事但齋君問曰：「担架來乎？」余驚問：「欲担架何爲？」但君曰：「載君可，君此際非正流血耶？」但君指余右趾，諦視之，始

見脚部流血，但右脚能佇立如故，時午後三時也。

但君曰：君猶強步耶，姑待之，担架行至矣，此創傷頗爲但君所關心；極感其厚意而內心頗不憚，因急下鐵梯，蓋戰鬥之初，雖敵彈小片，擦過外皮，輒覺其痛，此際則毫不覺其痛苦矣，余至此始恍然於負傷者在戰鬥之中何以並不苦悶，且不發痛苦聲之故，古人有言：「痛至全無感覺爲真痛，驚至半點不驚乃真驚」，理或斯歟！

日本步兵中校岡原實之言曰：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一日（奉天會戰之最初）由柳條口向王家窩棚夜襲，午後十時，左胸部第二第三肋骨中間通肩骨下部部分，受貫通槍創，其時若有以鐵棒向余胸部撲打，胸爲之碎者，同時呼吸漸次切迫，勢且危殆，苦不可支，軍醫爲執應急手術而痛苦卒不可去，此際夜已深，寒氣愈冽，槍砲聲不斷，一破長夜寂寥，而戰場光景之悲慘，有加無已，約在午夜一二時，爲担架運至假紮帶所，旋即移至野戰病院，途次冒取槍砲彈飛過之危險，到病院時，正二日未明之際也，余內臟已收縮，勢如風前之燭，呼吸不聞，軍醫謂是心臟麻痺，聲稱絕望，故相傳余不起矣。

此時院長爲余恭取一紮帶出，曰：此皇后恩賜之紮帶也，將爲君換取之，語時聲極莊嚴，換訖，不禁發生一種感覺，余之熱淚乃奪眶而出焉。

院長以恩賜之紮帶纏余胸部，余此際受一種不可思議之偉大衝動；致行將斷絕之呼吸，忽由強力之肺臟活動而蘇生，苦痛亦立即減退，其後乃脫體無累。日本步將三浦真之言曰：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師弓張嶺夜襲時，余適充步兵第四團第二營副官；率將校

以下三十名，行進於營之先頭，與敵格鬥者兩次，茲請述第二次格鬥時情形：

(上略)偶窺前面是敵兵之後，有類似將校者；持短槍，盛氣擊人，思斬却之，此一剎那間，有猛毆余左胸者；全身爲之不快，竟不克舉刀，憤甚，數次進擊，如在夢中，忽爾頗覺輕快，身心爲之一舒，後此如何情形，無從知悉，髣髴當時有二三敵人退後，謀追擊之，忽右肩被人毆擊，迴顧見細川少尉在傍，因問「細川七此耶？」曰：「然」。此時余見細川之面，乃急遷坐下，少尉回顧後方，先余而行，行時爲余言曰：「副官先生無礙。」

其後頗不甚了了，但悉來有兵卒二人，相與救護，甫漸漸回復意識，覺胸部異常作痛，勢不可支，行且倒地，兵卒等由前後支持余體，此時胸部似覺特別有一物，握之硬，余亦不勝了了，後聞係由後方拔出，殆槍劍根元部所毀，並突過背脊也。(中略)

其後稍稍恢復意識；始悉夢中有格鬥情事，左胸如較痛楚，蓋敵人逕將槍劍拋擲，適貫余左肺而突貫背部，故身體立時不快，而槍體較輕，復下垂於胸部，夢中斬敵時，槍重壓軍衣而折落，致劍身全部，存留胸次，槍落地時，忽覺自由恢復，故暫時舒暢，其後劍刃附身，依舊斬敵，一切乃在無我夢中矣，末次之被斬擊，係細田少尉誤認余爲俄兵，猛擊余肩，達此際背負袋中，存有道明寺乾飯及牛肉饅頭兩份，其最上各地，露出肩上，經此一擊，內容散亂，身體幸未被斬却；而攜帶之兩種食物，乃代余犧牲也。

日將多門二郎述受傷後之恐懼如左：

人有恆言：「凡人不論何處，一經受傷，則命爲之奪。」諒哉此言！凡在敵前冒彈雨直進

時，意氣雖非甚豪，然決不至畏葸，一經觀察頸部滴有鮮血等類情事，即覺本身已爲軍國盡力，大可自身滿足；而意氣突然減退，其實此種時機，四肢完全活動，口部發言，依然無恙，頭腦作用，無殊於平時，若使存留戰綫，目擊部下以後經過，確認敵人退却，並指揮追擊射擊，再行馳赴後方，決非甚晚，然而一味顧慮傷處之治療，與夫衛生之教訓，馴致內心不克自治者，往往有之。由此觀之，身帶數傷，猶能泰然繼續戰鬥者，不可不謂之大勇矣。

某將軍述其經驗談如左：

向敵前進，無異夢境，故無所謂恐懼，負傷到地，一經目視鮮血，頓觸本身之生存意識，其後收容退至後方，則時時恐被敵彈所中，恐懼之心乃有加無已。

日本內田中士於所著紅夕陽述其經驗談如左：

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之沙河會戰，在當日午前十時至十一時，戰爭最爲激烈，日軍之槍砲火威力漸揚，敵之火力漸次微弱，且相隔漸遠，情勢瞭然，因此流彈之來，亦大減少。於是萬歲之聲，擁吶喊之聲而起，負傷之兵，遠聽歡聲，輒復高呼萬歲，余亦不覺躍起，與之俱呼，同時熱淚不覺通過細帶流出，蓋決死之人，萬事煙消，一聞捷報，神經因機昂奮如是。余之身傍，除戰死之櫻井上尉外，負傷者不計其數，聞訊，均以前方戰勝，頻添活氣，暗誦宣戰詔勅者有之，反覆勸諭第一條者有之，亦有高唱「天皇陛下萬歲」一聲而絕命者有之。（中略）

大小將士，爲君爲國，遠赴戰場，勇戰奮鬥之餘，躬負重傷，既瀕於死，猶恐身死名滅

，乃異口同聲，誦讀勅諭勅語，或高呼天皇陛下萬歲，死亡在即，如何發聲，純由中出，非偶然也。嗚呼！潔身以殉國難，壽夭君以千春，此純忠至誠之意氣，百世之下，不令人肅然起敬耶？此大眾所應感激者已。

死者口中亦有夾入「南無妙拉蓮華經」及「南無阿彌陀佛」者，然其最後呼聲，必為「天皇陛下萬歲」，此一事實有足以大書特書，故記之。

第四款 死傷者之處理

死傷者處理之如何，不但左右將士之志氣；且於國民志氣影響甚大。

目擊死傷者之大部勞苦將士，因最近將來復讎之難易，（機會與自信兩方面）或起敵愾心，或意氣消沉，因此戰鬥後，必懷抱繼此以往之感想。

又戰鬥中對負傷者等指揮官消極同情言動之如何，及部下因而感激其厚遇之程度如何，反覺意氣消沉者，亦自不少，亦有如孩提之對慈母，不勝其依戀之忱者，（就中稍稍含有妒意）。

死傷者之處置，後退，後送等，最好勿使戰鬥員見之，此事除攻擊前進與追擊外，頗覺困難，就中砲兵等在戰鬥中，絕對不可實行。

最後呼聲與顏面負傷，最足以沮喪戰鬥員之志氣。

衛生部員戰鬥間敵彈下之活動，因彼等不帶武器，須有絕大之努力，此事與戰鬥員以絕

大之安心；並使其志氣旺盛。

本以上所述理由，故以在第一綫前進後處理死傷者爲得策。

戰鬥終了後，對死傷者，當極力鄭重處理之，敬其人，記錄其功績，死者與其遺品及其最後成仁取義之行爲，應通報其家，凡此等等，皆長官應採之處置也。

又戰鬥間負傷者之後退，由長官之命令實施之，此際如何防制失蹤之處置及送回重傷者應需要健康之兵，爲指揮官必須不斷注意之問題。

德將荷德克利格爾斯坦因述其經驗談如左：

負傷與疾病時，極端依賴他人，期得其補助與救護，爲傷病與通有之感情。

日本昭和三年周陽集附近戰後所感集載：戰鬥中之救死扶傷，不可由幹部直接下手，否則沮喪兵卒志氣甚大，不可不戒，又死傷者就中幹部之死傷，不可公表於部隊。

第四章 陣地戰與運動戰

陣地戰與運動戰之差別，極不明瞭，但事實上固不甚明瞭，而大體上陣地戰可下一定義如後，其他針對要塞戰所稱之野戰，認爲運動戰，大致不誤。

「設備最堅固之數帶陣地攻防，稱之曰陣地。」

此陣地戰爲滿洲大戰所發現之問題，無參戰經驗之亞洲人所想像，決難得其真相，茲就比較能明瞭描述其狀況之文獻，撮取記述一二以爲附錄，而想像其一端如左：

茲先就陣地戰與運動戰何者為兵卒所喜？一攷慮之：

好惡之問題，完全出於個人，就中戰爭經驗，以狹範圍之個人經驗為基礎，何者適確？頗難斷言，大抵人之不活潑，而名譽心不過旺盛者，有好陣地戰之傾向。

陣地戰須有長時間之準備，其準備應按時按刻完成之，故雖一兵一卒，能悉彼我之狀況，因此本身應辦之事件，甚為明瞭，喫飯及其他日常事務，大致皆有一定，既無長途行軍，而死與缺乏之威脅，較運動戰為少。

以故老兵比於壯丁，有好陣地戰之傾向，至於活動者則喜運動戰，蓋壯者有「生活出於危險」等信條，故不喜單調，煩倦及不須馬革裹尸之陣地戰，進而作「神其救我免於陣地戰」等等之祈禱焉。

復次就事務上言之，因久留一地，隨時日之經過，命令次第改正，行事表漸漸擴大，於是將校嘆息，頭目嘲笑，兵卒且煩悶不堪。

至於日夜寢食相共，指揮掌握，大率容易，但由兵卒而進陞至頭目階級者，其職務上之地位，較為苦痛。

又陣地戰暫緩生活，為求無聊中排遣之動機，飼養犬鳩等動物，變為原始生活，與禽獸等共寢食，被賦與充分調教之時間與空間之環境，此類犬與鳩，遂担任傳令犬與傳令鳩之貴重任務，若在承平之時，企圖同樣程度之調教與訓練，較之戰時，需要數倍之努力；而仍未得相當之效果，此為一般之狀態，可知此類禽獸之調教訓練，較之平時，極其容易，其原

因實由於人類本能之欲求與戰時生活樣式而來耳。

凡人在野外彷徨之際，其想像作用，不甚顯著，就中在敵人之前，只知考慮目前之事，而無意想像未來等之餘裕；至於塹壕之中，掩蔽部內，身心狀態，比較安逸時多，故想像可次第發展擴大。此想像中，又因周圍之黑暗，光綫之不足，對光與色之情緒，極爲旺盛，塹壕生活中繪劃，表現其對子光與色之回憶，極爲活潑潑地者爲多，即出於此種自然之情勢。

在現今常用疏開隊形戰法中，各羣之動靜無論已，即各人單獨之勇怯，實與直接影響於戰鬥之成果，凡突擊僅由隻身兵卒行之，除連長外，即在排長，未有能如密集戰法時代完全集結其部下者。故連排長因突擊而跳出壕外，其能目擊而追隨之者，往往僅限於介在兩橫牆間之數人，幸由於各人責任觀念之旺盛與無形之聯繫，此等事實之發生，尙不甚多。

又各個本身保存之本能，有時可使上官監視外之兵卒行動，趨於確實。

敵前步哨不爲睡魔所侵襲，武器與防毒面具之保存，一般認真，斥候多勤以緊張之精神，努力捉取各種之徵候，皆由於各個本身保存之本能使然也。

但掌握部下陣地較運動戰，容易良多，故塹壕生活，求其與兵管同樣掌握部下，並不需要長久之日期。

士與兵之間，勤務上關係，比之將校對士兵關係，困難殊多，此事在陣地戰，較運動戰尤爲顯著。

士與兵平日同起居於掩蔽部內，當緊急集合等時機立可努力掌握衆兵，故與兵卒同起居

，此時此事，較爲便利。但在他一面，爲害于階級之尊嚴者最大，彼等由上等兵晉陞頭日時，通常留在連內，此爲長官之所欲，本人亦極其希望，但因此其他兵卒在彼等晉級以後，不免認爲舊日之親朋，無須以服從爲念。若曰：「彼何人哉！豈真有大智與異能耶？較巧耳。吾等亦人也，遇不遇之別而已矣。」故新任者輒陷于非常之苦境，極而言之，晉級則不免于沒落，此時寬既不可，事事躬親，又不免有害于威信，取超然主義乎，又嫌其不竭盡義務，於是恍然於「受支配也易，其運用也難」之格言爲不虛也。

將校必讀 ☆ 國民必讀

孫子新研究

李浴日編著
每冊三千六百元

戰爭論綱要

克勞塞維茲氏
李浴日譯
每冊三千二百元

兵學隨筆

李浴日著
增訂本每冊二千元

交通決勝論

王可襄譯
每冊一千六百元

歡迎
購

世界兵學社發行

郵
速購

軍事哲學劄記

史久光著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一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兵學社發行

社址：南京四條巷仁壽里盛園一號

國防書局總經售

地址：南京碑亭巷十五號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59-20

500429



	價